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坪林聲景的多元詮釋與社會空間建構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spatial Construction of  
Pinglin's Soundscape

黃潤琳

Run-lin HUANG

指導教授：畢恆達 博士

Advisor: Heng-Dar BIH,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July 2016

## 謝辭

首先，感謝所有來自坪林的報導人，也感謝與坪林相關的各位大、中、小朋友，在我進入坪林三年期間，無論是經營環境友善茶、音樂會或課輔過程中，一直給予我極大信任，並持續無私幫助了我許許多多。坪林是我長期投入的第一個社區，是這裡給了我各種懵懂摸索的空間與時間；也因有大家的關照幫助與體諒支持，我才能在社區實踐的步履蹣跚中，雖不斷產生各種自我懷疑、不滿沮喪、心中慌亂不安、不斷逃避，但仍能因了這份信任與囑託感，及生命的共同羈絆感，而又鼓起一絲微薄勇氣，再一次地努力嘗試。我很自覺三年來在坪林做到的太少、不夠的太多，卻還能得到大家那麼多的關愛，並且真切從大家或精彩或可愛或堅韌或隨和的生命狀態中，汲取滋潤到我的生命養分，對我來說，這真是天上掉的大餡餅呢。儘管沒有一一唱名，但我會好好記住這些感動，並且努力繼續傳下去。

其次，感謝帶我打開社區這扇窗，並且一同面對社區的所有人和經歷，包含南松市場初階實習、藍鵲茶團隊、山西許村跨境實習、日本跨境實習、山不枯團隊、台大城鄉基金會台北總會與宜蘭分會全體同仁、台大社工系坪林服務學習團隊。同時也要感謝那些雖然我無緣參與，但浮光掠影粗淺了解到的、堅持在各種社區參與事務中的師長與同學。大家共同引領協助著懵懂拖後腿的我，慢慢建構起對社區和社區工作的認知，也在時間或空間的遙遙彼方，持續為我點燃光亮。

感謝思容、昆哥、Yannick、宛璇、建章，引我入門看到這個領域。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畢恒達老師，給我極大的自由度，讓我可以按自己的節奏嘗試各種事情。我這種時間管理不佳，常懶惰逃避拖沓，又或過於發散難收攏的非學術/非論文狀態，應該讓老師私下頭痛不少。畢老師都不動聲色地默默關照學生，我也默默地受著，默默把感激銘記。也感謝畢老師門下的同門：瑋珊、孝穎、雅玲、溥辰、Molly，雖然大多只有組會時才能相聚，但有你們在，我才能在極其有限的時間內，用一起在寫的共同感，堅持著把論文趕完。此外特別感謝懿柔和欣樺，感謝論文寫作過程中你們多次第一時間的反饋和修改建議，沒有你們的回饋，我不可能完成這篇論文。而在論文以外，你們也是我敬佩的好戰友。

感謝城鄉所一眾老師。每次寫到乏了、腦子轉不動了，去走廊看看你們辦公室深夜還亮著的燈，我就乖乖蹦回去繼續碼字（當然啦，叫人感動的不只是這原因）。感謝工綜 318 共同奮鬥的夥伴們，以及台大深夜的貓頭鷹與樹蛙聲。感謝志軒和他在永和社大開設一人一故事劇場課程中的全體學員，每次團聚、聆聽、互動、表演，不只讓我卸下好多壓力，而且重新獲得對事物靈動敏銳的知覺與感受，是我非常喜歡的狀態。感謝小行星。感謝與我分享寶寶出生喜悅的曼琳。

感謝遠在他鄉的父母和熟識多年、散居各處的死黨好朋友，長期以來一直給我家人（般）的溫暖支持。感謝小猴子，笑笑哭哭這一年。感謝台灣這四年的經歷，無論是好是壞，都讓我在各種邊界間越界、徘徊、戴著镣铐、跳起舞來。

# 摘要

本文以坪林的聲景為例，透過訪談、參與式觀察與實地踏勘，考察坪林自1970年代起至今的聲景演變史。同時，從不同尺度的空間與社會特質與演變過程，對應探究坪林各類聲景的生產機制。此外，透過梳理坪林聲景多元詮釋，凸顯與外界之間及內部彼此的差異和張力。綜合以上三者，本文整理出聲景建構的動態系統，為各層次、各步驟的聲景研究提供整體框架參考，並且結合社區參與的精神提出「聲/命共同體」概念，期待為聲景保存和聲景規劃設計提供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關鍵詞：** 聲景、詮釋、社會空間建構、聲/命共同體、社區營造、社區參與

# 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the evolution of soundscapes in Pinglin since 1970 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ing, participle observation, and field research. I explored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soundscape composi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underlying spatial and social dynamics. By documenting th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of soundscapes in Pinglin, I demonstrated the differences and tens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Together, the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dynamic system underlying soundscape production, providing examples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ndscape research at multiple level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ound-Life Unity, which hopefull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pistemologi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preserving and designing soundscap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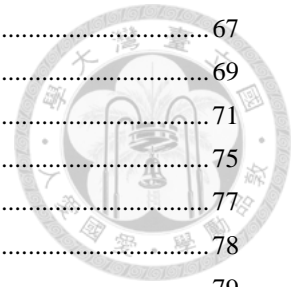
**Keywords:** soundscape, interpretation, social-spatial construction, Sound-Life Unity, community build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2
一、 聲景的緣起與界定 .....	2
二、 聲景的應用、延伸 .....	5
三、 從地景到聲景 .....	9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	11
一、 研究設計 .....	11
二、 研究方法 .....	14
第二章 坪林聲景史 .....	17
第一節 坪林聲景種類與演變趨勢 .....	17
第二節 交通沿線聲景：從春到末章的休止與暴風雨 .....	19
第三節 自然生態聲景（含水岸聲景）：招住脖子前後 .....	24
第四節 產業勞作聲景：旋律色彩逐漸變化 .....	28
第五節 社群互動聲景（含宗教活動聲景）：從一起合奏到各玩各的 .....	34
一、 日常娛樂 .....	34
二、 宗教節慶 .....	36
三、 鄰里互助 .....	38
四、 相褒歌與合唱團 .....	39
第六節 坪林聲景的整體對比 .....	42
一、 豐富熱鬧的 1970 年代初-1980 年代末 .....	42
二、 暗中稍有變化的 1990 年代初-2006 年 .....	44
三、 極端而零碎的 2006 年-2010 年代中 .....	45
第三章 坪林聲景的生產與互動 .....	48
第一節 從區域尺度看空間/社會對聲景的影響 .....	48
一、 交通空間變化的聲景：從北宜到雪隧 .....	49
二、 水陸空間變化的聲景：從翡翠水庫、雪隧工程到北勢溪治理 .....	50
三、 勞動條件、經濟水平與社會關係變化的聲景：從機器化、僱工化到脫農/工商化 .....	52
第二節 從物與建物尺度看空間對聲景的影響 .....	54
一、 車輛的改造和移動方式 .....	54
二、 空間造成的迴響、放大與遮蔽 .....	55
三、 無所遮掩的筆直大路、聚集點的空間區位 .....	57
第三節 聲音對空間、時間感、身體節律的影響 .....	59
一、 當聲音無孔不入 .....	59
二、 聲景中的空間感變化 .....	60
三、 聲景中的時間感、身體節律變化 .....	61
第四章 多元詮釋與建構系統 .....	64
第一節 坪林聲景的多元詮釋及其建構 .....	64
一、 農業生產聲的詮釋與建構：在離鄉與入城、理性與感性之間 .....	64

二、	自然與生態聲的詮釋與建構：淡然、鄉愁與欣喜 .....	67
三、	機械聲的詮釋與建構：打破刻板印象與多義競逐 .....	69
四、	社群互動聲的詮釋與建構：性別與世代的差異 .....	71
五、	對外來詮釋的詮釋與建構：延伸、挪用與落差 .....	75
第二節	聲景詮釋的動態建構 .....	77
一、	建構詮釋的四大要素 .....	78
二、	聲景建構系統 .....	79
三、	「聲/命共同體」：邁向個體的詮釋解構 .....	81
第五章	結論與思考 .....	85
第一節	聲景研究的方法論與認識論 .....	85
一、	怎麼聽？聽什麼？ .....	85
二、	聲音的作用 .....	87
第二節	聲景保存與設計的一點省思 .....	88
一、	聲景如何活過來？ .....	88
二、	聲景如何動起來？邁向新的聲景設計認識論 .....	90
三、	研究限制與展望 .....	92
參考文獻	.....	94
附錄 I	坪林空間變遷大事表 .....	98
附錄 II	SCHAFFER 在 SOUNDSCAPE 一書中提出的方法論.....	99
附錄 III	各領域/地區的聲景研究與實踐介紹.....	102
附錄 IV	坪林婦女合唱團預訪談稿.....	113
附錄 V	可供參考的網頁資料.....	114



# 表格目錄

表 1 從格式塔視知覺到 Schafer 聽知覺 .....	4
表 2 受訪者名單 .....	15
表 4 坪林空間變遷大事表 .....	98
表 5 噪音管制和聲景的取向差異 .....	102
表 6 空間規劃領域的聲景理解 .....	103
表 7 聲景作曲的不同取向 .....	106
表 8 不同地區的聲景實踐對比 .....	110
表 9 重要的聲景相關組織與機構 .....	111



# 圖片目錄



圖 1 地景概念關係圖 .....	9
圖 2 聲景概念關係圖 .....	10
圖 3 坪林行政區域劃分圖 .....	12
圖 4 坪林周邊區域關係圖 .....	12
圖 5 坪林各類聲景趨勢圖 .....	18
圖 6 坪林全區聲景圖（1970 年代初-1980 年代末） .....	43
圖 7 坪林全區聲景圖（1990 年代初-2006 年） .....	44
圖 8 坪林全區聲景圖（2006 年-2008 年左右） .....	46
圖 9 坪林全區聲景圖（2008 年左右-2010 年代中） .....	47
圖 10 坪林聲景的空間與社會脈絡圖 .....	48
圖 11 加高加滿的市街房屋.....	55
圖 12 聯排加高房屋形成之迴響腔體 .....	55
圖 13 整治後的北勢溪河堤、河床與水位 .....	57
圖 14 無遮掩、筆直、少樹木的市街公路 .....	58
圖 15 市街公路範圍及便利商店分佈 .....	58
圖 16 以中介空間完成的內外空間分隔 .....	59
圖 17 無法隔絕的聲景空間穿透 .....	59
圖 18 隔離一切聲音的家戶氣密窗 .....	60
圖 19 清晰、豐富、漸層的聲景 .....	61
圖 20 混濁、單一、扁平的聲景 .....	61
圖 21 清晨 6 點坪林市街大量跑車、重機出沒 .....	62
圖 22 清晨 6 點坪林市街大量跑車、重機出沒 .....	62
圖 23 凌晨 1 點便利超商外人車鼎沸 .....	62
圖 24 行動者與結構因素關係圖 .....	78
圖 25 聲景概念關係圖 .....	80
圖 26 聲景建構系統圖 .....	81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2年9月，我進入台大城鄉所讀碩士，開始接觸、學習社區營造和社區參與。一方面參與相關各種實踐課程，從做中學，另一方面把這些經驗與自己的價值觀及興趣對話，尋找自己認同、適合自己的社區參與之路。

期間，我曾參加到以新北市坪林區茶鄉為基地的高階實習課及社會企業運作中，第一次試驗以社區產業為導向的社區營造。當時，團隊通過講座、農夫市集宣講、實地導覽結合講座等方式，以理性的口頭言說來傳達觀念，其中包括生態農法耕作背後的辛勞、大學生的進鄉行動、產品協助技藝世代傳承、茶鄉價值需要重新被看見等。這些觀念雖好，但繁多複雜，我們往往講得口乾舌燥，卻難以動人，無法有效啟動更多的外來參與者，或轉換成購買產品的行動。我開始思考，如果說社區價值有效的（對外）傳達是社區營造中重要的一步，那麼有沒有更感性、更直指人心的方法呢？

正是這個時候，看到台大音樂學研究所開設了「聲景與聲音藝術」課程。僅憑「聲景」(Soundscape)一詞的字面意思，我開始想：「誒，聲音的風景，聽起來好有畫面感啊。藉助聲音的臨場感，還有大家對聲音這一新鮮視角的好奇心，不是正好能把大家平日看不到的社群/地區的動人景象與寶貴價值，形象地呈現出來嗎？無論在理念傳達，還是提昇商品價值，應該都很有幫助吧」。加上自己自幼學習音樂，一直希望找到走出音樂廳神壇後更多聲音的可能性，我從2013年9月起，斷斷續續地學習、關注「聲景」，並在坪林先後以不同的行動開啟嘗試，實踐「聲景」(能/該)是什麼。

行動的過程中，會不斷因為當下脈絡的處境，開啟出各種新的疑問，敲打自己進一步思考聲景的內涵與可能性。從聲景出發，我們會接觸到一個怎樣的世界呢？從聲景出發，我們會聽（不）到什麼？這會帶來什麼新的感受和觀點？而這跟我們一般在談的「地景」有何不同？到底在聲景中，我們是要利用聲來察覺、理解聲景，還是藉由聲來啟蒙、達到別的東西？也就是說，是把聲體驗本身當作目的，還是將之作為一種媒介或工具？人們對聲景的認同是怎樣的呢，這取決於什麼因素的影響？如果說，沒有過去，就不會有現在的你；認識過去，所以會更珍惜現在的自己。那麼從聲景角度出發，我們應該保存樂器、樂譜、收錄典藏絕種的聲音，然後博物館化重現（近年來非常流行這種做法），還是說聲音的保存與傳承其實沒那麼容易，需要更多非聲層面的配合？除了修課過程中介紹的音樂學/聲音藝術界的做法外，其他學科又如何詮釋理解聲景，能為我帶來什麼新的角度和反省呢？.....

以上種種疑問，都沒有現成而全面的答案。要回答這些問題，一方面要整體地從不同的學科的實踐上，梳理回顧它們如何理解與詮釋聲景；另一方面也要從具體的田野與各種實踐行動中，以經驗來對照省思。本文希望綜合兩者，展現聲

景在詮釋與行動上的多樣性。此外，也希望結合特定議題（包括當初起念的社區營造/社區參與）的具體經驗進行討論，為今後聲景相關各種實踐提供參考與新的可能。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透過回顧聲景的概念緣起、分析方法論，以及其後在不同領域中的研究與運用，可以認識聲景已有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結合地景的概念與相關研究，探討展開進一步聲景研究的框架定位、視角與方法。

### 一、聲景的緣起與界定

加拿大作曲家 Murray Schafer 因應 1960-70 年代溫哥華快速變化而生的噪音污染，於其任教的 Simon Fraser 大學開設噪音課程，出版《新聲景》(The New Soundscape)、《噪音之書》(The Book of Noise) 兩本教育小冊，及一本加拿大噪音規章合集，希望引起人們對聲環境的重視。但在此過程中 Schafer 發現，與其消極地認為噪音污染的產生是無可避免的，不如嘗試採用更積極的因應態度——除了噪音，我們還有自然的聲音、文化的聲音等，它們都是「環境的音樂」(The Music of the Environment) (引自王俊秀，2001，頁 90)。如果從欣賞、聆聽、音樂化的角度出發，人們會對環境聲有更多的自覺，不僅珍惜環境中美好的聲音，也能自覺減少製造噪音。

在這樣的想法引導下，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早期 Schafer 與一群年輕積極的作曲家和學生們一起，結合基金會的支持成立「世界聲景計畫」(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WSP) 團體，開展相關教育和研究<sup>1</sup>。在此基礎上，1977 年 Schafer 發表《世界調音》(The Tuning of the World) 一書 (Schafer, 1994)，首次系統地提出聲景的理念與實踐方式。1978 年 Barry Truax 也編修出《聲響生態手冊》(Handbook for Acoustic Ecology) 一書 (Truax, 1999)，作為聲響和聲景術語的參考書目。至此，學者正式提出了「聲景」概念。

從上，我們得以理解聲景概念背後的三條思想脈絡：一方面源於 Schafer 對音樂的哲學思考，他把聲景看做宏觀世界的音樂作品，即我們可以在自然環境中，從審美的角度欣賞環境中的聲音；另一方面則呼應 1960-70 年代北美地區蓬勃發展的環保生態運動。Schafer 認為世界之所以充斥著噪音，是因為自然環境失去了平衡的結果。而重新尋得平衡的方式，則受 McLuhan 的啟迪——現代文明過於重視視覺元素而忽視其他感官（可引伸至傳統城市和景觀的研究和設計），應呼籲所有感官的重建（引自 Finegold & Hiramatsu, 2003, p. 3856）。Schafer 之所以發起「世界聲景計畫」，開展聲景研究和教育，正是為了讓大家重拾耳朵，以聆聽

<sup>1</sup> 詳見 <http://www.sfu.ca/~truax/wsp.html>

開啟對和諧聲景的追尋。同時，正因為聲景是宏觀世界的音樂作品，同時作為它的聽眾、演奏者以及作曲家的我們，對它會被演奏成什麼樣子，都應該負有責任，而不只是丟給聲響設計的專家和工程師（Schafer, 1994, pp. 205-206）。

Schafer 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稱為「聲響生態學」(acoustic ecology)，亦即「生態學研究生物和其所在環境的關係，因此聲響生態學研究的是生命和社會之關係中的聲音」(Schafer, 1994, p. 205)。他本人並沒有說工業現代聲景就很糟、自然荒野才最好。相反地，他追尋兩者的平衡共處（引自 Finegold & Hiramatsu, 2003, p. 3856）。這種不特意排除、不預設立場的開放態度，恰好回應了 Truax (1999) 在《聲響生態手冊》中對聲景一詞的說明：「聲景指的是一個聲音的環境，但要聚焦在它是如何被個體或社會感知和理解的。因此，它依託於個體跟任何環境之間的關係上」<sup>2</sup>。

結合 Schafer 和 Truax 的說法，我們看到聲景既包含聲音環境本身，具有聲音環境的「物質性」，同時也包含被人類感知理解的方式，強調「感知性」。這兩者也同時身處於特定的時間、地點、事件中，受到「脈絡性」的影響(Brown, 2012)。這三者共同構成了聲景，缺一不可。在這樣的理解下，ISO 工作組嘗試更簡潔地把聲景定義成「在脈絡中被人們所感知和理解的聲音環境」(引自 Brown, 2012, p. 73)。

這種強調感受建構的取向，讓聲景可指涉的範圍更為多元豐富，既「可以指向實質環境」，像是自然聲景，同時「也可以指向虛擬抽象建構出來的環境，像音樂作曲或錄音帶蒙太奇這類的，尤其是人造的環境」(Truax, 1999)<sup>3</sup>。像是在《五村聲景》一書中，透過探索教堂鐘聲可聽範圍，發現當下和歷史不同的等音線可作為界定教堂祭祀圈的重要指標，進而提出聲景不止包括自然聲景，還可以涵蓋歷史聲景、記憶聲景、文化聲景、社會聲景等(引自王俊秀, 2001, 頁 90)。

在《Soundscape》一書中，Schafer (1994) 提出標記、分類、知覺、形態、象徵、噪音六種分析聲景的角度。其中涉及一些重要的分析概念，概括如下：

聲事件與空拍圖：人們在描述、標記聲音時，常常會把聲音當成單獨的、實驗室化的「聲物件」(sound object)。Schafer 並不同意這種取向，而應該把聲音看做具有時空脈絡的「聲事件」(sound event)。為此，需要從其他領域借鑒，才能盡可能標記描述出「聲事件」的時空脈絡。例如借鑒地理學空拍圖的概念，把聲音某方面（強度、事件、價值）的空間關係呈現出來。

同步綜合式分類：Schafer 分別引用聲學、心理聲學、符號學/語義學、美學情感學，提出我們可以根據聲音的物體特性、感受特性、功能和意義、情緒或情感品質進行分類。但不能只透過單一一種分類來理解聲景，因為任何一種分類都無法跨領域整合，僵化區隔反易引起曲解，讓人誤以為給定一個聲音就一定

<sup>2</sup> 詳見 <http://www.sfu.ca/sonic-studio/handbook/Soundscape.html>。

<sup>3</sup> 詳見 <http://www.sfu.ca/sonic-studio/handbook/Soundscape.html>。

發某種效果（詳見 Schafer, 1994, p. 150）。更有脈絡的做法，是同時考察聲音的這四個分類特質後，才進行對比。

動態的知覺脈絡：已有的聽知覺研究大多關注雙耳分聽、聲音定位、聲掩蔽（masking）和聽覺疲勞（auditory fatigue），無法了解不同歷史時期各種個體和社會之聆聽方式的差異和影響因素。格式塔心理學視知覺中有主題（figure）、背景（ground）和田野（field）的概念（詳見 Wagemans, *et al.*, 2012），Schafer 借用這些概念，以求脈絡性地了解聽知覺。在此框架下，對應提出信號聲/訊號（signal）、聲標（soundmark）、標誌聲/主調（keynote）、聲景（soundscape）的概念（見表 1）。但一個聲音是主角或是背景，並沒有唯一標準答案。它同時取決於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習得的習慣）、個體的精神狀態（情緒、興趣）、個體與田野的關係（在地人、外來者），而非由物理面向所單獨決定。

表 1 從格式塔視知覺到 Schafer 聽知覺

視知覺	主題（figure）	背景（ground）	田野（field）
內容	關注的對象	框架或脈絡	進行觀察的地方
對應為聲知覺	信號聲（signal）或聲標（soundmark） 它可以是一個聲音事件，一個聲標，一個記憶的或至關重要的聲音體驗	周圍聲音（ambient sounds），常會變成標誌聲（keynote）	所有聲音發出的地方，即聲景（soundscape）

整理自 Schafer（1994）。

形態學下的時空/社會邏輯：Schafer 引用研究生物形態進化發展的形態學，希望按時間或地理序列，把形式或功能相似的聲音聚集起來，嘗試弄清彼此間的演化、發展過程，認為這對應著該時空/社會的某種邏輯（如材料的變遷、當地的社會動能、文明演化、社區環境特色），並且能避免設計者直接用基進的新聲音取代舊有傳統聲音，而把已有聲音所產生的濃厚象徵破壞殆盡。但操作上 Schafer 追求「精準」的聲音，所以在錄音機出現之前，並沒有太多可靠的歷史舊有聲音資料庫，造成一定的研究難度。

聲音潛意識反映人與環境關係：環境的聲音具有超越機械式的知覺或信號功能的情感意涵，Schafer 引用榮格提出的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archetype）概念，提出有些（遠古就在的）聲音具有先於經驗的象徵，且多指向恐懼。但聲音的象徵也並非一成不變，其變遷趨勢反映著環境及人們與之互動方式的變化（如日常聲環境過快變遷與成功再現的自然，讓聲音越發浪漫化；對工業污染資源破壞的認識，讓機械聲的意義從進步變成反動）。

噪音的社會文化脈絡：Schafer 結合噪音是「不想要的聲音」這一定義，提出並非所有噪音都一定得大聲到聲壓計有所顯示才叫噪音，凸顯噪音的主觀性和社會共識性。Schafer 提出，噪音具有社會文化脈絡，並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噪音準則。不同的城市抱怨的噪音類型以及次數順序大有差異。透過橫向對比全球各城市的噪音立法，以及縱向的歷史比較，會看到文化的進程、宗教影響的消長、當地的環境特色、各地生活的脈絡等，都會影響人們與當地社會對什麼是噪音的看法。而且，有些噪音雖然擾人，卻深具本土性，也可以看作是當地的「聲標」，哪怕這是負面的聲標。此外，不同時期每個社會都有各自（往往象徵著災難不幸）的禁忌之聲。無論是噪音研究、互動、立法，都不能忽略這一面。

以上都是 Schafer 為回應同時兼具物質性、感知性、脈絡性的聲景概念而提出的分析概念和方法（更細節的梳理請見附錄 II）。簡言之，Schafer 的聲景分析力求從整體、脈絡、互動論的角度探討「聲音-聽者-空間環境」的交互關係。

但是，以上這些分析方法的銜接關係、具體操作、效果與適用情境欠缺交代。不過，真正重要的不足，應該在於欠缺詮釋和多元視角的聲景分析。

Farina（2014）提出「物理-知覺-詮釋」三階段模型，區分人與聲景不同層次的互動過程。這種區分強調了聲景概念的感知性不能只停留於知覺，還應延伸到詮釋與意義建構，同時也回應了聲景分析對人們如何理解聲音環境的重視。Schafer 提出的「主角-背景-田野」知覺框架中所強調的文化適應、個體的精神狀態、個體與田野的關係影響，也正是解釋詮釋差異的重要面向。但 Schafer 書中的實例大都只能回應三階段模型中物理和知覺層面；而在詮釋層面，只提到簡單的偏好與情緒判定（如喜歡/不喜歡、驚嚇/安寧），或只引用榮格的「原型」來看象徵，無法深入了解這些態度與偏好背後的意義建構、詮釋、認同及其時空與文化脈絡。

另外，Schafer 為了強調聲景具有文化或時空差異性，趨於以某文化/時空的整體趨勢來舉例對比，而缺乏從個體/次社群、多元（甚至衝突）的角度來看人和社會與聲景的互動跟理解。

## 二、聲景的應用、延伸

聲景概念與聲景分析方法提出後，許多領域開始引用關心 Soundscape（聲景/聲景觀/音景），其中分為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包括各類應用實踐。此外，生態保育推廣（詹嘉紋，2014）、心理諮商（Normanzai, n.d.）、戲劇（Drama Resource, n.d.）開始截取一小部分聲景概念或方法作應用，但剛起步，缺乏全盤理解。

## (一) 自然科學研究

自然科學取向下的建築聲學與噪音研究，主要關注噪音的傳播與生理健康影響，探索不同功能空間中，合宜健康的聲級標準、噪音分佈、減輕噪音傳播的設置與建材標準。也有不那麼靜態視角的研究，探討空間（尺度與距離）、聲音特性、情緒感受的交互作用（如 Cain, Jennings & Poxon, 2013）。另外，生態保育領域以聲音為媒介，進行自然環境品質評估，追蹤氣候與環境變遷下的生物與地理變化（詳見 Farina, 2014）。聲學領域則吸取聲景概念中聲音多元的想法，結合聲音傳播時的空間特性，發展更先進的測量與算法，以區辨同一區域中的各種聲源（如葛堅、陸江、郭宏峰、李輝，2006；Bouid, Tian, Neasham & Sharif, 2013），甚至建模來模擬預測（如康健，2007）。以上研究力求量化、標準化，且焦點不在於回答人們對聲景如何詮釋與互動。

## (二)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文學歷史研究透過文本分析，探討過去聲景的種類、數量、與章節情節的關係等（如李國棋，2004）。心理聲學透過評價量表和認知實驗，了解人們對被選聲音的喜好（如葛堅等，2006）、地景/情境與聲景的匹配度（如李國棋，2004），更為動態的則同時探討空間（尺度與距離）、聲音特性、情緒感受三者間的交互作用（如 Cain, Jennings & Poxon, 2013）。

但王志弘（2014，頁 607）批評這種過度強調個人心靈投射出來的意義和感覺，認為這缺少與之扣連的社會分類、社會（權力）關係、社會階層等真正具有分析性的概念。相較而言，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則更為深入。在 20 世紀最後十年，民族音樂學界受前人及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其它學科影響，開始檢視「音聲」與「空間」的相互建構，及這種互動在當代議題發展上的多種可能性，從音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結合、音樂空間的操演性與賦能力量、個人音聲空間的建構、音樂學研究的環境轉向——生態音樂學四大議題方向上，開展理論建構與個案研究（詳見楊建章、呂心純，2010）。這都超越了單純的現象學詮釋或「某區域聲景意象」描述，嘗試進行詮釋背後的社會分析。例如，Solomon（2000）通過分析 Chayantaka 族群音樂的歌詞（加入社群名與社群所在之地景描述）和展演模式（在不同空間中游移），提出聲景可以作為人群認同與劃界的手法。呂心純（2011）藉由移民文化為特色的（歌曲）音景，探討其背後族裔政治空間、邊界、社會關係、集體認同的流動建構，同時也揭示看似同質的公共音景中，隱藏著各個次社群的多元異質與社會階序。這些研究都在透過音樂與人造空間/文化場域的關係，了解各民族、社群、地方的階序、社會關係與認同。也就是說，音樂不再只是簡單的樂理、演奏、樂種或表達情緒的產物，而是建構社會空間的場域之一，富含凝聚情感、定義社會關係、建構集體認同等重要性。同時，當代探討音樂空間時，也越發關注人與次社群的主體性與主體經驗。例如，呂心純（2011）藉由移民文化為特色的（歌曲）音景，探討其背後族裔政治空間、邊界、

社會關係、集體認同的流動建構，同時也揭示看似同質的公共音景/聆聽中，隱藏著各次社群的多元異質與社會階序。

楊建章、呂心純(2010, 頁 82)總結道，音樂學者們開始引用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概念，提出通過各種形式的音樂參與(例如製作音樂、參與儀式或演唱會、聽音樂、走進環繞某種聲響的空間)，人們可以想像、定義人我之間的社會關係，進而構築社群的共同體與共生情感。此外，民族音樂學家 Wong (2004) 援用 Bulter 的「操演性理論」，提出這樣的音樂行動也由於賦予了行動者想像共同體的建構能力，如弱勢族群利用音樂操演特定認同(族裔、性別、階級、國家意識等)，在某程度上伸張了弱勢族群的社會行動力和主體性，成為賦能(empowerment)的展現。

簡言之，音樂與空間的互動關係，成為許多當代議題的表現/影響對象，是探討這些議題的媒介之一。同時這種互動也被視為建構過程的一部分，共同影響著這些議題的結果。這些都正是 Schafer 的聲景概念所欲探討的。但「聲景轉向」的民族音樂學仍以音樂、歌曲和展演行為作主要分析對象，缺少探討 Schafer 所在意的環境聲音。

不過這仍然能為環境聲音的社會分析提供借鑒。雖然環境聲音似乎帶有某種環境本質論，它無法像音樂一般隨聽隨換、收放自如，明確地展現出播放者/選用者的主體性，在分析上也沒有歌詞那般明確的語義跟價值指向，但是「音樂操演」、「各種形式的音樂參與」這樣的提法，讓觀察的對象不再僅止於類似文本的音/聲，而能拓展到互動行為跟空間。也就是說，想像共同體的建構，並不單單來自對聲音意義的詮釋，也包括日常生活內容、人際互動、各式空間(包括聆聽空間)的選擇與偏好，即行動本身即建構。此外，楊建章、呂心純(2007)指出現代人生命的歷史軌跡，也與現代化過程中聲景與環境的變化相對應。也就是說，生命的歷史軌跡中，鑲嵌著聲景的變遷。從這個角度看，這種凸出聲事件、生命史式的回顧，恰好能探索「聲音-聽者-環境」三者如何互動。同時，本文認為引入時間縱深，除了要探索聲音與環境的變遷外，也能嘗試接近意義建構的變遷，以回應地方認同永遠處於動態建構中(Proshansky, *et al.*, 1983)。其中所談及的過去聲景，與 Schafer 追求偏實證可量化的「聽證」(ear witness) 取向不同。

### (三) 應用實踐

以聲景一詞展開的日常實踐涉及許多領域，主要有「規劃與治理」、「藝術創作」、「活化與行銷」三大類型(以下為簡要概括，詳細敘述請見附錄III)。

#### 1. 規劃與治理

過去視覺主導的空間規劃、景觀規劃開始注重聲音的作用，以及過去把聲音

視為濫用而非資源的噪音治理部門，都嘗試從「悅聲」(wanted sounds)的角度，規劃「悅聲」的分佈與保存，或向環境添加「悅聲」，及以「悅聲/有意義的前景聲和標誌聲」掩蓋(masking)「厭聲」(unwanted sounds) (如康健、楊威，2002；Brown, 2012)。景觀規劃則配合景觀生態系統的合理設置，增加物種多樣性，孕育真實的自然類「悅聲」(如毛建西、王增欣，2006)。

但是，以實地勘探(研究者本人聆聽記錄地點各處的聲音元素，分成信號聲、標誌聲和背景聲或自然聲、人工聲、生活聲)(如葛堅、趙秀敏、石堅韌，2004；葛堅等，2006)和問卷調查(以研究者收集的聲音元素為對象，請居民/管理者/遊客針對每一單個聲音作喜好評價，多為量表)(如葛堅等，2006)為主的「悅聲」判定方式，在聲音樣本上存在先被研究者挑選過的偏差，且後期評價也不關注意義詮釋，只是針對一般性的聲音協調性和情緒感受作規劃。

## 2. 藝術創作

電影和作曲領域都有以聲景之名展開的研究或創作，但其聲景概念偏元素化，缺少脈絡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概念誤用。但仍有許多用各式媒材創作的「聲景作品/聲景行動」，分別從「主題」、作品設置的「實體空間」、「當地人與社群與環境的互動和理解」等角度，嘗試回應聲景的「脈絡」。其中，邀請四個城市的居民用文字描述他們最喜愛的城市聲響(嚴峻、格蕾編，2007)；收集播放十五位不同年紀、性別、族群、作息時間的在地居民講述當地的聲音記憶(黃心健，2009)，都很貼近 Schafer 在聲景概念中所追尋的「當地人/社群與環境的互動和理解」。

## 3. 保存/活化與行銷

「音(聲)景環境/文化財」的概念以及聲音的易逝性，讓人們開始思考聲景如何存續。現有做法以建製資料庫(李國棋，2004；許惠琪，2013)、推薦與評選(日本環境省 a, n.d.；日本環境省 b, n.d.)、博物館(Nishimura, 2005)為主，都能起保存記錄之效，但並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延續效果(Torigoe, 2005)，關鍵還在於是否能回應當地/居民的聲景脈絡，由下而上地銜接社區日常生活的動力。此外，城市官方政府、(車站與捷運)交通系統等開始套用聲景，進行通勤環境改善(無名氏，2015；黃麗芸，2016)與多尺度的地方意象行銷(如王俊秀，2001；楊佳璇，2012；Aisha, n.d.)，但未見深入脈絡的聲景詮釋。

以上許多領域的研究與實踐，基本上無法以具體經驗回應 Schafer 書中「欠缺詮釋」和「欠缺多元視角」兩大不足，同時反而存在碎片化，甚至誤用分析概念的情形(例如，空間規劃與噪音治理領域越發偏向聲學量化與技術建模決定論、僵化地照搬 Schafer 書中的聲音分類)。反而是在社區歷史保存與藝術創作上，開始有一些做法嘗試了解當地個體與社群的聲景詮釋與脈絡(如英國使領館的「都市發聲」(嚴峻、格蕾編，2007)、黃心健(2009)的「傾聽」、由下而上的「平

野の音博物館」(Nishimura, 2005))。可惜這樣的實踐數量依然很少，同時依然無法從「聲音-聽者-空間環境」互動論的角度，完整地深描出聲景中的各式互動經驗。



### 三、 從地景到聲景

「聲景」一詞仿生自「地景」的構詞，同樣納入空間的作用，只是地景的分析集中於視像/視覺中的對象，而聲景則強調聲音/聽覺的。當要補足前人聲景概念與研究的不足、進一步推進聲景研究時，很有必要借鑒「地景」已有的概念與分析架構。

地景（或景觀）(landscape) 可以只是界定作目之所及的地表景象，但也可以指對於這種景象的再現/觀看之道 (Wylie, 2009, p. 409)。這種雙重意涵提出了反身性的地景探討方式：既要注意我們看到了什麼，也要反思我們如何觀看及如何再現 (王志弘, 2014, 頁 484)。此外，地景既是歷史性的人類實踐產物，也是限制和促成各類實踐的地理構造；因此，地景具體呈現了社會理論中結構與行動/日常實作的辯證張力。地景也包含有另一種張力，體現在棲居 (dwelling) 於地景中的親近感與保持距離的觀察之間；這直接聯繫上地景是土地(物質形式)，或地景是對土地的觀看 (觀看或再現之道) 之間的區別和緊張 (Wylie, 2007, pp. 2-9)。

因此，地景兼有物質和意識形態向度。地景有其物質形式，被再現於各種媒介中，但它本身也是社會與生活關係的再現。地景承載了象徵或意識形態的意義，回應了社會實踐、關係和認同的塑造力量，並且有助於生產社會實踐、關係和認同。也就是說，社會實踐/日常實作和地景以連續不斷的方式相互構成 (Morin, 2009, p. 297)。(以上各個概念的關係請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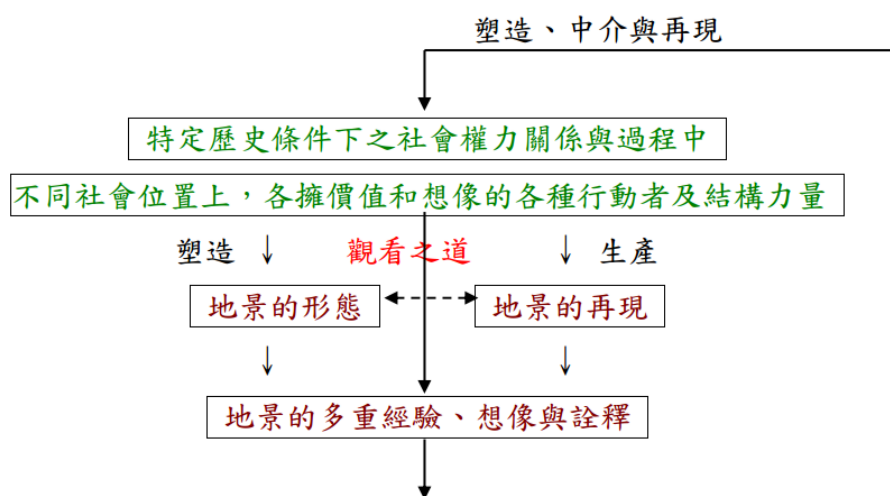


圖 1 地景概念關係圖 (王志弘, 2004, 頁 483)

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王志弘（2014，頁 484）指出，兼顧物質和象徵性的地景本身，及地景作為一種觀看之道和再現方式的研究，可以成為許多研究領域的交會之處，包括空間分析、物質文化、視覺與再現研究、主體和認同政治，以及更廣泛的一般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分析。

至於地景分析也有多種取向，其認識論立場、研究方法與分析重點，都有不同見解。早期西方地景研究，往往關注特定地景形態的獨特性及其展現的文化差異（Carl Sauer 的有機整體之文化區傳統），並連結上地方風土觀點，與現代工業化城市對照，具有懷舊浪漫氣息（W. H. Hoskins 的傳統），或強調棲居於地景中的庶民、日常、局內人的實作，偏重地景內蘊的象徵意義和文化價值（J. B. Jackson 的傳統）（Wylie, 2007）。相對的，馬克思主義主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如 Cosgrove, 1984），強調地景既是資本力量塑造的產物（地表景象），也是遮蔽階級或其他社會衝突的「面紗」（觀看之道）。女性主義觀點重視地景凝視操縱的性別權力關係（如 Rose, 1993），現象學立場則批判視覺中心導向的研究，著重人類在地景中的棲居和深切體驗（如 Ingold, 2000）。最後，結構主義觀點將地景視為符號構成的有意義文本（如 Duncan, 1990），地景分析可以探討地景文本的作者書寫、讀者接受和詮釋；後結構主義觀點則強調，地景文本在論述場域中構成，不一定涉及再現與現實之間的鏡像式對應（Duncan & Duncan, 1988）。本文欲結合 J. B. Jackson 及馬派政治經濟學的取向，一方面強調在地日常生命經驗中的聲景體驗，透過突出局內人的視角，批判現有聲景實踐都是外來人角度及想像同質化；另一方面透過對比分析觀看之道的差異，揭示看似一樣的聲景背後，潛藏著多元聲景詮釋與對應的社會結構關係。

借用地景概念的關係框架，我們可以把「地景」置換成「聲景」，形成聲景概念的關係架構（請見圖 2）。同時，在分析上採取社會建構的認識論觀點，在主觀的聲景詮釋背後，要看到背後彼此的差異與連扣的社會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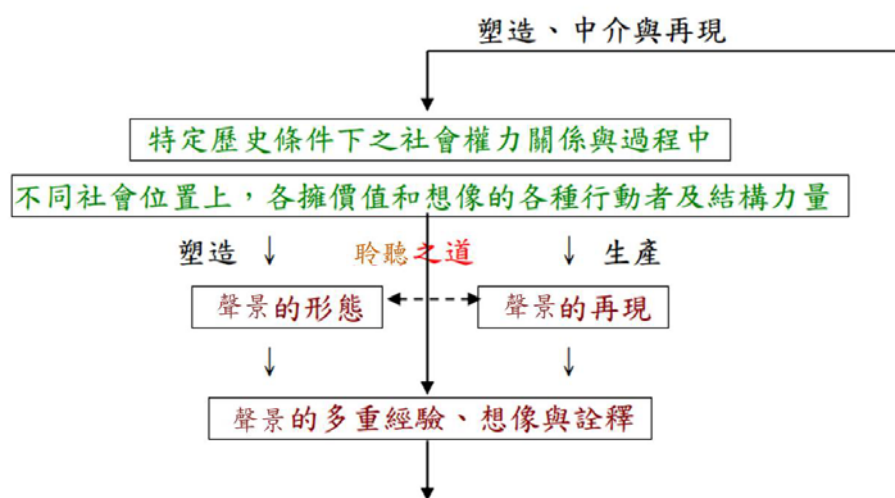


圖 2 聲景概念關係圖  
改寫自王志弘（2004，頁 483）地景概念關係圖

這個概念架構，可以很好地回應 Schafer 聲景概念的各個重點，同時也能採用 Schafer 的分析方法。「聲景的形態」可從 Schafer 的「聲事件的空間關係」「聲形態學」切入，回應 Schafer 聲景概念中的「物理性」。只要用另外一種媒介來描繪原初聲景，都算是「聲景的再現」（如文字/口頭/圖像/其它聲音比擬/錄製與播放/後製處理）；並且跟「多重經驗、想像與詮釋」「觀看之道」一起，回應了 Schafer 聲景概念中的「感知性」，且不再只是知覺，得以延伸到詮釋和意義建構。此外，「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的行動者及結構力量」如何塑造、生產「聲景的形態與再現」，並結合「聆聽之道」進一步影響「多重經驗、想像與詮釋」，整個過程都在回應 Schafer 聲景概念中的「脈絡性」。在探討「聆聽之道」時，恰好回應 Schafer 「主角-背景-田野」知覺框架中所強調的文化適應、個體的精神狀態、個體與田野的關係之影響，且加入了社會結構的視角。

除了回應以外，該概念架構也能補足 Schafer 概念上的不全。首先，雖然環境聲音無法像民族音樂學所探討的音樂/歌曲一般那麼可控與具有語義學意義，但依然可以從對環境聲音的評價性實踐（如選擇傾聽/屏蔽哪些聲音），來看詮釋如何回過頭來「塑造、中介、再現」脈絡與社會結構，而這種反向的互構，是 Schafer 所未提及的。再來，Schafer 的聲景分析都針對某一個外來人進入某處對某地聲景作研究時的狀況，而沒有考慮到人們（包括外人）彼此之間的聲景詮釋與聲景行動也在相互影響著，也應納入分析考量。

###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回應聲景研究實踐的具體經驗中聲景詮釋的欠缺，本文欲以社區為範圍，結合脈絡了解聲景的詮釋及多元差異。此外，從聲景與社區的交接處，探討以聲景為手段的社區營造過程中，行動者對聲景不同階段的理解，如何形塑其行動策略，進而影響其打算帶來的社會轉變、地方認同？此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角色與彼此關係，如何呈現出聲景行動中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困境，反映出聲景社區行動的支持條件為何？本文從這些疑問出發，參考地景的聲景概念架構，以坪林為田野（後文詳述），提煉出以下三個研究發問：

1. 透過聲景再現，可以追溯出怎樣的坪林聲景史（從 1970 年起）？
2. 坪林聲景的生產機制如何在不同的尺度層次上實踐落實？
3. 坪林聲景存在怎樣的詮釋差異？體現出哪些關鍵性的建構力量？

#### 一、 研究設計

本文結合坪林區內（1）環境特性多元，且其空間、產業、社會結構近在幾十年來接連受到政策與社會經濟條件結構影響而變化；（2）可以對比不同時期、

不同類群的行動者的聲景實踐；(3) 田野方便進入這三大特點，決定選取「新北市坪林社區」及「在地的聲景實踐」作為對象，以個案研究來回應以上研究發問。



### (一) 變遷差異的坪林茶鄉

坪林區位於新北市之東南端，其東南與宜蘭縣之頭城、礁溪毗連，東與新北市之雙溪毗鄰，北接平溪區，西北及西鄰石碇區，西南接烏來區。因四周都是高山、丘陵，唯有沿河谷的地方低平，先民在此開闢為聚居地，而被名為「坪林」。全區面積一百七十點八三平方公里，為新北市之第三大區(坪林區公所，2015a)。行政區域劃分為漁光、上德、石槽、大林、坪林、水德與粗窟七個里(坪林區公所，2015b)(圖3)。

坪林區地理環境、生物樣態與人口組成皆具多樣性。因坪林四周均為高山峻嶺環繞，故境內少平地而多陡坡(坪林區公所，2015a)，全區位置高度在海拔 150 公尺至 1,200 公尺之間，地形起伏變化甚大(坪林區公所，2015c)。加上水源保護區的設立(見後文)，此處有全臺茶鄉最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蕭定雄，2013)。全區戶籍人口 6455 人，65 歲以上人口占 20% 以上，也有相當數量的新住民，相較往年人口可知人口外移(坪林區公所，2015c)。街市與行政中心集中在平地地區為主的坪林里(毗鄰雪山隧道坪林交流道出入口與北宜公路)，居民集居，人數最多；其餘各里居民則多在山地地區散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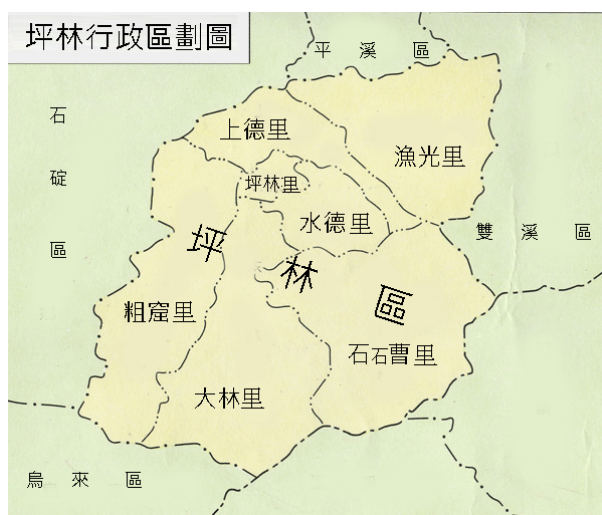


圖 3 坪林行政區域劃分圖

坪林區公所 (2015b)



圖 4 坪林周邊區域關係圖

郭名揚 (2015/03/13)

同時，坪林也不斷面臨著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各種挑戰(圖4)，進而影響社會結構與關係。坪林約在十九世紀才有閩南人進入開墾，初時種植染布原料的植物，供台北地區的織布行使用，後隨時代變遷而淘汰。清治初期閩南安溪移民

在此，開始種茶兼作稻畜，出產之文山包種茶曾為北台灣最重要的出口茶葉（坪林區公所，2015a）。1987年翡翠水庫興建完成，因坪林區位於北勢溪上游，全區（1979年起）被劃入水源特定區計畫範圍，禁止稻畜與限開發限建，只剩「茶鄉」一途（引自蕭定雄，2013，頁12-13）。此外，空間的變遷與社會條件的變化，也進一步聯動產業的變遷。坪林自古位處交通要道，清治以來便是由北往東必經的中繼要點與物資集散地，也是日治後北宜公路的驛站要地，造就坪林在臺九線上的繁榮茶街。然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後，由北往東運輸與通勤時間大為縮減，都不再需要以坪林為中繼，對當地茶街奉茶經濟造成衝擊。同時，「高山鍍金」、「比賽茶」制度、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也改變著原有的產業優勢（蕭定雄，2013，頁13-14）。經濟條件的惡化與通勤的便利，加速人口外移（坪林區公所，2015c）。但近年來筆者也觀察到漸有中青代回鄉/進鄉的趨勢，且展開「慣行 vs. 有機」「傳統收購 vs. 自搭通路」等辯論（可結合參考蕭定雄，2013，章四），進而形塑社會關係的各種張力。

## （二）不同時期、不同類群行動者的聲景實踐

筆者在田野初期訪談時已了解到，1987年翡翠水庫竣工與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是坪林聲景變遷的重要時間點，可把坪林聲景劃分為不同的時期。目前五、六十歲以下、能說國語的在地居民，依年齡遞減依次經歷到全部、只有後者，或都沒經歷到這類重大空間變遷。也就是說，不同年齡的在地人，分別對應經歷著不同時期的重大變遷和實踐著該時期的在地聲景，在時間上具有對比性。同時，茶農、茶商、茶餐店老闆、公職、家庭主婦、出外打工等多種本地職業身份，也在勞動條件、社會階層及互動屬性上，具有可對比的豐富性，應可對應出不一樣的聲景實踐多樣性。兩者相結合，有極大機會能回應研究發問中多樣的聲景再現、聲景詮釋及其建構。

## （三）友善而長期的田野關係

聲景的意義詮釋與認同除了受社會屬性影響之外，也受研究者與田野的關係與互動影響。感官民族誌研究指出，除了需要注意感官經驗產出時所具有的特定文化、後天經歷、在社會/社群/政治關係中的定位、性別/性向/民族/年齡/年代、情境（變換）所持續建構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也要注意各研究參與者間持續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Pink, 2009, p.53）。這在感官民族誌中尤其重要，因為其研究除了延續早期人類學的感官研究，系統地了解它者的感官分類與（文化）意義外，另一主要取向正是研究者進入田野親身「體現」，通過自己深度融入其中的感官經驗，來一定程度上感同身受對方的經驗、知覺和意義建構（Pink, 2009, p.46）。這種明確自身和它者間一定會存在認知落差，並討論

其「互為反身性」，正好回應了 Schafer 動態的知覺脈絡中所強調的要注意文化適應、個體的精神狀態和個體與田野的關係。

自 2013 年 9 月起，我就先後以遊客、臺大城鄉所山不枯團隊成員、課輔小老師、藝術工作坊老師等身份，透過各種日常互動及活動合作長期與在地互動，與當地公部門、茶博館、學校主管、牧師與教會課輔老師、一部分在地店家、婦女合唱團、相褒歌耆老，以及臺大團隊其他成員和臺師大民族音樂所師生都有一定程度的熟識與信任。而在過去行動中要認識新的團體或個人時，也請得到已熟悉的在地人協助引薦，增強信任感。同時，由於自己相對長期的地方投入，對在地不同群體的社會關係、可能關注在意的話題以及在地所處的社會結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利於打開話匣子，引導談論深入。此外，在過去自己有參與展開的聲/聲景行動中，已與一部分當地代表溝通過自己對在地聲景及意義詮釋的關注，且順利獲得了對方的支持開展預訪談。以上種種田野關係，都提昇了本研究開展的可行性。

##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個案研究為研究途徑，以「新北市坪林社區」及「在地的聲景實踐」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實地勘察與參與式觀察取得相關資料。

### (一)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面向坪林在地居民，盡可能囊括不同區域、不同年齡、不同社會角色，透過探問在坪林的生命歷程中，重要聲音記憶的印象感受與理解評價，來從個體、群體、不同文化的角度，分別對比呈現聲景的多元經驗、想像與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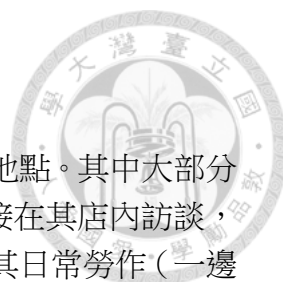
預訪談中，訪談問題的順序並非事先決定，筆者把包括各種聲景情緒或時期的訪談題目（見附錄IV）列印出來，讓受訪者按自己的最有興趣、最有感受的先談起（其它題目會在之後補充提問）。該方式較適用於店家，有效協助他們捕捉聲的經驗。而當對象是茶農時，較不習慣看文字，則以日常聊天式直接詢問即可。至於孩童的聲景經驗，筆者曾在「聲景藝術工作坊」（為期 1 天，對象 5 名國小高年級生）中以遊戲、聲音散步與畫地圖、經驗對話等方式來了解。但筆者發現，相較前兩者，直接從家屋及日常路徑的生活經驗問起，會更為有效。

結合這些經驗，本研究正式訪談以半結構式為主，並結合受訪者身處情境，靈活運用上述訪談方式。問題主要包括：(1) 不同時期的較為突出的聲景印象；(2) 帶有情緒感受的聲景印象；(3) 這些聲景對自己意味著什麼，如何詮釋；其中可能扣連了怎樣的社會關係與結構；(4) 自我在這當中的社會角色地位認知；(5) 自我對地方的評價與理解；(6) 對理想聲景的期待想像。此外，筆者也會隨時根據情境提出其他受訪者的經驗，以作訪談的刺激和對照。

表 2 受訪者名單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與社會關係	居住區位
李瑞香*	女	63 (1953)	1980 年 (28 歲) 來坪林；分家前為家庭主婦、茶農；茶農、茶博館職員、家政班成員、合唱團員	曾住娘家新竹關西；大林里
賴麗娟*	女	57 (1959)	1990 年 (31 歲) 來坪林 茶博館職員、合唱團員	曾住娘家桃園；坪林里-坪林老街
林月娥*	女	約 57 (1960)	前在地百貨舖老闆娘、前裁衣師傅； 福長商號小吃店老闆娘、家政班成員、前合唱團員	曾住大林里(?)；坪林里-坪林老街
王美雪*	女	約 57 (1960)	1983 (約 25 歲) 來坪林；東木河茶莊老闆娘、合唱團員	曾住娘家宜蘭；坪林里-北宜中段
黃美麗*	女	約 57 (1960)	茶農、家政班成員、合唱團員	上德里-大粗坑
陳美雲*	女	54 (1962)	茶農、天薺茶莊老闆娘、前家政班成員、前合唱團員	曾住坪林里-山上近行控中心；坪林里-北宜中段
鄭文興*	男	40 (1974)	2003 年 (27 歲) 回坪林；茶農	水德里-厚德岡坑
王天民*	男	40 (1976)	2007 (27 歲) 回坪林；傳海茶軒老闆 (主做茶油)	坪林里-北宜中後段
楊捷*	男	29 (1987)	前導覽員； 坪林國小老師、坪林茶莊少東	坪林里-北宜街口
黃郁涵	女	26 (1989)	前坪林會計、前茶博館職員； 坪林區公所社會課職員	坪林里-北宜近污水廠
高榕禧* (美雲之女)	女	26 (1990)	前坪林某公司行政文書； 新店行政文書	曾住坪林里-山上近行控中心；坪林里-北宜中段
依萍* (美麗之女)	女	約 24 (1992)	約 22 歲回坪林； 茶農	上德里-大粗坑
花任成	男	約 13 (2003)	國中一年級	山上
Abbie	女	約 13 (2003)	國中一年級	水德里
黃世輝	男	約 12 (2002)	國小六年級	山上
鐘世喜	男	約 12 (2002)	國小六年級	山上

本研究整理。(帶\*號為透過深入訪談接觸，其餘則為工作坊)



## (二) 實地勘察與參與式觀察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都邀請受訪者挑選最自在的訪談地點。其中大部分的地點挑選會與受訪者日常勞作的聲景密切相關，例如店家直接在其店內訪談，茶博館職員直接在上班處午休時訪談，部分茶農邀請筆者參與其日常勞作（一邊一起採茶，一邊講述茶園中的聲景）。這部分難得的經驗，讓研究者在了解受訪者聲景詮釋的同時，也能有機會親身體驗感受，以求「體現」(embodied) 的聲景理解。同時，也讓筆者能從現場觀察到受訪者對不同聲音的反應，並攫取其中的聲音和反應對受訪者展開追問。不過，由於缺乏可自主使用的遠程交通工具，遠離街區的山中聲景，以及家中日常的生活聲景，筆者僅在個別訪談中有機會親身感受到。

既然無法親歷，只好盡量彌補。筆者在本研究進行期間，除田野訪談以外，還會結合教會課輔及到孩子家家訪，每週至少一天以上全天（除 9:15 P.M. 末班車發車以後的晚間外）在坪林，盡量感受坪林環境中的聲景。此外，訪談過程中，不斷會出現一些訪談情境中聽不到的聲音（如深夜一、兩點突然而來的重機聲）。因此，筆者盡可能安排專門的行程，回到對應時空情境中，補充聆聽自己體驗缺失的聲景，以更好地了解受訪者所述的聲景形態，並嘗試和受訪者的感受詮釋作對照。

## 第二章 坪林聲景史



在討論聲景的詮釋及詮釋背後的社會結構之前，我們需要先對坪林的聲景概貌有所了解。坪林曾經出現過哪些聲音呢？在不同階段裡頭，這些聲音發生過哪些變化，有哪些隨著時間而消逝或新生，又有哪些始終留存、但也有微妙變化？如果說，聲音是一面鏡子，那麼這些聲音又記錄、映照出了怎樣的環境與空間呢？也就是說，本章主旨在於從聲音的變化過程、以及聲音與空間環境的互動中，整體梳理出坪林聲景的概貌與變遷歷程。

### 第一節 坪林聲景種類與演變趨勢

王俊秀（2001）通過「區位三角形」（人、空間、活動）及「音景三角形」（聲標、信號聲/訊號、標誌聲/主調）所構成的三乘三矩陣，對比分析溫哥華市與新竹市的各類聲景如何化為都市表情。此中，為了行文的結構性考量，以聲標作為其主要分類依據。

筆者基本同意該矩陣作為聲景研究和分析的框架，但針對本文要作出一些調整。首先，是王在文中對信號聲/訊號被定義為「被注意、有意識聽到的前景音，常被組織成音碼而傳遞出訊息」（引自王俊秀，2001，頁93），因此在行文的描述中（如「各種語言的交談再配合休閒的都市街拍，表示了其『觀光』的訊號」、「雕塑水池的聲標傳達了『戲水與親水』的訊號」），皆同時包含聲音本身，以及聲音所傳達的意義。對此，筆者認同可以如此定義並展開書寫。但是，王在文中並未註明此乃受訪者抑或作者之詮釋視角，容易引起「主觀詮釋客觀化」之誤解。同時，筆者本研究之重點，正是要探究在「人-空間-事件」的動態拉扯下，如何對聲景建構出各式各樣甚至彼此拉扯的主觀聲景詮釋。因此，筆者要在非詮釋性的聲景描述和詮釋性的聲景意義之間，都暫時放下這樣定義的信號聲（signal）概念。

其次，本文中受訪者報導的，都是他們有意識地記得、聽到，或認識的聲音。因此，難以沿用王俊秀（2001，頁93）以「有意識聽到/不必然有意識聽到」作為「訊號聲」與「基調聲」的區分標準之一。但筆者同意沿用標誌聲/基調聲常由周邊聲音共同形成（Schafer，1994，Ch.10）、塑造出基調的聲音底色（王俊秀，2001，頁93）作為標誌聲（keynote）的定義。

所以，當落在田野資料時，每一種被報導的聲音對當事者來說，都是被注意到的信號聲。而其它周邊相關聲音，則同時在互動的關係中暫時一起成為標誌聲，襯托出作為前景的信號聲。也就是說，沒有絕對的信號聲，也沒有絕對的標誌聲，聲音彼此是相互建構、互為表裡的。

結合以上基礎，筆者綜合所有受訪者對有印象的坪林聲音之描述，並依照聲音的空間位置或事件/關係屬性，初步歸納出坪林地區有四種主要聲景類型：(1) 交通沿線聲景；(2) 自然生態聲景(含水岸聲景)；(3) 產業勞作聲景；以及(4) 社群互動聲景(含宗教活動聲景)。其中，前兩者皆屬於傳統聲景分類中的「環境聲」，而後兩者則對應於「社會文化聲」及「歷史聲」。

回應 Schafer 對僵化區隔型分類方式的批判(詳見 Schafer, 1994, p. 150)，筆者同意不能只透過單一一分類來理解聲景，而應保持彈性，根據要切入的議題和視角不斷調整。因此，本文歸納的聲景種類，並無窮盡所有或必須如此的預設，只是為了方便分析空間/社會與聲景的互動關係，而優先採用而已。

這四類聲景都隨著年代發展而各有演變(見圖 5)。在進入本章具象、微觀的各種聲音特寫前，我們可先從相對宏觀的角度，透過概括坪林聲景的演變趨勢，以及了解各時段之關鍵外部事件，初步獲得坪林各類聲景發展的整體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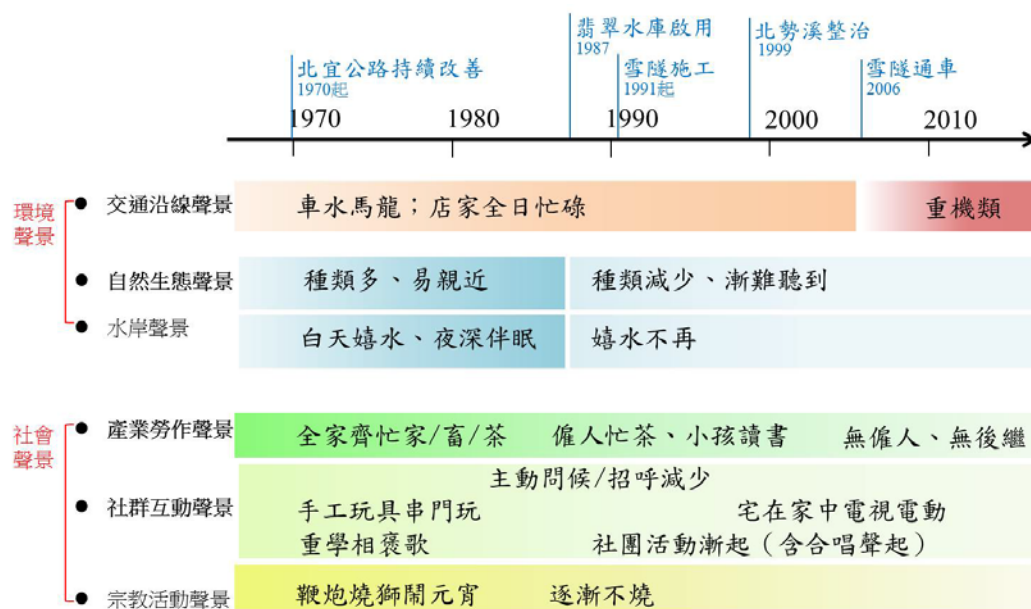


圖 5 坪林各類聲景趨勢圖(本研究自製)

坪林的交通沿線聲景自 1970 年代起，即有較濃的聲音種類密度，並且持續保持緩慢的增長。以樂章類比的話，猶如維瓦爾第《四季》協奏曲中的《春》之樂章——活潑濃密、百花盛開。但到 2006 年時，聲音發生巨大轉變——濃密繁多的聲音戛然而止，持續兩、三年陷入完全的靜默。而當大家仍為突如其來的長時休止無聲而感到疑惑、不適時，又突然爆發出種類相對單一、但比過往更尖更密、強度極大的聲音，並一直沒有停歇、持續至今。這一段變化仿如《夏》之樂章——陶醉於《春》的人們，突然踏入不尋常的悶熱寂靜；但這只是暴風雨前的片刻寧靜，不消片刻就會有雷雨驟來。至於風雨大作何時才停歇，目前暫時還看不到跡象。

而坪林的自然生態聲景（含水岸聲景），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呈現著種類豐富、容易親近的特點。就像聽眾都坐在音樂廳第一排，聽整個交響樂團演奏；還能隨時跑到交響樂團裡，坐在任何一位樂手身邊近距離聆聽。但到了 1980 年代末，這樣的聲景及關係突然改變，不止聽到的種類有所減少，且逐漸拉開距離。以音樂類比的話，就像聲部種類變化不太大，但各聲部只剩下首席或寥寥幾個人繼續演奏，有的聲部甚至放下樂器不再演奏。而一部分聽眾則被移到音樂廳二樓，只能遠遠遙聽遠處舞台的依稀聲響。

產業勞作聲景的演變過程，則與自然生態聲景不同，並非像被掐住了脖子那般突然，而是一個逐漸過渡的過程——從 1970 年代全家共同參與、涉及各類農作的日常化聲景，慢慢轉變為 1990 年代以家長和外聘為主、農作種類相對單一的去生活化聲景，再轉變為 2000 年代後只剩家長獨奏。除了人員組成與勞作對象有所減少，勞作形式也從手工逐漸往機械轉變。從聲音響度聽的話，整個過程中聲響一直漸次增強。但從聲音種類和旋律聽的話，則呈現共同演奏的聲部逐漸減少，且旋律或調性逐漸改變的特點。

最後，在許多層面上，社群互動聲景與產業勞作聲景的變化趨勢十分相像，都經歷了原有合奏，但逐漸減少的過程，例如宗教活動聲音逐漸衰微、彼此問候招呼逐漸減少。但與此同時，除宗教活動聲景外的社群互動聲景，開始出現新的聲音種類與聲部組合，例如網路遊戲聲群、合唱社團聲群。且與過去種類統一、共同參與不同，逐漸往各式各樣次群體自行演奏演變。以音樂類比的話，就像從傳統西洋樂器為主、各聲部節奏統一彼此互文的古典合奏，逐漸變成木/電、東方/西方樂器樂種混雜，且節奏凌亂、各玩各的之後現代音樂。

綜上可知，坪林四類聲景的演變趨勢各不相同，其中轉折的方式（漸變或突變）、變化的時間點皆各有特點。屬於環境聲的自然生態聲景和交通沿線聲景，分別於 90 年代前後及 2006 左右發生突變；而屬於社會聲的產業勞作聲景和社群互動聲景則依次漸變。在掌握聲景歷史發展趨勢的基礎上，下文將展開細緻的聲音描述，聽每一種聲景中的聲音形貌。

## 第二節 交通沿線聲景：從春到末章的休止與暴風雨

1970 年代初到 1979 年間，坪林街區北宜公路沿線的店家與住戶，每天所處都是車多人多的繁忙聲景——輪轉不息的車流、忙碌地接待客人以致聲嘶力竭、甚至深夜的卡車，日夜不休地迴響在坪林街區的北宜公路上。

平日清晨才六點多鐘，就有遊覽車停在店外，哐哐哐敲鐵閘捲簾門的聲音就把人驚醒。隨即，阿公阿嬤尖銳的的呼喊聲也鑽進被窩，催我下樓開門營業。從那時起，就得在店裡忙到晚餐時段，假日的時候，甚至晚上八點多了店還關不起來。大半輩子都這樣沒消停過。

遊覽車都只停十五分鐘左右，整車客人一來，我就要用最快速度沏大量的茶。茶瓷相碰那一瞬，叮叮咚咚的，聲音又繁密又清脆。週末時店裡往往人多喧鬧，經營都要用喊的。連續兩天用力喊下來，週一的時候嗓子啞到沒法講話……我現在說話和唱歌都是中低音，比較暗沉，沒有了一般女音的高亮婉轉，就是這過去連續多年用嗓過度造成的。

雖然大腦一整個白天都在店裡急速運轉，尤其是假日，但我還是能分出耳朵，辨別遊覽車聲的細節。如果一下子來三、四臺旅遊車，引擎聲堆疊起伏像是大海轟鳴，客人一擁而入擠著上廁所，腳步聲也特別急促笨重。若只是一部遊覽車，引擎聲相對舒緩，客人也有閒暇邊看風景邊逛進店裡，輕輕慢慢的腳步聲自有一絲悠然。(王美雪:1)

除了日間(從清晨到入夜時段)遊覽車和轎車一直此起彼伏之外，貨運卡車的聲音也夾雜其中，甚至持續時段更長，從白晝一直嚮到深夜。如果說，白天的時候，北宜市街由來來去去的遊覽車、轎車、卡車還有人客共同編織成一幅繁密的忙碌聲景。那麼每當深夜，依舊穿梭的卡車則變成獨奏，並且伴隨著發出一種獨特的聲音，躍升成為黑夜中交通聲景的唯一主角。

深夜哦，正是卡車跑運輸爭相出沒的時候哦。坪林街區被北宜公路直接穿過，卡車載重時鐵架的哐當聲、或是呼嘯而過的聲音，早都司空見慣。更難忘的是卡車深夜加水的獨特聲音。他們跑了一大段山路，卡車往往輪胎過熱，急需涼水冷卻。坪林街上每戶人家，都在門前安置水龍頭，引清冽的山泉水，讓路邊卡車可以接用。但卡車司機往往很急，水龍頭猛地開最大，水從膠管裡啞的一下子噴射而出，聲音又大又刺耳。我公公多次被吵醒，受不了就彪悍地下樓用台語直接開罵。(王美雪:1)

這樣路上車水馬龍、店面客如輪轉的忙碌場景，在 1979、1980 年後稍有回落，卡車與轎車聲都曾有所減少。不過，這份聲景的改變持續時間並不長。短短兩年內，北宜公路又能再聽見許多自用小車聲，大體恢復當初繁忙不息的聲景。在 1990 年代以後，甚至途徑的人流車流聲持續增多、絡繹不絕。

我家是開茶店，像小時候深刻的聲音可能就都是客人的聲音。以前週六、週日不用講，都很忙，然後週一到週五的晚上普遍至少三天都有客人，以六點以後來講。週日早上十點半的時候一定有客人……六、日要[在家]幫忙，要洗杯子、要掃地那些……做餐廳那些就更沒有停了。

過年的時候更忙了。我家門前的車子就不會動了，十分鐘還不會動哦……腳踏車和走路都超越我們。那時候按喇叭也沒有用，就都走下來。遊覽車交叉也很久，往宜蘭很多髮夾彎，最容易塞車。過年時，整條街都是滿的，但不是引擎聲，是北宜停車場。[哪怕]發動也不會很吵。(楊捷:3、9)

這種全天交通繁忙、生意繁榮的忙碌聲景，在坪林街區北宜公路沿線，自

1970年起一直呈現近三十多年。但從2006年起，原來的遊人如織、喧鬧忙碌都被改變了，坪林街區的聲景先後發生兩次巨大的改變，其中首先撲面而來的，是整個街區交通沿線極端的死寂。

幾乎聽不到遊覽車經過坪林的聲音，更不要說以前一大批遊客那種喧鬧喧嘩。過去北宜公路多擁擠啊，竟突然空蕩蕩的沒有人影，大白天的，居然能直接搬個板凳坐在路中央。過去坪林大街很喧鬧的，就突然變得出奇的靜，真是出奇的靜謐。那個感覺很強烈。你看到每戶店家都靜靜地坐著守門口，從早上開店到晚上關門，但都等不到零星客人。坪林街上的經濟哦，真是一落千丈。(王美雪：2)

我們[把那時候]叫做黑暗期，[2006年起]大概兩年。小時候對面做吃的，他們那平日晚上都很多人……米粉湯啊、炒麵啊、貢丸湯、豬血湯啊，賣這些可能一碗五十塊、六十塊，做小吃的他們一晚上最起碼都可以賣到四千塊，你想想有多少人。夫妻兩個一個早班一個晚班，還要請人。2006年之後，[業績]兩年之後都是完全掛零……落差很大。以前晚上大概八點大街店家都還有亮著燈，還人聲鼎沸。但到了黑暗期，根本沒車……黑暗期時坪林還沒有全家和Seven[便利超商]，那時候整條街都是暗的，一點聲音都沒有。(楊捷：8-9)

不止遊覽車聲消失，自用轎車與人客的喧鬧也跟著消失。坪林街區從原來日夜不休的車水馬龍，在極短時間內轉變成為人跡罕至的「靜得出奇」。面對這突然而來改變，少部分店家努力開始主動轉型。但在這過程中，無論是討論還是實際改造，都會面對家中長輩的責罵。

當初征得兒女支持，專門從外地請來店面轉型的教練指導，下班後，每週一次在店裡開集訓會，持續一整年。雖然白日長時間開店已很勞累，但大家積極投入，往往討論到深夜，為了教練出的題目而埋首思考到很晚。大家氣氛熱烈高昂，每攻克一個難關，大家常會擊掌歡呼。但是婆婆這時候往往就會氣憤地下樓，怒聲訓斥大家「吵吵鬧鬧、擾人清夢，成何體統?!」。

實際改造時，代際之間的衝突變得更為直接激烈。以茶餐為主的店面轉型為例，坪林過去小吃餐飲店的空間形態，都是把烹煮台安置在臨街一面，方便過往稍停不久的車輛可以快速買個炸溪蝦、貢丸湯、炒米粉之類的，而店中則泡茶、賣茶葉、茶油麵線。店內裝修和家具多在祖輩或父輩時添置或定做，如今早已陳舊不堪或無法移動改裝。如要改變為讓客人能專門停留用餐的經營形態，多要在格局及裝修上重新大改造，這就必須狠心拆掉店中大量舊家具與舊裝修。多年以來的店面要突然改變，對家裡長輩來說是極難理解、接受之事。

對老一輩的人來說，這間店，是他們當年辛辛苦苦弄起來的，店中每一磚、每一瓦、每件物事，都凝結著老一輩的心血，見證著他們當初奮鬥的歷程，

是理應守護的祖業。現在居然要拆，還要拆掉全部，這可不是赤裸裸的不孝嗎？

我永遠沒辦法忘記，在拆玻璃櫃子時，敲碎面上玻璃那哐啷一下大片破碎、落了一地的聲音，那麼尖銳、那麼大聲，整個店面都聽到，非常刺耳。聽到這巨大的響聲，在樓上的阿公再也忍不住，蹬蹬地走下樓梯，對著破碎的一樓店面狠狠一瞪，生氣得看不下去，甩門就走，立刻騎上機車遠遠開走。我至今都記得那玻璃破碎、阿公甩門的聲音。(王美雪：2)

隨有少部分店家開始努力轉型，動靜也不小，但坪林絕大部分的店家都仍繼續保持觀望、靜默等待。1979 年時，人客也曾減少過，但不到兩年就又回流如昔。這一次也許說不定客人不知哪天又會突然再回來呢？

但日子不斷過去，北宜公路還是「靜得出奇」、坐等無人。直到 2008 年，這份寂靜才又被改裝汽車聲打破。不過，跟過去人客回流後，自用小車多而不快、不吵的聲音不同，這次的聲音聲響很大，往往呼嘯而過劃破平日寂靜，與 2006 年後頭兩年的全日寂靜對比鮮明。

大概七、八年前，我們這邊是改裝汽車甩尾的聖地。他們會從[北宜街尾]那個公路飯店開始加速，然後來到我們這邊甩尾。星期五晚甩到星期日啊。每逢週末都會甩很多啊，Gi—Gi—Gi—（高音），拉手剎車嘛。早上起來，這邊路上都是輪胎痕。就只有[街區]這裡，因為這裡是直路，其它地方沒得甩。(王天民：3)

繼改裝汽車出現之後，2010 年左右，重機和腳踏車也開始出現在坪林。由於少了許多遊覽車和運貨卡車，九曲十八彎的北宜公路如今成了長途單車手和重機騎士的樂途。後來因為媒體報導、警察來抓，改裝汽車不再在坪林街區甩尾。但甩尾聲之外的引擎聲，和著重機的剎車聲與引擎聲，充斥著坪林北宜路沿線街區的聲景日常。

以前重機很少，五、六年前開始，跟腳踏車差不多同一時期一起流行起來。腳踏車很安靜不影響，重機就 giam-giam-giam。[重機早上]五點半從新店清潭國小那邊，六點半就到我家了，嚶～一下就過去了……過去宜蘭再回來，重機一直嚶到下午過後三、四點都有。(楊捷：8)

現在又變重機來了。那很可怕誼，好像都快出車禍的聲音。(筆者：重機會那麼吵嗎？) 很吵，他們很多是消音器拔掉，很多來這邊表演特技。我不知道你有沒遇到，有幾台很無聊，他就這樣故意消音器拔掉站著騎 E~~~~。因為我們都習慣了，所以沒人看他。他回來第二次，沒人看他，回來第三次，還是沒人看他，他就走了。好無聊，大家在講說好無聊。什麼重機、超跑我們這邊都看得到，幾乎全台灣最好的車都看得到，都膩了你知道嗎。幸好裝了氣密窗，要不然吵到不用睡了。(王天民：3)

重機經過，像我家這種臨街開放式的空間，講話就會受到影響。有時候客

人就會覺得說「誒怎麼會這麼吵」。(高榕禧：13)

這份吵鬧，除了與雪隧開通頭兩年的寂靜對比鮮明，也與雪隧開通前的繁忙聲景有所不同。雖然聲音的持續時段也是從早到晚，但聲音的響度卻遠超從前，而且極其不規律，在寂靜的白天或深夜時分隨時可能突然劃過響徹天際的引擎聲或剎車聲，且在週五晚開始的週末時段更常出現。

這個地方老年人居多，所以到晚上七、八點左右，沒有生意那就省一點電費支出，很多店家都比較早休息。[但不是在地]他們就像夜貓族，九點多、十點多甚至十一、十二點還在下面 7-11 或上面全家[便利超商]那裡聚集，像車友隊或幹嘛的，摩托的、重機的、小車的都有.....他們的車子排氣管又改過，車子又不是很好，那個噪音就會特別響。(高榕禧：13)

重機啊，改管的車，就會 pom-pom-pom，讓我覺得很有壓力，是種很不舒服的聲音。(黃：有多響?) 很響，我們家就住在路邊而已，半夜十二點突然聽到 POM-POM-POM! 的聲音。像昨天就是啊，半夜十二點 pom-pom-pom 連續過去三、四臺。好像還有被警察攔到，他們還有停下來罵警察，有吵架的聲音。(黃郁涵：3)

不管從以前到現在，最可怕的聲音就是出車禍的聲音。我們家在污水處理廠再過去的第一個轉彎那邊，你就會突然聽到突然緊急剎車 Gi——Bom! 的聲音。我們家轉彎一過去就是很直直的路，所以他們一轉過去就 Mmm——開始催[油門]了。有的人是轉不過去就.....就.....假日一定都會有三、四輛救護車經過.....一聽到救護車的聲音，一定表示出事了、出車禍了.....之前還試過斷了一個頭在那邊，之類的。有人出車禍，就斷頭。都是假日，還有禮拜五的晚上。禮拜五和禮拜六晚上比較多，可能他們休息的時間吧。(黃郁涵：3)

這些改裝摩托車或改裝小車的行為，不止衍生帶來更頻繁的救護車聲，甚至也引起貨車聲音的變化。

晚上有時候大型送貨車需要夜間趕路，可是有一些摩托車或小車聚會幹嘛的，如果一起使用道路，它會有長按喇叭的聲音，提醒它們我大車要過，你們可能太靠近我，這種爭搶的聲音。幾點不一定，假日比較多。(高榕禧：13)

可是以前晚上卡車經過也有聲音，但可能從小聽到大，我已經很習慣了.....反而是現在，因為在轉彎的時候[卡車]會怕有些人衝出來，[開始出現]卡車叭喇叭的聲音。(黃郁涵：3)

由於坪林聯外公車晚上九點就停止，當地也沒有可以住宿之處，筆者暫時未曾有機會實際聽見半夜時分的改裝車聲與卡車喇叭聲。但在白日的訪談過程中，的確週末早上不到八點，店外就己不斷傳過重機經過的聲音。而交談時的聲音，也經常屢次被突然出現的重機聲蓋過而無法聽清，需要彼此專門停下話頭，等重

機聲過了再來聊。

雖然空間環境沒有改變，但從聲音來聽，坪林已經從寂靜無人的寂靜，轉變為改裝騎機車全天出沒的轟鳴。那麼，如今坪林交通聲景的繁忙，是否也接連讓過去那種日夜不休的店內忙碌之聲得以重現呢？這一次，答案似乎並不一定。

以轉型成功的「東木河」店家為例，人客之聲重現，且相對變得悠閒輕鬆了。2008年，東木河轉型開店，從前台賣小吃、店內泡茶的形式，轉變為空間打通、裝修時尚的咖啡茶館休息站。不像從前轟鳴堆疊、每十五分鐘就又換一批的遊覽車，如今來店的單車與重機頻率間疏，不似從前緊迫。中青代為主的騎士們不用再趕鴨子似的，可以開始用放鬆的心情，坐在舒適的座椅上，一邊聽著磨咖啡豆、蒸餾打奶泡等機器聲音、和應著杯瓷泡茶聲，一邊欣賞店外坪林青山綠水陽光滿懷，聞著飄香陣陣，與好友閑談甚歡。店老闆娘的孩子們也因為店的再度興盛，成功留在了坪林，還娶了媳婦一起幫忙：「我平日還會在店裡，但主要的招呼叫賣都是他們咯，你聽我兒子和媳婦，[嗓音]多麼年輕朝氣（王美雪：3）」。經營的時間以白日為主，傍晚時分已閉店休息，不再像以前要開到晚上九點、十點。

同樣轉型了的茶餐店（不再只是小吃，而以點菜為主），也多會招待客人（以自用小車客人居多）直到夜晚七、八點。比如，筆者曾跟隨到自己有帶過課輔的店家小孩家家訪，觀察到孩子晚上八點回到家/店後，還是要幫忙端盤子、擦桌子、上菜。父母在廚房裡喊一聲，孩子就要從正在寫作業的餐桌上跳起來，趕快過去幫忙端菜。所以在這些已轉型的店家中，雖然生意可能已不像雪隧開通前忙碌，但依然全家一起投入到接待人客當中，依舊身處生意忙碌的聲景環境中。

可是對於靜靜觀望不曾轉型、或是雖有轉型但不經營餐飲的店面來說，日夜不息的重機與超跑車聲，並不代表店中能因此有生意而忙碌起來。據這些店家的觀察，重機與超跑在坪林幾乎都是吃東西喝東西而已，絕大部分都停留在便利超商附近，反而不太會走進在地一般商店中：「他們不可能帶一箱茶葉去跑啦……不像以前小客車，來買的東西會比較多。」（王天民：4）。

綜上可知，晚近這十年之間，坪林街區北宜公路沿線的聲景，先後經歷了極靜與極吵兩次大幅變化，並且在改裝汽（重）機車引擎與剎車聲、卡車喇叭、救護車聲組成的交通聲景中生活至今。部分轉型店家得以重現店內忙碌之聲，但大部分店面仍然光顧者少，只能在靜默中繼續觀望。

### 第三節 自然生態聲景（含水岸聲景）：掐住脖子前後

北宜公路坪林街區段平行於北勢溪，從北宜公路到北勢溪直線距離約在 40 公尺到 100 公尺之間，彼此只隔一層住屋/店家及小片農田。所以 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末坪林街區的住戶或店家，在一邊緊鄰繁忙交通聲景的同時，在另一邊毗鄰北勢溪的水聲潺潺，聽著北勢溪白天嬉戲（玩水、露營、營火晚會等），

夜深伴眠。店家老闆王天民回想起自己孩提之時，最難忘北勢溪水的聲音：

以前的水比較深，平均都可以比我一個人高。以前整個河面都是游泳圈、橡皮船，還有水上摩托車，白天都聽到在水裡玩的聲音……[坪林街區]家家戶戶幾乎都在出租帳篷和賣游泳圈，還有救生衣，整排[商店]都是。

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去玩，[北勢溪]就在[家]後面。以前都是露營地，都會去玩水啊、抓魚啊，撲通撲通響，經常去玩……家裡後門打開，[晚上]整條[河邊]都是亮晶晶的，因為整個都是露營區。以前人家來這邊露營只要有帳篷就可以點火把插著，晚上整個河都是火把靜靜在燒……以前水邊印象最深的是找上朋友一起自己搭營火晚會，那個好玩在都是野生的——菜也在水邊洗，火把也在山上撿，回來自己搭，噼哩啪啦燒，咕咚咕咚煮。那時候很好玩很好玩，都沒有找[專門的]露營區，都玩自然的，有時候菜洗一洗還沒乾淨就直接下去煮了，就覺得很好玩。

[夜深之後]蠻安靜的，以前我喜歡水聲，就是我那時在陽台睡覺，那個[北勢溪的]水就 bo-bo-bo-bo-bo，很好聽，聽到天亮。[雖然]是普通的水聲，可是晚上聽起來很亮，很明亮，很好睡。(王天民：7)

與水相依的，還有生態的聲景。每逢夏日，都能聽到呱呱的蛙叫與蟬鳴。但這個年代的孩子們所感受接觸到的自然生態聲景，並不止於街區。在相對寬鬆的家庭管教中，能自由進出山林的孩子們發現，山間的聲景也一樣熱鬧。

常常山上逛時聽到的都是台灣藍鵲的聲音，非常吵，可是你又覺得很熱鬧。早上就 yiu-gua-wu-a-jiu-jiu-jiu，好吵。清早時一群，很吵，顏色又很漂亮。(筆者：會吵你起床嗎?)這邊沒有，要再出去一點。我建議你早上五、六點自己去山上走，那個鳥叫聲一堆。找個時間，晴天哦，晴天才有用。還要帶個望遠鏡。(王天民：8)

除了清晨吵雜的藍鵲，還能聽到枝杈傳來松鼠跳躍的聲音，飛鼠 fi-fi地飛過，然後 doom！一聲撞在樹上停下來，猴子在林間喧鬧，還有像嬰兒啼哭的大冠鷲、畫眉鳥、竹雞和像狗吠的山羌……山間的聲景，熱鬧又容易親近。

不過，這種水聲寧靜又好玩、動植物豐富又熱鬧的自然生態聲景，在 1987 年起就開始改變。除了北勢溪邊白天常常聽到的各種水邊嬉戲聲景，開始消失不見：「以前整個河面都聽到游泳圈、橡皮船，還有水上摩托車，還有火把啊、烤肉啊、露營啊，都沒有了。」(王天民：1)，另外北勢溪水位大幅下降：「降得就幾乎到膝蓋而已……以前橋上掉下去淹死，現在是掉下去被[河床]石頭砸死。」(王天民：1)。北勢溪邊的活動聲景開始減少。

對北勢溪聲景的第二波影響，在不久之後的 1999 年左右就抵達，體現在玩耍聲景的去水聲化。1990 年代後出生的坪林街區的孩子們，其玩耍的聲音，開始轉為都以岸上陸地活動為主，不太再提到在水中的嬉戲聲。

我們小時候的小朋友，都是在路上跑，經常聽到直接在路上玩的那種嬉笑的聲音。大家都會比較喜歡戶外活動，都在戶外玩，玩辦家家酒、玩皮球、玩跳繩之類的。我們家對面有一個很大的空地，我們可能在那邊玩，或到旁邊去玩。(黃郁涵：5)

而隨著水與河岸聲景改變，生態的聲景也開始變遷。其中，以毗鄰北勢溪、在北宜公路近坪林街區段的住戶們感受最大。90年代尚可經常聽得到青蛙、猴子，也見得到土撥鼠、穿山甲和鹿，但2000年後似乎逐漸難覓蹤影。

小時候我們家還有在做茶的時候，晚上睡覺時會聽到的最特別的應該是貓頭鷹的聲音。我們家後山會有貓頭鷹咕咕咕的叫聲。聽到貓頭鷹咕咕咕的聲音，會覺得很有趣。想去看看貓頭鷹到底住在哪，可是沒有見過真的貓頭鷹，可是你就能聽到它的聲音。怎麼知道是它聲音的呢，是我爸媽說的，他們說那是貓頭鷹的聲音。我覺得蠻特別的。我們家後面就是山嘛，所以小時候都聽得到。

我的工作要做訪視，所以常常可以去山上。山上人家不像大路（注：即北宜公路坪林街區段）嘛，他們的小鄉間小路哇，空氣更好，還有小溪的聲音啊、小鳥的聲音啊，（語速變快）哦青蛙的聲音，我小時候還可以聽到青蛙叫，現在都聽不到了。小時候都聽到青蛙叫，現在真的都聽不到了，不知道為什麼。（語速變快）我小時候還敢抓青蛙呢你知道嗎，我還會養蝌蚪，現在都沒有了，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可以一直在趕青蛙（笑）之類的，現在都聽不到聲音，也看不到青蛙。我記得小時候印象很深刻，我們家狗叨了一隻土撥鼠來，坪林找到土撥鼠，現在沒有了。還有那個穿山甲，我也看過穿山甲，就在我們家，在路邊而已哦。現在也沒有咯，都沒有這種東西了，都要往山上才看得到。我阿嬤家也是在路邊，我們都在北宜路上，[她家]對面還可以聽得到猴子的叫聲，現在不太有了。我還曾經看過鹿，鹿哦！可是現在也沒有了。

我們家以前後面有種蓮霧樹，只要快到夏天的時候，都會聽到蓮霧掉下來的聲音。蓮霧掉下來，打到我們的屋頂的聲音，Peng的一聲，你也不知道是什麼聲音，仔細去看才知道是蓮霧打到屋頂的聲音。可能因為我們家是鐵皮屋，所以Dong的聲音會很大聲。好好笑哦。現在就是……那棵樹還是有結蓮霧，可是沒有那麼多量了，反正沒有什麼聲音了。(黃郁涵：2、5、6)

相較於坪林街區段，坪林山區住戶所聽到的生態變化相對較少。但對於同樣住在山上，但不那麼深入山區、與街區相隔不遠的住戶們來說，依然能感受到在這段期間出現生態聲景的變化。

我以前住山上，四季的變化就是自然界的聲音比較明顯……像春季的話，蟲子的聲音比較明顯。夏天的話，蟬的聲音特別明顯，感受上也比較涼爽

一點。秋天還是夏天的話，也會聽到樹蛙的聲音。冬天則是溫度的變化明顯。夏天的話還有螢火蟲……但雪隧做到行控中心那裡，就是近我家那邊，天天塵土飛揚，螢火蟲就開始陸陸續續沒了……樹蛙也慢慢不見了，現在可能你要到蕨類生態區，夏季才比較聽得到……蜻蜓也少……鳥的聲音好像台灣藍鵲比較少了。(高榕禧：12、14、15)

2006年後，人們關於自然生態之聲的描述更加稀少，而且在有限的描述中，會聽到不太一樣的說法。在受交通(吵雜)影響最多的坪林街區，就會聽到幾類不同的說法。家住坪林街區北宜街口(台北往宜蘭方向入口側)的楊捷，提到這期間周邊區域有非常多種生態聲音，包括紫嘯鶉、老鷹、綠繡眼、青蛙、北勢溪水。而且聲響很大，大到清晨和深夜自己都會分別被紫嘯鶉和青蛙吵醒。

真正認識坪林，是大學的時候。大學的時候很喜歡鳥，甚至買幾本鳥類的書籍。坪林基本上河邊的、水邊的鳥，我大概都認識。山上的鳥不太認識。賞鳥有時候要講運氣，鳥看到很少啦，植物和人頭看到很多。有一句話叫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嘛，你要看鳥你就是要早起，天剛亮的時候就會很多鳥叫，可能會吵你睡覺。像是紫嘯鶉，很像那刹車的聲音，煞——，夏天的清晨最會叫，春末到秋初都聽得到，最喜歡爬到屋頂，夏天的時候就會吵我睡覺。有些好天氣時你就會聽到老鷹的叫聲。那個綠繡眼哦，在都市你看到綠繡眼，它叫青笛子(台語)，一群過去，嘟嘟、嘟嘟，很像那個綠色笛子，在這邊都聽得到。如果下次這麼熱的天氣，你就要找兩個地方，因為小鳥也怕熱。夏天的時候會有蟬叫的聲音。夏天有螢火蟲的時候，都會先聽到青蛙，有水聲。這邊的螢火蟲都是黑翅螢和黃緣螢，黑翅螢是水生的，所以一定也有青蛙，青蛙會叫到你覺得非常非常的吵。尤其是晚上哦，如果[凌晨]兩、三點，下過雨，或是半夜只要下過雨完，[雨]停後，呱呱呱呱呱呱，因為它要交女朋友了，所以吵到我都會醒過來。然後在晚上車子少的話，安靜的時候，會有河流的聲音，河流是有聲音的，會聽到北勢溪的聲音。[但]基本上很吵的時候你會聽不太到，你看現在最吵的就是重機車的叫聲嘛，現在[你的錄音機]已經錄了一堆重機的聲音進去了，那好聽的聲音可能就聽不到。(楊捷：4)

而住在坪林街區北宜中段王天民先生，和住在污水處理廠一帶、近坪林街區北宜街尾(台北往宜蘭方向出口側)的黃郁涵小姐，則提到這段時間在人類活動的區域附近，繼續有生物減少消失。

穿山甲現在還有，不過很少看到了啦。以前還最怕蛇，小時候看到蛇嚇死了，現在也沒了。對對對我想到了，我國小的時候，[店]這邊對面可以看到泥鰍跟大肚魚，就是現在改台電的那個地方。以前那算一個爛泥地，有一些水池，去翻一翻就有泥鰍，還有大肚魚，還有青蛙。以前第一次看到青蛙卵覺得很好玩，不知道什麼好像珍珠奶茶那個，那個到底是什麼，看半天。然後看到蝌蚪，從蝌蚪一直看到青蛙。很好玩啊小時候。現在要看要

去到污水處理廠，那邊有個大的鐵門，有個溝渠，裡面一大堆蝌蚪。我都帶我女兒去那邊看……青蛙還有跳到家樓上去，但噴農藥[青蛙]少很多，要看的話，要到沒有人住的吊橋對岸去看，那邊很多。那邊生態現在也開始回來了，有那個螢火蟲……這邊台灣藍鵲不會出現。要稍微沒有車的地方，5、6點自己去山上走，路比較小條的，那個鳥叫聲一堆。(王天民：2、8)

國小五、六年級就開始聽不到青蛙、猴子，也見不到土撥鼠、穿山甲和鹿了……可能是國中以後吧，晚上睡覺時陪伴我的貓頭鷹的聲音也聽不到了。(黃郁涵：2、5)

三者的說法確有些微落差，例如，街口住戶聽到青蛙很多，中段住戶說偶有青蛙出現、但以對岸較多，街尾住戶則完全沒有青蛙的聲音印象；又如，街口提及許多鳥類聲音，而其餘兩位都沒有同樣的聲音知覺。但對比坪林街區受訪者們關於這個年代的報導，普遍都很少提及自然生態聲音，而把大量篇幅都用於描述重機、超跑等日夜吵鬧之聲，有些住戶還被吵到受不了，特意裝上氣密窗隔音。從中我們看到，以往彼此平衡的交通、生態聲景狀態已被打破，如今交通聲景掩蓋、甚至入侵生態聲景，成為街區聲景的唯一主角。這也回應到街區居民所說，哪怕仍有聲音，也經常會被很吵的交通聲音所掩蓋，以至於更加難以察覺。

至於山區的生態聲景，則變化不大。蟬鳴、蛙聲、如嬰兒啼哭的大冠鷲、如狗吠的山羌、清晨吵雜的藍鵲、聽到就叫人流口水的竹雞、還有鄉間常見的蟲鳴鳥叫，受訪者說都還經常聽得到。在大體不變之下，依然部分聲音減少，像是猴子和飛鼠卻少聽到了，也有居民提到畫眉鳥聲不見了。但跟街區的變化程度相比，山間的生態之聲保留程度更完整。所以自 2006 年起，該時期的山區人們依然隨時能親近生態，且聲景變化不大。但對街區的人們來說，如今必須離開街區、深入山中，才能重現過去身邊就能聽到的豐富生態。而街區的孩子們，因交通的緣故鮮少能自由出門跑到山上，因此他們接觸自然生態聲景的機會也更加稀少，雖同樣身處鄉區，卻與自然漸遠。

#### 第四節 產業勞作聲景：旋律色彩逐漸變化

雖然水邊和山間有各種各樣的好玩與熱鬧，但 1960、1970 年代成長起來的農家孩子，無論生活在街區還是山裡，都要幫忙家裡各種勞作，想玩也不一定常有機會去玩。如果懈怠或不樂意，還有可能會被父母催促、責怪。他們都深深記得被家裡叫去幫忙的聲音——無論是家中內務、照顧弟妹，還是養雞養豬、採茶做茶，都無法逃避，共同編織成了一幅少小就要參與的、全家協作的勞動聲景。

我們兄妹多，所以每個人回家都有要幫忙的內務要做。跟[年輕人]她們現在差很多……以前大小都要幫忙，沒有閒置的。以前爸爸如果不是茶季的話，他白天工作，小朋友放學回家就有工作要做，例如有弟妹要照顧、要洗澡，哭喊不止咧；有的要養豬養雞啊，都要個人負責，臭死了，做清洗啊，大

豬那麼大一條，[豬]鼻子哼哼直叫的，你敢下去嗎。那個都要分配[給孩子們]，大一點就去做那個，小一點就生火，用大鍋燒熱水。很記得媽媽說「你們回來就要把這些先做好，這樣大人收工才不會大家都擠在那邊」。回家沒事的人就要先做。燒好了水就幫弟妹洗洗澡，有的就去養豬養雞掃地煮飯。我排行老二，全部都做過。等爸媽回來洗好澡就一起吃飯。

印象最深刻哦.....就是放了學以後，大家也調皮，其實也沒有很樂意做這些啊（笑），小朋友心態嘛。下課回來才三、四點，天都還很亮很好玩啊，還是會玩啊。這時候有的[小孩]就跑去玩啊。大的就管小的，沒做就會罵——互推互管的小朋友聲音。當然最後還是會做啦，不做的話長輩回來會責備，沒辦法，所以再怎麼不願意，可能你推我我推你，還是有一個人去做。（陳美雲：7）

小時候就喜歡玩嘛，每次被家裡人叫去做事，心裡大概都會覺得圈圈叉叉啦（笑），都不想做。但直接就一句，聽到就一定要走了啊。小時候我爸比較威嚴，講什麼就得做什麼，不來的話就被修理。一聲「走了」，就得去啊，那個沒得選擇啊.....小時候只要茶季，我們班一半人都不見了，[家裡]強迫回去採茶、炒茶。也沒有採茶假啦，就是強迫啦。老師也沒辦法，因為大家家裡就忙不來嘛，有人手就要人手。那個沒辦法，一少都少一個禮拜以上。以前春茶大概都一個月嘛，再看有沒採東方美人，再來秋茶跟冬茶。坪林一般春冬為主啦。三個星期差不多，大概都是二十來天。（王天民：4）

最難忘的聲音是什麼你知道嗎，禮拜六、禮拜天爸爸的聲音——「還不來山上幫忙採茶?!這麼不乖哦?!」（語聲帶著催促與責備感），這是最難忘的聲音（笑）。以前比較痛苦啦，禮拜六、禮拜天在家裡，但是也逃不了（笑）。以前啊，不喜歡讀書啊。已經要到山上工作了，現在他們小孩都不用。以前小孩子很多，[班級分]忠孝仁愛啊，一下課嚇死人了，整個操場都是學生吵吵鬧鬧。但採茶的時間哦，學校那個安靜哦，都沒有看到小孩子的（笑）。（鄭文興：1）

這些勞動是辛苦的，也常常讓孩子心有不甘不願。而且畢業之後，許多孩子還必須要接下家中做茶的事業。像是楊捷問起目前四十幾歲的當地球友，很多人都會說當初並不甘願，以前根本就不想做茶，可是沒有選擇，「以前是長子，要做，不然不是你接不然誰要接嘛。」（楊捷：1），必須繼續走茶業農業的路，挑起家中傳下的這份產業。

對孩子來說，忙碌的聲景多來自於家中兄弟姐妹互推互管、被家人叫喚等人之間的互動聲音，但對成人來說，則更多來自於身處環境中的聲音：俗語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俗語說聞雞起舞，但對坪林的農戶來說，天還沒亮、比雞還早的第一聲鳥啼，就已經是起床開工的號角；面對平常長時間相近、不太像城市般快速變化引人刺激的茶田景色，而且只剩獨自一人時，環境中的聲音反而陪

伴著農人，訴說著身邊的時辰、四季、天候、雨水。

天都還沒亮，山裡的鳥就都開始叫了，比雞啼還早咧。聽到鳥開始叫，哪怕天還沒有亮，都必須要起床，才能趕在早上 6 點前出門，好去忙碌茶田裡各種事情。然後就一直忙到傍晚日落。過去幾十年都是這樣。現在年紀大了，時間上才根據身體狀況，稍微隨意些。

[平日陪伴自己忙碌的，]只有大自然的聲音。天氣好的時候，高高的天空中，常會傳來一聲聲尖尖的、嬰兒般的「啼哭」，忽而在東，忽而在西。這時只要抬頭定眼細看，一定能發現大冠鷲遠遠盤旋的身影。到了夏天，則是蟬鳴與蛙聲片片，還有雞啼。啊對了，天氣好的時候，蟲鳥的聲音總是特別多。

現在這茶田旁邊的不是北勢溪嗎，在茶田裡也會聽到這水聲。像往年這個時候，春天下完雨，水聲總要比之前大一些。（黃美麗：1）

手工採茶（簡稱手採）的時候，茶農多會在手套食指上夾上刀片，方便採收。由於採茶最適合在烈日正午時進行，採茶人常常熱得滿頭大汗，往往伸手一擦，一不小心就割傷了自己。坪林婦女合唱團團長說，這哎喲一聲痛得叫出來，是採茶人難忘的共同記憶。茶農黃美麗女士表示，雖然痛，但不一定會叫出來：「我們常常會不小心割傷自己呀，有時茶梗老些，下手力道重了，還會入肉流血咧。不過並沒有你說的那麼誇張啦（笑），雖然很痛，但我自己通常都會嗯一聲忍住，不會叫出來啦。」（黃美麗：2）。

勞作的聲景，也並不只與茶有關。除了家庭內務和茶田要照顧，這個年代農家還有飼養家畜。據《坪林鄉志》記載，飼養的家畜種類包括牛、豬、鹿、雞、鴨、鵝、火雞、蜜蜂，以及幫助稻耕的牛隻。而早期坪林家戶幾乎家家都有養豬，全盛時期全鄉豬隻更多達一萬頭之多（坪林鄉公所，2002，頁 437-438）。

要養兩百多隻豬。你說多忙啊。就在大林養，我現在住的地方就是以前養豬的地方。我來的時候，一個禮拜出一車的豬，還有母豬，還有小豬。當時的廁所都是跟養豬的一起，上廁所一蹲下去母豬小豬都在旁邊哼哼叫，哎喲我怕得要命啊。剛來的時候真的好辛苦……（李瑞香：1）

成人要面對的聲景，除了鳥兒的呼喚或勞作情境的聲音（例如茶田勞作或照料豬隻），有時還會夾雜著來自旁人的各種為難與指責。像是坪林媳婦李瑞香，就最記得夫家親戚的指責，以及自己無力發聲、無法辯解的無奈。

但這都還好，就是最記得[家裡人]他們[責怪、挑剔的]聲音太多了……洗個衣服，當時很流行穿白衣服，白襯衫白褲子白鞋子，他那個小叔服兵役，那時很愛漂亮，他認為這樣就是很帥的。我們如果洗衣服沒洗乾淨，他幾乎都會罵粗話……沒有分家前，一千多斤的茶，都是我老公做。我就要在家煮飯，請十個左右的工人，每天有兩、三桌的人要吃飯，[都要我負責]。煮飯米不好控制，今天煮多了小姑會說，明天煮不夠小姑又說工人不夠吃

怎麼行，到底怎麼是好？很難做。你要在家裡也不是，出去採茶也不是。一個小姑加一個小叔，很恐怖，我常形容他們是恐怖分子.....我還要帶八個小的，還要負責他們八個小孩吃，不能打架。小朋友有些把屎把尿，一個一時沒顧好，或沒有及時複診，親戚還會苛責我咧.....

耳邊什麼聲音都只有批評你。我是客家人，我們不能回答一句不中聽的話，不中聽的話哦，人家就罵了。（李瑞香：1-6）

不過到了 1990 年代起，勞作聲景的聲音種類大幅下降。坪林的農家不再傳出豬隻（如廁所旁哼哼、被騎豬頭而大叫等）和牛隻聲音，轉而開始改變集中為種茶、製茶、茶忙的聲音。

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炒茶機的聲音、他們在製茶時的聲音。因為你也看到，我們的房屋形態很單純都是這種一、兩層樓而已，都可以聽得到大家炒茶的聲音。像我們家對面下去是阿伯的製茶廠，就算我們家現在沒有做茶，但是在農忙時期會聽到[阿伯]他在炒茶的機器運作的聲音。而且我覺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隨著那個聲音，還會有茶的香味傳出來，會聞到。（黃郁涵：2）

但是，各家各戶炒茶製茶的聲音，所代表的茶業生產的繁忙，並沒有反映在農家孩子日常勞作的聲音記憶中。與過去年代裡被要求必須參與、動全家之力以行農業生產不同，這時候的農家孩子不太常聽到家人催促、喊要幫忙的聲音，要做也只是短暫幾天幫忙挑茶梗或拔草，湊湊熱鬧而已。上一個年代中承載勞動辛勞的茶田、採茶、做茶，如今變成了孩子們遊嬉玩耍之處，延伸了他們玩耍的定義和場所。

不太會聽到家裡人叫我去幫忙採茶做茶.....我小時候採茶只有一段時間而已，其實老人家都會覺得我去山上都是去玩的。（黃郁涵：2）

對啊，以前比較有一點[看熱鬧的感覺]。因為[那時是]小朋友啊，所以就覺得[這一切]很有趣，也是會幫忙，但是還是玩比較多。小朋友嘛，喜歡熱鬧，也喜歡看到人家忙就會去湊熱鬧之類的。所以有時候小朋友一參與，大人就會說「哎你不會你就不要來」這樣。可是我就會覺得很有趣啊。

因為年紀比較小，我去山上可能就是玩而已，也沒辦法真正幫到什麼。所以通常還是在家裡幫忙挑茶梗，比較內務的工作，比較輕鬆簡單一點啦.....然後還有在整理階段，就是茶園管理的時候，幫忙去拔草。可是對小朋友來講也是玩（笑）。幾天而已啦，休假日這樣，不像媽媽那個年代。（高榕禧：5）

相反，從 1980 年代中左右，普遍開始聽到僱來的茶工們的彼此閒聊與八卦。從前都由家人鄰里共同組成的勞作聲景，至此開始有所不同，變成以家長和茶工共作為主。

可是我們以前[小時候]製茶還有採茶，大家都是在交流八卦。我就聽到那些採茶的人都在講八卦，她們沒有什麼話題可以聊，都是在聊街坊鄰居的八卦，誰家不和啊，誰家怎樣啊之類的（笑），就會覺得比較有人情味。（黃郁涵：1-2）

小時候印象深刻的聲音……茶季的時候就是……採茶工人的聲音。茶季的時候[這些聲音]將近一個月，最少也十幾天。（陳美雲：我們家請來的都是客家人，基本上語言不太通，雞同鴨講。）[所以就]稍微比手畫腳呀，或是諧音什麼的，還蠻有趣的。我印象最深的（笑），就是採茶工那個婆婆都會叫媽媽“米粉”。因為美雲的台語是 mi-hun，講久了就變成米粉。如果通電話她們可能忘記你名字叫什麼，但你跟她說我是米粉，她們就知道哦你是誰，親切感就突然出現了。

平常茶事以外的閒聊，就都要大概猜她的意思。如果她們發現我們聽不懂，她就會比手畫腳，然後[我們]就會大概懂。裡面還有一個會講閩南語的，有時她會稍微幫我們翻譯。久了長期固定茶季都是這一批，[就更明白]。

他們除了會聊天，還會幫忙家裡比如弄中午午餐。她們茶季就住家裡，所以會跟家裡人有互動，蠻親密的，會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小孫子。春季回去冬季再來的時候，她們就會說「小朋友好像有比較大一點啦」「長得比較好啊」這樣的……她們的聲音還蠻熱絡的，很熱鬧。會聊天啊，也會開玩笑，反正就是很家常的那種對話跟互動……我很喜歡這樣的聲音……還不錯，因為覺得比較熱鬧吧。（高榕禧：4、5、11）

但外聘僱人，並非就代表一切高枕無憂。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力壓力雖然變小，但顧工的生活、照料問題也衍生而出，仍舊需要農人費心。不過，這個時期還是農家小孩的報導人，暫無提及與此相關的聲音記憶。這類衍生勞作的擔子，依舊落在成人的肩上。

我嫁來坪林剛生兩個小孩的時候，當時家裡做一千多斤的茶干，都是我老公做。我就要在家煮飯，請十個左右的工人，每天有兩、三桌的人要吃飯，[都要我負責]……以前煮飯米不好控制，今天煮多了小姑會說，明天煮不夠小姑又說工人不夠吃怎麼行，到底怎麼是好？很難做。你要在家裡也不是，出去採茶也不是。（李瑞香：1、6）

直到 2000 年代初、中期，家中出現大批外僱採茶工的聲音才逐漸減少，隨之（外來）集體勞作的相關聲音，還有農家僱工長期而定期的閒談與親切問候，也難再聽到。

到現在都是臨時工，比如我請你這個調工的人幫我安排幾號到幾號要採茶，但來的人都是當天來回，不會住在家裡，家裡也不再需要準備大量的餐的時間。以前比較緊密的相互關係也沒有了，她們來了就直接去山上，下工就直接回家，幾乎不會進到家裡，更別說打招呼、聊家常和八卦、問候小

孩子又長大啦這些的。這是最明顯的啦。人、那個氛圍[變化]已經很明顯。  
(高榕禧：12)

也在同一時期，勞作聲景由過去單純手採，越發轉向機器採收。到 2000 年初，機採已非常普及，每戶農家或多或少已會一定比例上使用機採。採茶機器的普及，也改變了採茶時的勞作聲景。首先，採茶機器運作會發出非常吵雜的聲音，響度甚至可以傳到對面山頭，完全蓋過人們說話的聲音，讓大家彼此根本無法交談或聽對方在講什麼。同時，機器的聲音也以相對更快的速度在茶田間逐行逐行移動。這時候，閒聊家常或對唱褒歌的聲景，前者幾近消失，後者則完全消失，替之以吵雜的採茶機器聲和無聲的茶農。

不再必須參與家庭集體勞作農家孩子，開始更多聽到家長對自己要好好讀書學習的叮嚀之聲。

家長以前就是跟都市[對待]孩子差不多，[我們]一樣 K 參考書啊，整天父母都在關心你考試成績 (楊捷：2)

[我媽媽]她自己有跟我說不要做茶會比較好。她自己是過來人，她自己覺得種茶很辛苦，不要走上像她一樣的路。[她]從苗條的身材，變成壯碩的、魁梧的 (笑)。所以不太建議我們家繼續。(黃郁涵：2)

我們這個年紀自己經歷過，所以有工人就不用干擾孩子的學業了。(陳美雲：12)

如今，山裡農家哪怕農忙、僱不到人，也不會要求子女回家幫工——不止不會主動要求，甚至不願接受孩子將來承繼家中茶業。據報導人稱，近十年來，坪林當地青壯年人口也快速外流，坪林國中、國小能招收到的本地學生一屆屆銳減，甚至已出現廢校危機：「我讀書的時候一班有四十個人，那時候[一個年級]還有兩個班誼。本來我想說要不要讓妹妹回來讀，可是一年級今年只有七個人，天啊。還是會先回來讀啦，可是七個人.....唉！」(王天民：9)、「我以前兩個班級四十八個人，留在坪林現在的我算過只剩五個人，十分之一。其它都在外面工作。」(楊捷：10)。這些中青少裡，有一部分主動離開定居都市，有一部分選擇日出夜歸 (白天到鄉外都市地區工作、晚上再回來坪林睡覺)，也有部分雖想回鄉，但因缺乏就業機會或相關資源，而回鄉無門。

坪林的就業機會很少啦，通常[能回來的，都]是家裡有茶行、[或是有]做茶的。(楊捷：10)

我們這邊年輕人聊天，大家都講一個「我回來我要幹嘛？」像我們幾個學弟，不是每個人都做茶嘛，他就說「我又不炒茶，遊客又少，又沒生計，那我回來要幹嘛？」.....他們想要轉型，可是不知道怎麼轉啊。沒有資金、沒有人脈、坪林也不好請人，一旦投進去，光這些人潮你會餓死哦。(王天民：6-7)

我們去別的地方看，人家是想辦法讓自己家鄉的年輕人回流，自己產業再升級。我去看中南部一個，人家是好到鄉公所打電話拜託你回來。沒土地哦？沒土地我生土地給你。沒資金？我生資金給你。沒技術？我生技術給你。他們就是想方設法讓外面的人回來，來讓自己鄉鎮再發展。人家打電話拜託你回來誼，我們這邊……茶這種東西不會沒落，從事起來真的比較能生存，不像一般水果那些影響性比較高。可是，這麼好的東西，你卻不讓年輕人回來，講不過去。不要等到人家想回來的都成家立業了，那就幾乎不會回來了啦。像我同學，回來的不到一成誼。有很多都說本來想回來，可是沒辦法，後來就走啦。出去如果組個家庭，就算有心變動，也更難了。很可惜。(受訪人要求匿名)

類似這些困惑、抱怨或失落的話語，許多受訪者說平日最多也只是偶爾私下講講，大多數時候則選擇沉默。從這樣的話語中，我們也能看到勞作聲景如今演化為不止鮮少僱人，而且主觀和客觀上都難以後繼的情形。

## 第五節 社群互動聲景(含宗教活動聲景):從一起合奏到各玩各的

### 一、 日常娛樂

1960、70 年代成長起來的孩子們，除了逃不開的忙，還是能在生活的另一個角落，自有其樂地創造出生活的樂趣——無論是自製玩具的打鬧，還是騎豬偷芭樂而被罵，這些聲音都記載著這個年代孩子們年少的歡樂。

哦！打水槍！水槍要自製，砍竹子挖一個洞，用筷子做軸心，用布纏起來，布吸水了會膨脹把空間塞滿。夏天就玩水，弄一個大水桶裝滿水，放在前面[大院子]中間，大家拼命玩，[用水]把你打得越慘越好。水槍沒有現在的操縱方便，而且要有平衡感。我很記得 zi——的聲音，就是平衡有抓到，水柱出來很直接、很快的，射得又快又遠。但要是你聽到 cu-cu-cu，那就是沒平衡好，就射不遠，分叉散掉，有點像噴霧的聲音。(陳美雲：7-8)

以前哪有玩具，以前玩具都要自己做，都沒有錢可以買玩具。抓魚的玩具、抓蝦的。雨傘破掉，有那個鋼，磨得尖尖的，拿來射蝦子。以前都是這樣子(笑)……小時候沒什麼玩，看到有人在養豬，就去騎豬頭(笑)。豬一叫，就被發現了。最後只好爸爸去給他陪不是，去道歉(笑)。以前真是很好玩……還有從這裡走，走到坪林國小，以前都是用走路的，差不多要一個小時。小時候走走走，實在是太餓了，旁邊就有人種芭樂，哦！我是個小朋友，爬進去偷。「死孩子，再偷芭樂的話就把你抓回來綁了！」(笑)被追著跑，身上都是芭樂。那個芭樂哦，真的是蠻回味的。那個阿伯已經往生了，已經沒種了。我都記得以前被他追著跑的聲音。小時候真的是蠻幸福的。以前沒有錢可以買東西吃，都是想這些有的沒的。(笑)

(鄭文興：3)

小時候玩那個跳繩啊、跳格子啊、彈阿飄啊、彈珠啊，很好玩啊。很多都是鄰居的地啊、或是河邊山上，約一約隨便去，沒有差。或者今天來你家玩，明天來我家，後天去隔壁家，來家裡店外隨便喊一喊就又都跑出去了。

(王天民：2)

這些聲音除了記載著歡樂，也記錄著孩子們當時自己動手（人與物）、隨處可玩（人與環境）、一起出來玩（人與人）的互動模式。不過在本文所訪談到的該年代已成年的女性報導人中，並沒有主動提及什麼跟樂趣、快樂相關的坪林聲景。在未明確追問的情況下，唯一提及的只有對溪哥（坪林當地常見魚類）量多味美的記憶。此外，受訪者回憶起這個時期的農家男性家長，已開始出現賭博與喝酒的聲音。

[連續]一、兩個月空閒時間，晚上[都在]家喝酒賭博玩牌……我老爸那一代不是用杯[喝]的，是直接整瓶灌的。他們那年代，就是[喝到自己]看到會怕，我才不敢喝。那個一箱酒來，兩三下就乾了就光了，就在店裡。小時候他們喝酒喝到看了會怕。以前這邊一大堆人在撿屍啊，門一打開屍體兩三個。以前山上的酒喝一喝，騎摩托車回家，有時候遠遠聽到 e~~~dong，就是有人摩托車壓著就睡著了，睡到天亮才被人家挖起來。以前吊橋常出事就是人家喝酒了掉進河裡死掉了，死了好幾個……那個舊橋不是很矮嘛，以前的燈沒這麼亮，加上以前水很深，所以常常有人喝點酒、沒看清楚就掉下去了就死掉了。（王天民：1、7）

綜上可知，1970 年代，孩子們的社群互動形式很多，且很多跟聲音密切相關；農家成人中，女性鮮少提及娛樂悠閒，唯一提及的樂趣只有當地魚種的美味；而賭博和喝酒的聲景，則構築了男性日常社交互動的氛圍和方式。

但到 1990 年代後，街區孩子多轉為多在岸上陸地玩耍。而 2006 年後，伴隨著改裝跑車、改裝（重）機車聲大量出現，孩子們的玩耍聲景又一次發生改變，從彼此串門集體行動，轉變為在家中自己玩。而電腦網路和行動電話的普及與隨身化下，電子遊戲也成為支持孩童不出家門的誘因。

我們小時候的小朋友，都是在路上跑，直接在路上玩的那種嬉笑的聲音。大家都會比較喜歡戶外活動。我跟我妹差十歲，現在的小朋友都沒地方玩了，她們都在家裡打電動……之前可以聽到隔壁或對面在嬉笑的聲音，可是現在都沒有這種了，都是自己在家裡玩電腦打電動，是差很多的。（黃郁涵：5）

相較之下，坪林山上地區同為集村形態的聚落中，孩子們時常串門、戶外到處遊玩的幾率要大很多。筆者在山區家訪與陪伴玩耍的過程中發現，雖然同樣擁有電腦、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等 3C 產品，但孩子們哪怕玩電子遊戲，還是會約在同一個空間裡一起玩/輪流交換玩。而且孩子們能隨便離家，也可直接進入別

人家，熟悉得如自己家一般，顯現出彼此串門乃屬常態。除電子遊戲外，山上的小孩還會自己或相約一起到戶外玩耍，到谷底溪旁聽水抓蝦，在山徑之間聽松鼠摘花草，到山頂喊出心中鬱悶、吹著風看茶山延綿、享受蟲鳥啼鳴。

但是跨越山頭的村落與村落之間，以及村落與街區之間，卻不易聯繫。以至於無論是大人之間（例如教師與家長）還是小孩之間（例如同學彼此），都難以建立時常串門、玩耍或傾談的互動聲景。因此，對那些仍然留在當地、繼續做茶的農家男性來說，平日除了在家看電視外，依然沒有什麼娛樂、社交活動，喝酒繼續建構著他們唯一或習慣的娛樂聲景。

你知道坪林很多人，只要不是務農的時候，他們都會喝酒。很多男人都在喝酒。你就會聽到他們喝酒聊天的聲音，就是那種「呃啊」很大聲啊，也是在喝酒聊八卦。不只我們家有這樣的情形，很多同事也有。像我同事她先生也還在做茶，沒有在務農的時候就是喝酒，乾杯啊聊天啊什麼的。農忙就只有春和冬，他們其他時間常常在喝酒。所以坪林很多男人有酗酒的習慣。酗酒不好的話就會打人打小孩，這種很恐怖。家裡不會，但是有聽到別人家的情形。[他們]都是約在某一個人家裡一起喝。可是他們會覺得[喝酒]是務農的休閒，他們的習慣。他們會覺得小酌一下沒有關係呀。有些小朋友可能就被揍了。然後吵架的聲音也會有。喝了酒老公老婆就吵架，吵架就打架，打小孩之類的。（黃郁涵：2）

現在我覺得坪林每天都是在喝酒，吵雜……很吵啦……在坪林有喝酒、常喝，就比較有朋友。那如果你不喝酒的話，你人際關係就會變得很差。（笑）跟都市不一樣。人際關係啦，跟人家交流啦，都要喝酒。坪林的[社會]生態就是這樣。剛剛那邊聽到很多人在講話嘛，那個就是在喝酒啊。從早喝到晚這樣，山上沒有工作的話，他們就從早喝到晚。身體也[因此]不好。（鄭文興：4）

相較男性而言，一部分女性開始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新的文娛社交方式。該部分在下節「相褒歌與合唱團」詳述。

## 二、 宗教節慶

在非日常的特殊節慶中，作為坪林地區的信仰中心、位於坪林老街的保坪宮所舉辦的元宵拜拜，當天繞境、過火、燒獅的熱鬧聲響，早在 1970 年代前就已存在。這份熱鬧會在元宵當天響徹一整天，並且在晚上的燒獅鞭炮聲中達到最高潮，往往鬧到深夜還沒結束。對坪林人來說，這一天是難得全鄉響應、一同參與的宗教節慶，更是山上農家全年裡面難得參加的活動盛典。

元宵節是最有特色的。保坪宮，玄天上帝，信仰中心，幾乎這區塊的人都講究[元宵]拜拜。元宵節是傳統，我爸爸年輕小時候也是這樣，[當天]晚上鬧街、燒獅……大家大型聚在一起的，就在這種[元宵]拜拜的時候，所有山

上和外來的人，都會集中到這，邀請就會來。

早上要遊街，請的陣頭、燈排，定點出發，有參與的鄉里都要走到。請神明出來繞頸求平安……車跟遊行隊伍一起走，所以會塞車也有delay……下午大概1、2點左右神明要過火，燒金紙，保平安，掃晦氣。神明進回廟裡……晚上是燒獅，以前有繞三圈，每一趟繞街都非常久。大家都會去買鞭炮來燒獅。

以前燒獅的盛況，幾乎每家都會相應。哪怕某人是外地來的，不是本地，但樓上比較高，但都借來放鞭炮過癮一下。大家都非常響應活動，熱絡的程度有點瘋狂。老街早期三趟下來，鞭炮灰有這麼高，從腳到膝蓋。大家都會堵啦，你這裡走完，等下去前面，我又到前面等你。（高：沿路跟著獅子，沿路放鞭炮）。燒獅的狀況很瘋狂，本來是竹竿[吊著鞭炮]這樣伸出去，但大家會這樣[揮舞竹竿]追追追，處在那個灰跟火裡面，聲音又吵雜，時間又很冗長，幾乎每一站都要，沒有相當水準撐不下來。所以有一次那個燒獅的團會很受不了，有翻臉過。燒獅的鞭炮響好幾個小時哦，晚上7點遊街，到11、12點都還沒結束，有時還到晚上1、2點。（陳美雲：15-16）

除早上的繞境之外，當天其餘活動的區域主要集中於坪林街區一帶。「像我這樣的年紀你隨便一問元宵節，他都可以講一大堆。」（陳美雲：17），對這個年代的坪林人、尤其是街區的坪林人來說，每一年這時候的元宵拜拜，為他們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聲音，是屬於這個年代人們的集體記憶。

另外，根據《坪林鄉志》記載，各村從前均曾擁有各自的陣頭（獅陣、鼓陣、鑼陣等）與北管樂團，團員由村民組成，每逢民俗節日、廟會祭祀，皆會參與演出。但在1970到1980年間，坪林這些在地的北管樂團相繼解散，最後僅剩大林村守德社留存（坪林鄉公所，2002，頁591）。在受訪者的相關報導中，皆無特別提到北管之聲，可能也跟其多數在1970年代已告解散有關。

元宵節作為全鄉之盛事，直至1990年代，依舊熱鬧非凡：「從廟開始兩行夜市，熱狗攤、彈珠檯、射氣球、棉花糖，延到美兒樂早餐店這邊……整排的[夜市攤位]，超熱鬧的。」（楊捷：13）。從描述中當時約長達三百五十公尺的夜市規模，即可一窺當年盛況。

但關於從前最為高潮、鞭炮響徹整夜的燒獅燒龍活動，卻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改變。據《坪林鄉志》記載，1970年代到1990年代之間，曾因燒龍、燒獅活動而發生過火災，導致坪林老街部分受損。因而從此之後，依舊有舞獅，但禁止用鞭炮燒獅子（坪林鄉公所，2002，頁591）。也有在地人回憶，是因為曾經有獅子團受不了燒獅過程中過長時間的火燙、灰嗆以及鞭炮震響，跟當地拿著鞭炮追趕獅子的居民翻臉打架，於是獅子團後來只要聽到要燒就不來，認為太辛苦太累，佣金也不成比例。負責慶典的頭家也覺得弄到打架不太好，仍應保持喜慶，於是

漸漸就沒有再燒獅（陳美雲：16）。因此，凡這個年代出生的孩子，雖然仍然能體驗熱鬧的元宵盛事，但當中已無緣像上一輩那樣聽見追著獅子跑、鞭炮聲響徹整夜、深夜方停的熱鬧聲音。

到 2006 年後，除了不再燒獅、獅子改繞一圈、約晚上九、十點就結束、當日夜市只從廟到區公所約 130 公尺外，青壯年的投入程度也不比以往。

以前是爐主和頭家都一起互相喊著自發整理場地，現在是爐主要負責整理好，頭家則愛來不來。以前是說這種事共同都要出席，但現在有的人會不要來。

年輕人不太會去了，現場不太能聽到年輕人的聲音了。現在生活形態不一樣了。以前務農都是在家，現在工商了大家都往外走，時間上不許可。（高榕禧：年輕人會幫忙，但全程參與的幾乎都只剩長輩）。（陳美雲：16）

以上年輕人參與之聲的缺失，也進一步反映出傳統宗教活動及其聲景的日漸衰落。

### 三、 鄰里互助

坪林的山間道路上，在 1970、80 年代曾發展出「捎你一程」、喊要載你搭便車的互助聲景。

以前車少，人家看你路上走，就會主動喊說我載你一程。這比較有人情味……有時候不知道哪邊來的遊客，喊他一聲，請他吃個飯都可以。以前有時候山上啊、不認識的啊，以前沒小巴他們都走路嘛，都會主動喊說載他們一程。（王天民：4）

但這種聲景如今已漸漸發生改變，從過去的主動發聲，逐漸變得畏懼內縮，「現在比較少了，現在防禦心比較強。現在都不敢了，大家都會怕不知道載的人是誰，嚇死了。所以現在比較冷漠，有差，差很多。」（王天民：4）。在筆者幾次入山家訪的經驗中，事前當地人都會提醒，山路遇到車子可以順路帶一程。時值週末日間，在將近一小時的步行過程中，陸續有摩托或小車經過身邊（約四到八輛），但暫時都沒有遇到過車子主動問我要去哪裡或喊說載我一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某次筆者主動逢車就喊，以問路開啟對話。這時候沿途路過的車子都願意停下來回答，且在了解目的地與來意後，主動表示捎我一程。也就是說，雖然隨著社會氛圍的改變，如今已無法聽到別人主動招呼幫忙的聲音，但如果自己願意主動求助的話，依舊能得到在地人們的幫助。山間搭便車的互助聲景依舊存在，並未完全消解，只是不再主動，而需要外人開聲促動。

此外，街區的鄰里關係也在變化。有街區的受訪者指出，原來無論什麼事，隨時都可以發聲求助。左鄰右里只要被求助或有所聽聞，都會自願來出力協助。但 1990 年代伴隨經濟的發達、忙碌，鄰里彼此間已逐漸演變成會彼此挑別，甚至如無往來，就都不太會幫忙的境況。

以前哪一家有事，只要隨便喊一聲，無論好事壞事，大家都會主動幫忙，沒有所謂的特別的想法在裡頭，自願付出。現在不一樣了，有一些人也會說我請你幫忙你沒有來，他就會出現壞話。有的人就會自己收斂，我就不要去麻煩你了。漸漸這種人情味就不見了，現在的心態就漸漸越縮越縮，縮到自己個體面來。以前早期辦喜事左鄰右舍不管有沒跟我講，但是只要聽到消息，全部人都會去幫你。沒有桌、沒有餐具、沒有碗盤，大家自己家裡有的就幫忙帶過去。後來大家有點經濟了，不用那麼辛苦，也就比較少了……後來就已經演變到沒有互相往來的話就不會幫忙了。(陳美雲：12)

而根據筆者在 2015、2016 年間的實地觀察與採訪，發現坪林店家之間仍有串門子的現象，但僅限於彼此相熟的幾家之間。若問及其它店家之近況，除地理區位上離自家很近的店家能說得較為一致外，其餘稍遠店家的狀況，如果並非相熟已久，往往都與實際情況有所落差，有時甚至幾無了解。這樣的觀察，也許能從側面印證鄰里之間人情聲漸少一說。

#### 四、相褒歌與合唱團

一般意義的相褒歌，多為農人在茶田採茶之時傳唱的一種閩南語歌曲。雖然常被稱為茶歌相褒，但其內容涉及生活點點滴滴，從性情婚戀、生計養家、農耕茶作、思念情緒、社會熱點、倫理人常到自然環境都有，絕不僅止於挽茶而已。相褒歌的格式七字一句，四句一聯，音律幾乎都一樣，但會隨念字、意境而微調。雖有七字和音律的格式限制，但唱的內容從生活各處、當下場景中隨手拈來，各類譬喻更是豐富多彩。早期唱相褒歌的農家人大多沒怎麼受過學校教育，甚至可能不識字，卻能即興出很棒的相褒（整理自 2015 年筆者與林金城之訪談）。

坪林作為茶區，也有這樣的相褒歌嗎？據已七十多歲的黃菊英女士回憶，在她阿嬤的年代，即約 1900 年代，還能聽到茶園間脫口而出、即興應答的相褒歌。

聽我阿嬤講她那時候哦，也沒有什麼歌譜，都是口耳相傳。也是即興創作，在茶田裡一邊勞作一邊唱。有時候茶田裡二十多人一起唱，還可以分組對歌。當然也有路過的或旁邊茶田、對面茶山的來跟你對唱。如果對方先對著你唱一句的話，你不能不回應。比如遠遠一男的唱說你是不是喜歡我啊，妳不回應的話，就會被當成默許了。所以也不只是唱好的，要反駁回去，也會唱相虧，像唱回去一句哪隻蒼蠅亂嗡嗡這一類意思的。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唱到哪一方唱不下去才停下來。因為相褒歌有時會唱帶著情色、髒話或調侃意味的詞，所以阿嬤她那時候不能在家裡唱，要在茶園唱。那時候聲音也很大，都可以傳過山頭。(黃菊英：1)

但到 1930、1940 年代，相褒歌已漸漸消失。已七十多歲的黃菊英女士幼時（1940 年代）已幾乎聽不到相褒聲響，「小時茶園幫忙，偶爾才會聽見媽媽一個人唱幾句感慨做茶或農婦辛苦的相褒」，今年五十多歲的林月娥女士小時候（1960

年代) 在茶園則根本沒聽過,「只有小時候看見過阿公睡前很喜歡拿著一本相褒詞在看」。消失的相褒歌聲直到 1960 年代才又重新在坪林響起,但形式已發生改變。

那時候國小校長覺得這個很重要,想辦法在鄉裡辦相褒班,讓大家重新學起來。那時候只要報名就送電鍋,所以我就來參加。參加這個班的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從這個班,加上書本裡有些寫好的歌詞琢磨,我才慢慢學回來.....唱的內容以相褒為主了,相虧的很少了.....那時候鄉里也有組織比賽,我跟搭檔兩個人用麥克風對唱.....我們唱的歌詞也是先一起在紙上共同創作寫下來的。(黃菊英:1)

褒歌也是坪林特色。是採茶的時候才有。以前有,以前很隨性,碰到對的人就可以褒啦。(筆者:你有親自聽到?)我小時候聽到的已經很後半段,都是比較套用式的。(陳美雲:17)

透過辦班學習的方式,相褒歌重新再坪林響起。但相比起更早期的相褒歌,1960 年代起的相褒,已經從現場即興變成照本而唱,從茶田勞作時的娛樂變成專門活動或比賽時才唱,從人數隨意變成固定搭檔,從大量相虧變成雅言為主,從山間放聲而歌變成舞台麥克風式演唱,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發生了改變。以至於到 1960、1970 年代,哪怕知道坪林(曾)有褒歌特色,但這時候在地唱的/聽到的褒歌,也跟以前的相比有所變化。

因此,坪林目前一小部分七十多歲及以上的老人家,在 1960 年代之際,透過參加學習班,以「重製傳統」的方式,重新學習了唱相褒歌。不過,該學習班並沒有長期經營,坪林其後之人就沒有機會繼續學習了。直到 2000 年左右,黃菊英女士因相褒對唱的搭檔去世,在找新搭檔的過程中,因緣際會傳授給現年五十多歲的林月娥女士。據菊英女士說,願意學又有悟性的實在只有月娥一個。月娥女士則表示,自己是坪林當地五十歲上下唯一會唱完整的相褒歌的了,並感慨道「相褒歌這東西真的沒有人要學啦,別說我這年紀了,年輕的更沒有會的了」。

而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的孩子,已經完全沒聽過相褒歌。學校教育所教的茶歌,雖然內容描述當年相褒對唱的情形,但語言是國語而非閩南語,詞曲形式也與相褒歌完全不同。在無法聽到相褒歌的環境中,孩子們自然也完全沒有機會認識或學習相褒歌。

...聽不到什麼對唱的聲音.....他們說以前的人會這樣對唱,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啊。我們國小的時候,有一任校長他超愛唱歌,他們就讓我們一定要學山歌、採茶歌,唱的是什麼「太陽初升大又圓,鳥兒叫連天。拿起竹籃上南山」之類的。(筆者:國語還是台語?)國語的。他就推廣坪林國小的小朋友都要學會唱的採茶山歌。國小三、四年級吧,大家都要學這個歌,內容講採茶,描述的都是當年的人上山採茶,然後開始對唱的情景。可是

我忘記詳細的歌詞內容了。我覺得[這個落差]很好笑。他可能是想推廣我們上山採茶也可以唱這個吧。(黃郁涵：3)

相褒歌聲在坪林難以傳承、相繼失落的同時，坪林開始出現了新的歌聲。2000年，坪林婦女合唱團正式成立，以坪林婦女為招生對象，每週開班授課，並從坪林鄉外聘請聲樂老師，帶領大家開展合唱練習。當時參加的多為四十、五十歲的中生代坪林漢人婦女，來自坪林街區和山上地區皆有，由茶商、茶餐經營者、茶農、家庭主婦等多元組成。團員們利用農遐及業餘時間練習，並積極參加鄉內各項節慶台上表演及聯外交流（坪林鄉公所，2002，頁 346）。

相較起旋律大致固定、內容根據所處場景情境即興或自己事前創作、閩南語調的相褒歌，坪林婦女合唱團所唱的歌曲大為不同。從與合唱團的多次接觸及合作中，筆者了解到合唱團皆以成型或他人改編的合唱曲譜為準，旋律自然也每首都不一樣，其內容不一定與坪林有關，且語言除了閩南語外，還包括國語、日語、甚至英語。按現在的理解，相褒歌是過去漢人的傳統歌聲，注重在地、此刻經驗的彼此對話；而合唱團則採取當代西方音樂教育那一套為標準，包含國際化、聲學化的訓練標準。雖然同為歌聲，但內涵取向已發生變化，呈現出一絲要努力融合現代化、都市化、文明化的氣息。

這個自 2000 年起成立的坪林婦女合唱團至今沒有中斷，至今仍每週授課練習合唱。當年由茶商、茶餐經營者、茶農、家庭主婦等多元組成、坪林街區和山上地區皆有的四十、五十歲的中生代坪林漢人婦女團隊，如今也邁入五十、六十歲階段。現在每週四的晚上，她們都會到坪林區公所四樓大堂合唱。

人員雖然變化不大，但唱了這麼多年，還是會有改變。首先，外聘的老師歷經轉變，從當初聲樂女老師交接給丈夫，如今又再交接給其同樣學聲樂的二十多歲的兒子。此外，所選的合唱曲，從當初閩南語、國語、日語、英語皆有，逐漸轉變為以閩南語為主、再搭配少量國語，以跟坪林婦女的語言使用習慣相配、降低學習歌曲的難度。而 2016 年現今任教的聲學老師，也向筆者表示，雖然會教大家聲樂上該如何處理，但並不強求，而以唱得開心快樂、享受合唱為宗旨。綜上，坪林婦女合唱團過去強調國際化、聲學化的訓練標準，逐漸轉為注重語言在地化，同時要放鬆享受為先才、再兼顧聲樂。而之所以能達到這一點，是彼此透過歌聲，十餘年來長期互動、磨合、相互理解的結果。

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時間與精力允許，團員們其實非常願意參與。像是經營東木河茶莊的王美雪女士表示，每週四晚去合唱團唱歌排練的時間，讓自己特別放鬆。先前日子雖然勞累些、辛苦些，但有合唱團的歌聲相伴，似乎都不那麼在意了，是最好的療愈之聲。但在坪林，合唱之聲的沿續並不容易。除了可繼任的聲樂老師難尋之外，婦女平日的工作與忙碌也為她們的參與設下障礙。

與都市人按時打卡下班、或中老年退休閑賦的狀態不同，由於坪林的農事不分年齡沒有退休，又要跟著太陽走，而且家務事仍由婦女主要承擔，所以坪林農

婦需要在極短時間內照料好所有事務，才有可能參加合唱。以坪林農婦黃美麗女士為例，每天等她田裡忙得差不多，太陽也下山，快接近傍晚六點半了。但為了趕上每週四晚七點開始的合唱排練，美麗要在半小時內完成這一系列過程：從田裡趕回家、洗澡換衣服、煮完全家吃的飯、來不及吃兩口就匆忙開車到山下坪林街區排練地點。據美麗說，趕著煮飯時都乒呤乓啷，要聚精會神做最快可以出來的菜，掐著分秒、一路匆忙，不然都來不及按時上課。

當追問道合唱的聲音既然那麼重要，那能否省略其中一些步驟，例如如果家事沒法推掉，那麼是否可以省略洗澡步驟之類的，美麗回答說：「在田裡忙了一整天，又是泥巴又是汗臭，就這樣去，這對不起合唱團咧。還是要洗啦」，也從側面印證了美麗對該聲音的尊敬和儀式感。對合唱的投入與重視不止於此，只要難得一得空，美麗就在家裡、田間各處練唱，見縫插針地用起零碎的閑余時間。可是，這份純粹的享受與放鬆，卻並不被人理解。要來合唱團唱歌，有時還要面對鄰里的閒話：「像是有些鄰里在私下會說『怎麼一天到晚往外跑』『都不留在家相夫教子』『不會是外面約了人吧』」之類的話，傳到老公耳中，也曾讓老公不開心」（黃美麗：2）。鄉村傳統的價值觀依舊存在，也可能為女性帶來困擾。只是幸運的是，參加合唱團的婦女們都能跨過這道坎，以「沒偷沒搶又沒做虧心事」（黃美麗：2）的坦然心態，繼續在合唱團放鬆歌唱。

## 第六節 坪林聲景的整體對比

綜上可知，坪林四類聲景的演變趨勢各不相同，其中轉折的方式（漸變或突變）、變化的時間點皆各有特點。屬於環境聲的自然生態聲景和交通沿線聲景，分別於 90 年代前後及 2006 左右發生突變；而屬於社會聲的產業勞作聲景和社群互動聲景則依次漸變。為了更好地理解坪林聲景的全貌，本節將把四類聲景合併陳列，並攫取環境聲兩次突出轉折作為時間點，把 1970 年代至今的聲景史切分為「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到 2006 年」，和「2006 年到 2010 年代中」三個階段，以嘗試了解各類聲景的互文關係及該時段的聲景特點，並為後文討論聲景的生產機制及詮釋變化打下基礎。

### 一、 豐富熱鬧的 1970 年代初-1980 年代末

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末，坪林聲景整體呈現出豐富熱鬧的聲音特色（詳見圖 6）。其中，各類聲景的聲音種類繁多。其次，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茶田勞作和自然生態聲音，以相對鬆散的方式在整個坪林範圍內連綿分佈；而以家戶及村落聚居空間展開的家務、養殖、茶葉加工及社群活動聲音，則集中圍繞在交通道路沿線所串接的人居周邊領域密集展開，且毗鄰的彼此範圍上可串接。另外，這些不同類型的聲景彼此相互之間，以及與生活之間都密切交融。而在聲音特性

上，各聲強度適中、彼此平衡。另外，聲音質感也以平和舒緩或紛雜熱鬧為主，給人以較為舒適或親切的感覺。

山間的自然生態與茶田作為一種空間結構與事件上都相似的整體環境，內部差異並不大，不過在一大群人到茶田手工採茶之時，兩類聲音的搭配最能體現該整體環境聲景的自明性（區別於一般意義的自然環境聲景）。而且加入時間向度和氣候後，每日時段、全年季節、不同天氣的變化，對生活其中的坪林人來說，都是另一種易辨識的聲景對比（例如清晨與傍晚分外密集的鳥叫聲、春鳥夏蟬蛙、雨天鳥少蛙多等）。另外，主要沿交通線散佈坪林各處的聚居空間，則同時展開著自然生態聲、戶內產業勞作聲、日常社群活動聲，彼此重疊而密集，形成聚居空間的聲景特色。最後，元宵繞頸和燒獅作為在市街展開，同時串聯全鄉家戶的重要宗教節慶活動，則在當天全天時段形成另一種喧囂熱鬧的特色聲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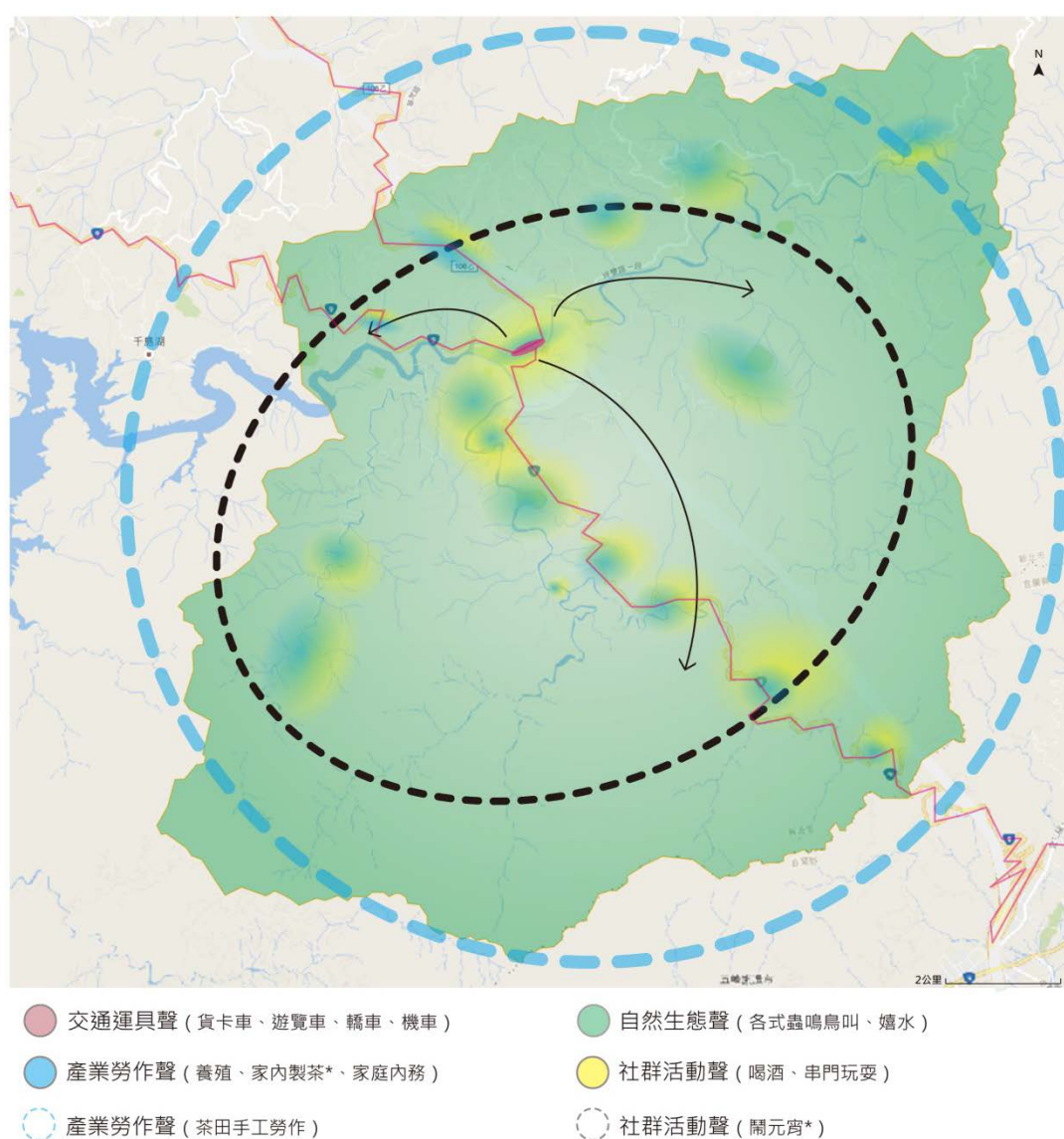


圖 6 坪林全區聲景圖 (1970 年代初-1980 年代末)

(本研究自製，帶\*號指時令型聲音)

## 二、 暗中稍有變化的 1990 年代初-2006 年

相較起上一個時期，1990 年代初到 2006 年間變化最為明顯的坪林聲景（詳見圖 7），一是市街周圍及主要水系的沿線範圍，坪林在地人所能感知到與水相關的活動和水生態聲，從強度和種類上都開始大幅減少；二是產業勞作的相關聲音開始改變，其中既包括茶田勞作聲音範圍依舊遍佈整個坪林，但開始出現硬而不揉、響而不輕柔的機械農具聲夾雜其中，讓戶外整體勞作聲景開始有菱角，同時也包括戶內勞作聲音種類變少，養畜聲消失、內務聲減少，僅剩茶季時製茶，而且只有家長投入，不再是全家老少動員參與，所以室內整體勞作聲景在依然忙碌的情況下，雖然強度變化不大，但種類減少，開始變得機械、單調、重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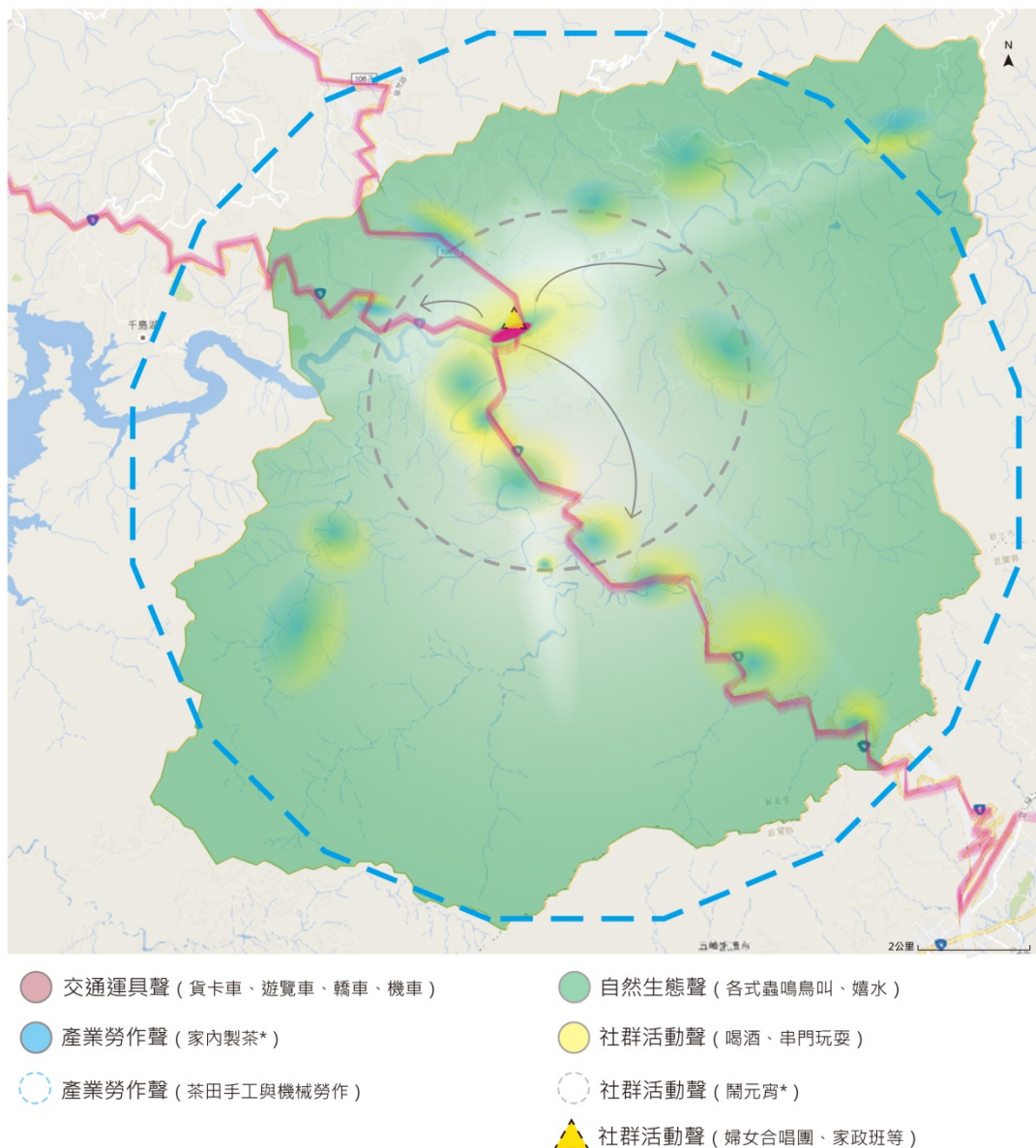


圖 7 坪林全區聲景圖（1990 年代初-2006 年）

（本研究自製，帶\*號指時令型聲音）

但整體而言，1990年代初到2006年的聲景變遷並不全面，普遍仍維持有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平和舒緩或繽紛熱鬧的聲景氣質。儘管水活動聲與水生生態聲開始消隱，茶田勞作聲音也開始轉變，但大部分聲音依舊延續，種類繁多。整個坪林範圍來看，依然連綿分佈著茶田勞作和自然生態的聲音。而道路沿線更加繁忙的交通聲，吸引著人們日常的聽注意力，讓外界的聲景變化顯得微不足道。處在轉型過程中的聲景，其各類別聲音彼此之間仍在許多時空中互相交錯、交融，而且依舊維持聲強度適中、彼此平衡。以上種種，都讓該時期的坪林整體聲景，在某部分的聲景其實已經出現轉變兆頭的情形下，維持住了舒緩與熱鬧兼具、平衡宜人的聲景特質。同樣的，元宵節慶聲在範圍和強度上也開始縮減，但程度不大，未至於引起特別的注意。綜合地說，該時期可以作為前後時期變化過程的過渡期。

### 三、 極端而零碎的 2006 年-2010 年代中

坪林全區的聲景自2006年起，開始出現各種極端的對比，以及零碎片段的分佈，整體而言聲景開始大幅失衡。首當其衝的是2006-2008年左右，交通沿線尤其是市街周邊，突然出現的仿如「聲音真空」、叫人難以適應之無人寂靜（詳見圖8）。2008年之後緊隨其後的，則是聲音強度極大、能量很衝擊、發聲類型極不規則、且發聲時段缺乏規律無以預測的新交通聲沿著臺九線興起（詳見圖9），完全取代了過去綿密但強度適中、聲音傳播漸變可預測、有日夜交替自明性的舊交通聲。

交通聲的巨幅變化，不只引起2008年前後極靜與極響的極端對比，同時也因為聲音從綿密、日夜稍有差別，變成不連續、不可預測，體現為2008年後交通沿線聲景不斷在一天當中，多次經歷極響與極靜的交替與極端對比，本來安靜的街區，不知什麼時候又會被能量非常巨大的交通聲響突然劃破，震耳欲聾之際又突然消失，引發猶如「失聰」效應。除了以上兩種情形，交通聲更打破了沿線自然聲的平衡，大幅度掩蓋（masking）毗鄰區域的自然聲（甚至排斥驅逐自然聲發聲體遠離道路周邊），導致周邊的自然聲也進入類「聲音真空」的狀態。交通、自然聲之間的失衡狀況，以臨近市街區域最為劇烈突出，而在非開闊平地的山間公路上稍有收斂。

至於遠離主要交通沿線的山區，相反則依然保持住時空分佈綿密、種類豐富、響度適宜的自然生態聲。不過，山間的戶外茶葉勞作聲音，卻變化成新的類型——首先人聲密集的集體勞作徹底消音，投入日常戶外勞作的聲響也在強度和範圍上大幅縮減；然後當進入採茶時節，則從過去相對緩和、響度適中、全區連綿分佈、曠日緩慢移動的人聲密集勞作聲，轉變為聲音尖銳、響度刺耳、範圍變小和零碎化、急速移動、人聲稀少的機械勞作聲。從外人的角度出發，平日整體的山區聲景特質變化並不大，不過一旦到了採茶時節，機械聲從各山頭遠遠響起、一起迴蕩，彼此分不清聲音出處，走近了則聲音震耳欲聾，完全掩蓋住周遭環境的其它

聲音，形成了一幅混沌而吵雜的山區聲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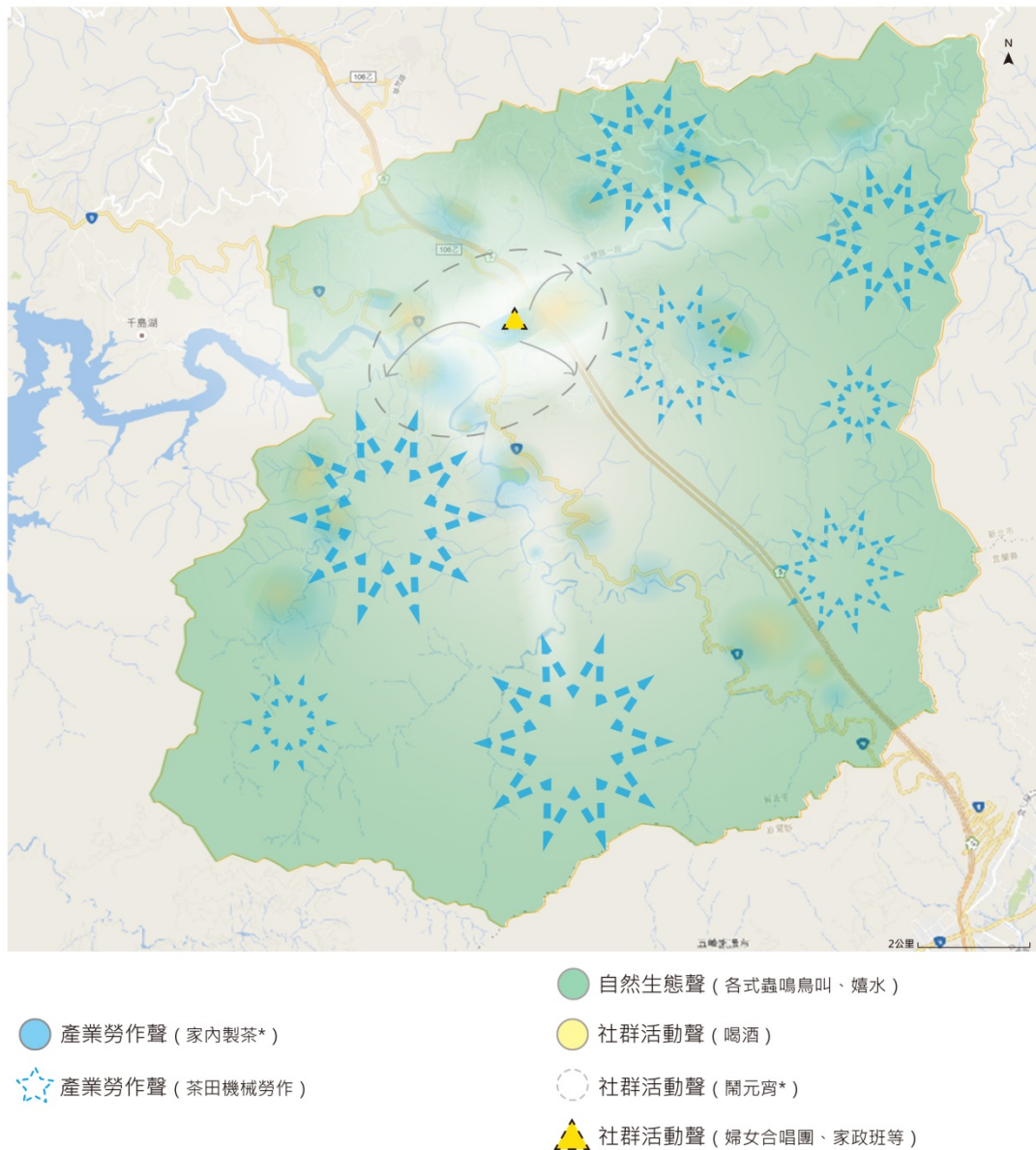


圖 8 坪林全區聲景圖 (2006 年-2008 年左右)

(本研究自製，帶\*號指時令型聲音)

交通/機械聲和自然聲彼此的拉扯，以及市街與山間的變化程度對比，最能凸顯該時期坪林聲景的特點。相較而言，宗教聲和社群互動聲則在種類、強度、範圍都相對弱化，但它們仍是坪林聲景的未可忽略的構成要素：宗教聲延續上一時期的趨勢，在範圍和強度上進一步萎縮；而上一時期開始出現的社群活動聲的分野，在本階段依舊持續——男性主要以喝酒聲為主、以鄰里為單位，不過強度比上一時期要稍弱；而女性在交通工具的幫助下，在街區的公職場所或社團場所空間發展出社團/社群為單位的互動聲。以整體而言，坪林聲景開始出現零碎化、個別化的現象，並且對比開始變得強烈鮮明，形成極端與零碎的聲景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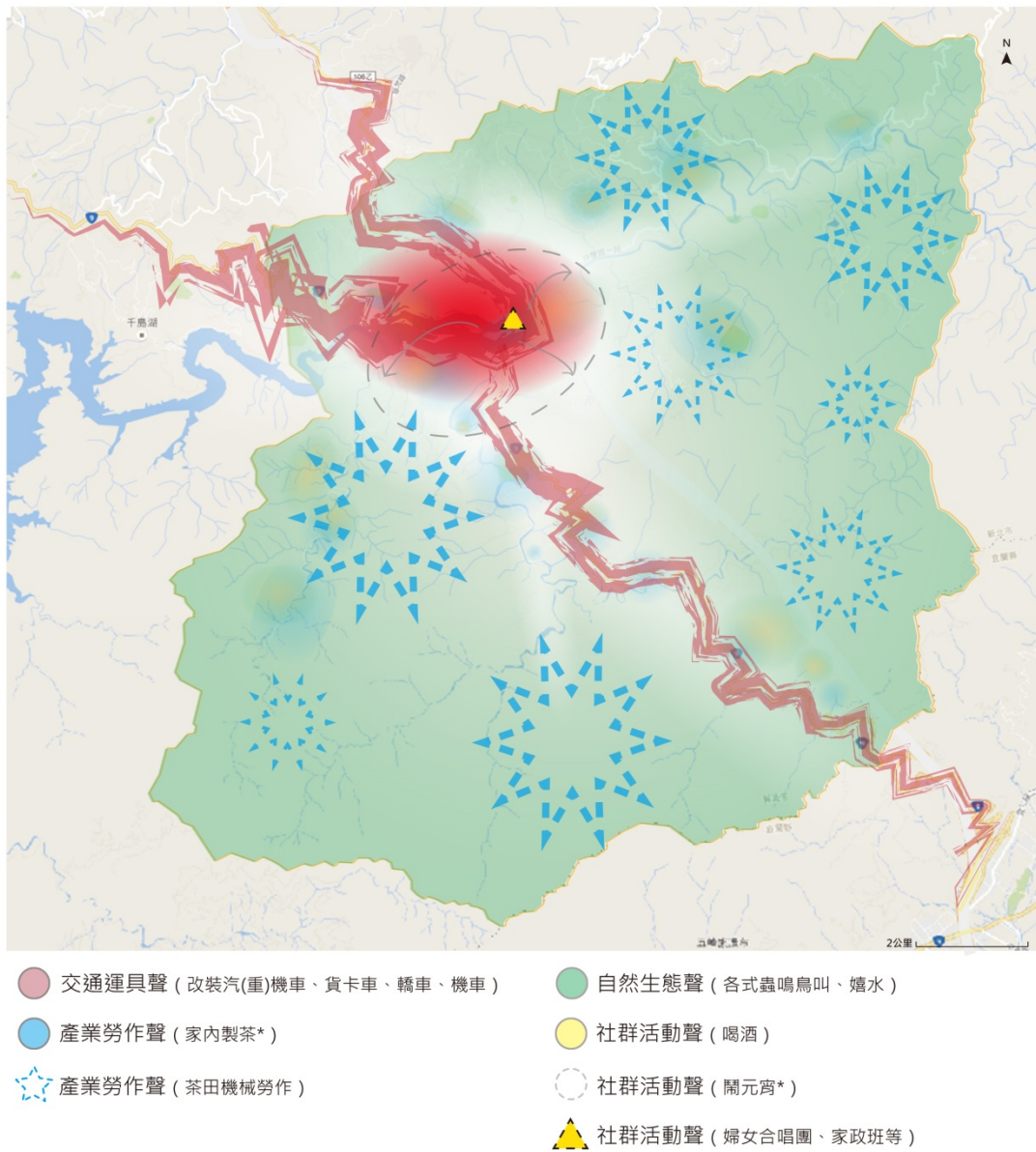


圖 9 坪林全區聲景圖 (2008 年左右-2010 年代中)

(本研究自製，帶\*號指時令型聲音)

### 第三章 坪林聲景的生產與互動



聲景的生產來源於特定歷史條件下，處於社會權力關係與過程中不同社會位置上，各種價值和想像的行動者及結構力量。其中，既包括宏觀的區域尺度下的空間與社會變遷，也包括微觀街區、建物尺度下的空間、物與介質的影響。而聲景生產的過程並非只有被動、單向，聲音透過對空間、時間感、身體節律的影響，也回塑著聲景如何被生產。

#### 第一節 從區域尺度看空間/社會對聲景的影響

宏觀的區域變遷對聲景的生產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中既包括空間治理，也涉及社會變遷。了解清楚這些脈絡，才能了解坪林聲景生產變遷的主要動因（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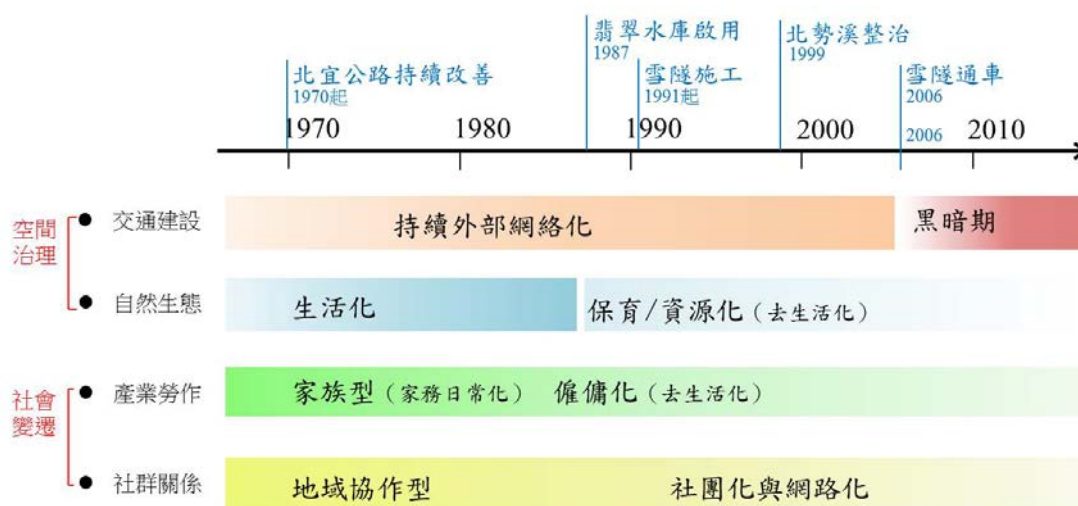


圖 10 坪林聲景的空間與社會脈絡圖（本研究自製）

坪林所涉空間治理，主要落在交通建設和自然生態治理上。前者在 2006 年雪隧開通前，一直透過路面改善、拓寬等手段增強外部網絡化，並在山區空間限制無無法繼續增長的情況下，最終在 2006 年被雪隧替代，迎來交通網絡的黑暗期。而後者則因為翡翠水庫興建和集水保育保安區的劃設，從生活化的人與自然關係，突變為保育化、資源化的生態環境。這些空間治理的背後，都涉及了以都市為中心的區域網絡收編（詳見附錄 I）。

而坪林遭遇的區域社會變遷，則主要體現在產業勞作和社群關係上。前者由過去 1970 年代以整個家族共同參與、家務化/日常生活化的勞作，與 1980 年代

開始逐漸往僱傭化、去生活化（或者更準確地說，生活形態改變）的專職工作過渡。後者則從過去整個地域不分地點、互幫互助的區域協作型社群，逐漸在 1990 年代轉變為以專屬社團或網際網絡為基礎的新型社群關係。

整體來看，以上四類區域變遷皆體現出內部逐步分化，外部漸被收編，原有秩序崩解，越來越去生活化的趨勢。在這樣的脈絡裡，以下我們就來看這些區域的變遷，具體如何影響著坪林的聲景變化。

## 一、 交通空間變化的聲景：從北宜到雪隧

俗語說「要發展，先修路；成也路，敗也路」，空間環境中交通道路的變遷，往往牽一發動全身地影響著地方的經濟與產業結構。而兩者間的互動，也連帶反映在地方各時期的聲景當中。

坪林區（舊稱坪林鄉）位處台北盆地與蘭陽平原中間，是台灣北部欲往東北沿海的宜蘭所必經之處。日治時期已經開通的北宜公路，作為當時唯一一條貫通坪林、連接台北與宜蘭之行車馬路，承擔著日夜不息的交通運輸功能。位於坪林里（2.8 平方公里）的坪林街區，是坪林全區（170.83 平方公里）少有的平地區域之一，得益於北宜公路的交通，成為當時台北往宜蘭線上的驛站與貨物中轉站，同時也是坪林商業及文教中心所在地。坪林街區從坪林老街保坪宮一帶開始發展，1970 年代已逐漸擴大為由坪林老街、水柳腳路（今北宜公路）商圈共同組成。

伴隨台灣經濟開始起飛，1970 年代初，坪林街區北宜公路一帶先後進行一系列交通提昇，其中包括：1970 年建成二線道坪林新橋，讓北宜公路不需再經坪林老街，帶動坪林商圈外移至外環道路；同時期配合坪林新橋，完成北宜公路坪林段第一次拓寬，從單線道變二線道；1971 年完成北宜公路坪林段路面等級改善，全部鋪設柏油。這些拓寬與鋪設柏油讓坪林聯外交通更加順暢，交通驛站地位也因而進一步增強，開始邁入更為繁盛的小高峰時期。被北宜公路貫穿的坪林街區當中，沿線無論是開茶行、做茶餐、賣小吃、或是出租露營帳篷，都能「雨露均霑，生意特別繁榮。」（王美雪:2），為街區沿線店家帶來了繁忙的生意——15 分鐘一批輪轉不休的轎車聲、堆疊起伏如大海轟鳴的遊覽車聲、趕時間的客人們急促笨重的腳步聲、快速沏茶時密集而清脆的茶瓷相碰聲、因客人太多週末喊到嗓子啞掉……這些以快、雜、密為特點，且日復一日從清晨五、六點持續響到晚上八、九點沒有消停的聲音，與深夜中貨運卡車的鐵架咣當聲及其響徹街區的噴水冷胎聲一起，記錄下了當時宜蘭、台北間交通繁忙，坪林生意雨露均霑的忙碌盛況。

1979 年北部濱海公路通車（趙奇濤，1979/08/07）和 1980 年北迴鐵路通車（田德財，1980/02/01），使得台北、宜蘭往返有了北宜公路以外的選擇。不過因為北宜公路里程短和較少落石疑慮，所以雖受分流影響貨運卡車聲稍有減少，但不到兩年內自用小轎車、遊覽車聲又再次在坪林街區響起，繁忙如昔。北宜公路

這個年代所記錄下來的繁忙聲景，也正好對應著 1970 與 1980 年代時期，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國民購買力大增、汽車自有率高速成長的切面。

1990 年代，北宜公路再一次升級拓寬（包括坪林段雙線道變四線道），結合坪林新橋拓寬（雙線道變四線道）和坪林拱橋增建，進一步增強北宜運輸能力和坪林作為中繼點的容納能力。因此，街區沿線人客聲、車流聲更加沒有消停，有時甚至因為人車太多，而把街區堵成按喇叭也動不了的停車場——街區繁忙到聽不到車子開過的聲音，只剩一整街的引擎持續輕響著等待移動；或甚至直接熄火，下車一邊買吃的一邊等。

但只要交通條件改變，必然引起聲景隨之改變。2006 年，國道五號雪山隧道（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極大縮減台北、宜蘭往返時間，大量過去走北宜公路的車輛被雪隧吸走。除無法上高速的卡車外，遊覽車和自用車幾乎全數在坪林消失。坪林街區這份三十多年貌似不變的響宴，也在此時戛然而止——過去日夜喧鬧的坪林街區，竟突然變得空蕩蕩的，出現讓人不敢相信的靜。這份少有的安靜，刺激坪林少部分店家開始轉型，並獨自面對家中老一輩對此的責罵。但大部分店家在前途未明、家中長輩反對、社區無人應援、缺少資金或不敢相信現況、心懷幻想等各種原因下，仍然繼續保持觀望，聞（轉型）聲不動。

依山而建、九曲十八彎的臺九線北宜公路，以及連接深坑到坪林的 106 乙公路，一旦空蕩下來，不到兩年就吸引了跑車、重機、機車族等注意，成為其開彎路、開快車、進行賽車的理想路選之一。2008 年起，坪林街區和聯外公路沿線就出現了许多跑車和（重）機車。由於多為群聚共騎、開的速度很快、許多還進行過排氣管改裝，呼嘯而過的聲響往往非常大，且只要一催油門，聲音就會突然爆發，引人驚嚇萬分。這些族群全天任何時段皆有可能出沒，且以週末日間和凌晨深夜最為頻繁，所以沿途聲景變得吵鬧可怕、無法預測、擾人清夢。

空間改變，聲音性質改變，經濟社會屬性也跟著改變。雖然新的聲音一樣響亮、一樣密集，甚至比以往更響、更密，卻不代表經濟、產業就會恢復昔日盛景。雖然開跑車、（重）機車的很多可能比自用車一族還要富裕，但他們大多聚集在便利商店休憩，除少部分形態相配的轉型店家外（如有空地停車的咖啡輕食休憩館），鮮少光顧沿線在地店家。所以交通之聲雖又響起，但在大部分店家中，人客喧嘩、店內忙碌的聲音並沒重現。

## 二、 水陸空間變化的聲景：從翡翠水庫、雪隧工程到北勢溪治理

坪林多山，但也溪流密佈，其中最為人知，莫過於北勢溪——它由東往西橫穿整個坪林，也是坪林各溪流匯入之處。坪林街區無論是老街還是沿著北宜公路發展起來的沿路商圈，都離北勢溪不遠，直線距離少則三十公尺即到，最遠處也不超過兩百公尺。可見，哪怕是在中心街區，跟水的距離也是非常近的。

從街區尺度來看，空間距離的相近，促進了人與水的親近。1980 年代末以

前，街區各處都能沿著泥土緩坡直接到達岸邊，無論是坪林人還是外來人，都常來到水邊玩。坪林街區的住戶和店家白天經常可以聽到人們在北勢溪沿岸嬉戲的聲音——槳劃橡皮艇的撥水聲、開水上摩托車的馬達聲、cum 的一聲跳進水裡游泳、打水仗的笑喊聲、抓魚撲通撲通劃水聲、釣魚揮桿子聲、岸上野炊咕咚咕咚煮水聲、露營撿來木頭噼里啪啦燒起火把……而到了晚上，水聲輕響，bo-bo-bo-bo-bo，與漫天如星空一般的螢火蟲一起，陪伴睡在陽台、面朝溪水的坪林孩子入眠。

從大的城鄉區域尺度來看，這個時期的水岸聲景，也跟坪林當時仍唯有臺九線作為聯外道路有關。由於交通區位對工業發展有較大限制，該時期的坪林的都市規劃（範圍集限在市街主要道路）排除了工業化、發展製造業階段，改為結合自然資源，發展農業和觀光業，其中就包括水岸觀光的治理策略（江欣樺，2016，頁 31-32）。

但隨著 1970 年代以來，臺北市與臺北縣（今新北市）都會區及工業區的快速經濟發展、人口與都市擴張、用水需求增加，原有供水系統已無法支應日增的需求，遇上久旱不雨天氣時，甚至發生嚴重缺水情況（台北訊，1980/07/23）。為保障臺北與新北用水，政府於 1979 年起規劃建設北台灣最大的翡翠水庫，並於 1987 年正式啟用。同時，為維持翡翠水庫供水穩定及水質保障，政府把北勢溪、南勢溪等水庫上游流經區域指定為集水區，並劃入「台北水源特定去」進行管制，並透過立法嚴加限制工業開發和農地拓墾。由此，坪林不僅全區被劃入水源特定（保安）保護區內，更因為水而深刻捲入了以北台灣為範圍的發展與治理體制中（江欣樺，2016，頁 33-34）。

在此情勢下，原有的水岸觀光治理策略必須讓位於保衛水資源、保障大都會的自然管制策略。因此，1980 年代末起，原有各種沿北勢溪露營、泛舟、水上摩托等活動均遭禁止（新店訊，1985/07/12）。而 1991 年雪隧施工後引起的北勢溪水位大幅下降（街區橋下水位甚至幾近河床），也讓這些活動在水空間上難以開展。至此，相關的戲水聲音徹底消失<sup>4</sup>。

除街區河岸的觀光休閒聲景受到影響，坪林全區的農作生產聲景也因此改變。凡是可能與水庫搶水、污染水源、破壞水土保持造成水庫淤積的農業生產活動，均被禁止，包括種稻和養豬。因此，田間水牛耕地時的哞哞聲，還有家戶茅坑下方母豬小豬的哼哼聲，都從坪林消失。此消彼長，種茶、製茶的聲音，接替成為坪林農業生產的唯一主要聲音。

1990 年代末，以當時坪林鄉公所為主導，在水源特定區的控管限制中，開始以街區為尺度，轉向生態保育和另類觀光為主體的水岸空間治理。1999 年，

<sup>4</sup> 雖然沿街生態與自然環境聲音有較大變化，但北宜公路坪林街區先前二十年的繁忙聲景，不僅繼續延續，而且途徑的人流車流聲持續增多，甚至堵成了繁忙的停車場。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江欣樺（2016，頁 34）所觀察到，此時坪林的「驛站」地位和發展商業、觀光業的利基，並沒有因為自然治理策略而被忽視。

坪林鄉公所所以市街一帶北勢溪為對象，坪林鄉公所沿北勢溪河岸修築水泥護堤（坪林鄉公所，2002，頁 471）和離岸步道，打造親水觀景公園（坪林區公所，n.d.），同時也推動「北勢溪、鱸魚堀溪護魚區段計畫」（當地簡稱「封溪護漁」或「限釣」），組織居民組成巡守隊自力管理（坪林鄉公所，2002，頁 413）。因此，原來溪邊各處可直抵河岸的泥土緩坡被護堤所取代，在地居民無法隨處親近河岸；原有臨水自然生長植物，也在水泥化和公園化下被取代或管理；垂釣揮桿、劃開水面摸魚抓蝦的聲音也一併消失。此時，雖然住家與北勢溪的直線距離並沒有變化，仍然易達，但不再代表可親近——人們哪怕身處水岸，也無從像以往那樣與水互動、嬉笑；哪怕近在眼前，也只能從高處遠觀，而無法身入其中用身體觸碰（僅國中對面小塊地方河與岸直接相接，人可直接抵達河面）。空間治理下河岸性質的改變，也讓河岸活動的聲景，從各種人與水接觸所發出的聲音，轉變為幾乎無人互動的水流之聲。除此之外，河岸空間水泥化也影響到北勢溪邊的水生動植物生長，原來沿岸住家都聽得到的漫天蛙聲和銀河般的螢火蟲也因此大幅減少。

### 三、 勞動條件、經濟水平與社會關係變化的聲景：從機器化、僱工化到脫農/工商化

1980、1990 年代，是坪林茶產業進一步機器化的年代。像是 1970 年代時，坪林鮮少使用機器採茶。據率先嘗試的茶農之一陳郁發回憶，當時用機器採茶甚至會被其它茶農笑話，嘲諷其無人幫忙或是自毀茶菁品質。但時過境遷，伴隨坪林當地人力越發短缺，以及逐步累積出機採也能做出好茶的經驗，到 2000 年代，機採已成為坪林採茶的主流方式，在採用比例上大幅超越手採。在節約勞力、提升效能的同時，這一機器化的趨勢也引起了農作勞動與人際交往時的聲景變遷。

以採茶之時的聲景為例。1970 年代及之前的採茶工作，都需要多人合作共同進行。以婦女為主，約十到二十人左右的小團體，會在茶農的安排下，全體集中於某一片茶田中進行作業。採摘之時，手中食指纏繞刀片，從每株茶樹的中上部枝芽中，挑選出成熟度相符、不會過老的一截茶枝（除東方美人嫩採外，其餘成熟期皆約芽下數起約四到五片葉後的枝節處，但仍需現場根據每一枝的老嫩作適時調整），用食指刀片劃過割下，並順勢收攏於拱形手掌心中，待滿了再放進腰後竹製茶籠中。刀片割過茶枝之時，會發出像掰斷青蔥一樣的清脆聲音，並不響亮，但兩、三公尺之內都能清晰聽見。熟練的採茶工眼明手快，採茶聲響的速度甚至可達樂譜演奏中的 *Presto* 急板節奏（每分鐘約 160 到 180 下）。雖然如此，由於每株茶樹茶枝茂密，所以在茶田中從一株茶樹移動到下一株茶樹的速度並不快，許多採茶工人都會帶上小板凳坐下來，採完一株再稍微挪動幾十公分到下一株去。加上為了在採收期內採完所有茶田，人們往往一整天都在茶田中忙碌。所以在移動不快、群聚作業和全天不停的勞動條件下，採茶的人們彼此往往一起一邊採茶，一邊聊八卦家常或對唱相褒歌。對熟練的採茶工來說，採茶動作只需機

械性地重複，多餘的腦力都可以用來想各種事情，包括在唱歌時隨時思考如何創作和回應。因此 1970 年代以前所傳唱的相褒歌，都是現場即興創作，並且不斷根據對唱對方的歌詞，隨時調整回應的內容，同時以歌聲傳達情感和日常生活信息，率性地表達各種愛慕情愫、煩惱哀愁或彼此相虧（相罵）。亦有坪林人提到，過去相褒歌中可唱男女之情，有時甚至會極為赤裸地表達濃情愛慾，以及相虧時也可能會罵得很難聽，所以這時候的女性都趁著出外到茶田採茶、遠離（男性）家戶長之際，藉著歌聲，盡情表達自己的情感情緒。

但隨著採茶機器日益普及，採茶聲景也隨之變化。採茶機器有單人操作或雙人操作型，採收時僅需一到兩個人力即可，因此勞力足夠時多分散在不同的茶田同時採收，不足時亦可茶農一人獨自進行。採茶機器運作時速度很快，人在其中採收移動的速度幾乎等於常人平日散心或飯後之踱步速度。同時，機器運作時極其吵雜的聲音，完全蓋過人們說話的聲音，讓大家彼此根本無法交談或聽對方在講什麼。在人力分散、快速移動、機器蓋過人聲的勞作情況下，採茶的人們無法有多餘的腦力，也沒有可被聽見的嗓音來閒聊家常或對唱褒歌。至此，這些聲音紛紛消失，替之以吵雜的採茶機器聲和無聲的茶農。

在茶園的自然營造活動中，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幾乎是建立在一種「無聲的默契」之上；由於使用剪枝機等機械會發出非常大的聲響，平時施肥、除草也多是各自分區作業，因此在茶園工作時，茶農間多半不太會相互聊天交談，只有偶爾原地小歇，或者眾人共同的休息時間才會簡單聊上幾句。這種自然營造的實作特徵，可能造成農務工作與農閒社交的二元對立，亦即農民會非常清楚地區分「做事」和「休息」兩種實作狀態；一旦進入「休息」模式，不論是日常拜訪、閒話家常，或參與社團及志工服務，對農民來說都是「再生產」的範疇。相對於原子化的「做事」及自家產製下高度獨立的經濟單元，「休息」時間的各項活動，卻是緊密扣合在社交網絡之中。（江欣樺，2016，頁 103）

這樣的聲景變化，不只反映著坪林勞作條件的改變，也造成實作狀態的改變。過去普遍採用手工採茶時，人們既在從事茶業生產，但同時也群集在一起，經常性地長時聊天、唱歌，進行生活信息的交換和抒發心情感受。這個時候，「做事」和「休息/社交/再生產」兩種實作狀態是同時發生的。但如今普遍採用機器採茶後，人們分散勞作，不再有在長時間的言談/對唱中深入交流的條件，哪怕聚在一起，也會被機器吵雜聲蓋過任何可能的交流聲音。這個時候，「做事」和「休息/社交/再生產」兩種實作狀態彼此割裂，形成二元對立的區分。

勞作方式機械化的另一面，銜接著經濟狀況與勞力條件的變化。僱工制的衰退，以及在地青壯世代脫農轉工商化、人口不斷外移的趨勢，進一步加深了農家勞作對機械化的依賴。過去受惠於台灣經濟起飛和台灣茶葉出口轉內銷（蕭定雄，2013），1970、1980 年代坪林的收茶價與收茶量都有所成長（尤以收茶量大幅成長），曾經刺激茶農有意願、也有資本僱傭採茶工人，以進一步推展茶葉商品化。收入持續增長，也有足夠的外聘人力，推動了勞力方式由全家動員轉變為外聘僱

傭，家中子女開始有機會投身學業與離鄉進入都市，並且脫離農業轉作工商。但到了 1990、2000 年代，內銷成長放緩回縮，物價與人力成本卻繼續上漲，造成茶產業資金與人力的雙重短缺。可是脫農容易返農難，一旦都市化、工商化，除非實在無法進入或被排排擠（例如被公司勸退或提前退休），無論是外來還是在地青壯年大多不會願意返鄉，且家人也不願他們回鄉務農，以致過去全家動員、鄰里換工的勞力機制難以恢復。因此，農家只能採取更彈性的僱工機制（減少手採比例，並且減少僱工人數與天數），並且更加依賴機械勞作。

在這樣的脈絡下，現在坪林的青少年，幾乎不再聽到茶期時要幫忙家裡的催促話語，而打理茶田、製茶相關的種種聲音，其意涵性質也從過去親身的勞作勞動，轉變為年少時的遊玩、對父執輩勞作的旁觀與眷戀回憶。全家動員到外僱到機械勞作的變化過程中，人與人、人與集體之間的社會關係也隨之改變，由互動溝通多、農忙與生活都能彼此主動支應，逐漸變成彼此少打招呼、少參與節慶及公共討論等。

## 第二節 從物與建物尺度看空間對聲景的影響

影響聲景的行動者及結構力量除了宏觀的區域變遷，也包括微觀的街區、建物與物的影響。下文將介紹物的改造、移動、空間的形式和空間的區位分佈，如何一起形塑著坪林的聲景

### 一、 車輛的改造和移動方式

相較於 1970 年代起就穿梭於坪林北宜公路的貨運大卡車、貨運小卡車（小發財車）、小轎車、小客車、坪林在地中老年人騎的機車，2006 年後激增的這些超級跑車和改裝（重）機車，其引擎響度遠超前者。除了經過改裝的引擎振幅變得更大以外，把消音管拔掉也是造成引擎過響的重要原因。除了這些車身系統本身的改變，超級跑車還會在車內裝配高級音響，常常一邊飆車，一邊開著車窗放很大聲的迪斯科類電子音樂。缺少消音管或車窗遮蔽的改裝引擎聲和開到最大聲的電子音樂，往往就在深夜時分於坪林大街上呼嘯而過。

除了震動的幅度和聲源的開敞會影響聲音響度外，空間中的移動方式也會疊加影響聲音的聽感。在這些超級跑車和改裝（重）機車身上，會發現不一樣的移動特點：速度變化幅度更大（會開得更快）、行駛時相對不勻速（加速、減速次數更多）、加速度更大（常常急催或急剎）。這些不一樣的移動習慣，也隨之改變著聲音的特性。

當卡車、轎車、常民機車行駛時，行駛速度並不快，它們的聲音從遠方徐徐而來、慢慢變響，除了響度隨著車輛漸進而漸增外，並沒有其他特別的改變。當車開過，聲音又慢慢變弱、徐徐遠去。開過轉角或遠去後，聲音也隨之消散，不

著痕跡。此外，因為最大聲響相對不強，所以哪怕車輛短暫停留（如下車不熄火買個早餐），也不會讓人產生很吵雜的感覺。

但超跑、重機和改裝機車的聲音相比起來，則大相徑庭。以改裝機車為例，由於它們移動的速度非常快，當改裝機車急駛而來時，原已非常高音的引擎聲在多普勒效應（Doppler Effect）的影響下，變得更加高音刺耳。尤其在夜間，這樣的聲音完全劃破寧靜，並且叫人完全聽不到其它聲音。如果速度降下來，情況是否會有所好轉呢？現場聆聽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拆掉消音管和頻繁地催油門加速這一組合，讓車輛哪怕在低速行駛的情況下，依然會因催油門而發出陣陣爆音。而且由於這些車輛行駛中習慣密集變化速度（無論是直路還是彎路，都可能突然催油門加速），以致聲音不會因車輛漸遠或拐過彎去而漸漸消散，反而哪怕在遠距離外，依然能清晰地聽到引擎加速所傳來的爆音。

## 二、 空間造成的迴響、放大與遮蔽

從街區和建物的尺度切入，我們得以更細緻地了解空間如何影響聲景。以「迴響」為例，透過探討「迴響」的空間機制，試圖理解夜半重機和自然聲遠這兩者為何在坪林居民的印象中會顯得尤為突出。

坪林劃入水源保護區後，市街土地分區規範更為嚴謹：以低度開發為核心，要求建物建蔽率要低於 60%、容積率要低於 120%（除商業區可放寬到 180%），且樓高不能超過三層（引自江欣樺，2006，頁 34），且禁止開拓新土地、禁止新增建物。在這樣的限制下，坪林市街無法作橫向的空間拓展，轉而只能朝天長，蓋到滿為止（見圖 11）。因此，如今坪林市街住戶的房屋幾乎都有三到四層（含頂樓加蓋）（從北宜公路路面算起，未計入因公路與河岸高度差而可能有的地下層），而且大多聯排而立。當重機或超跑開過，聲音就會從公路路面沿著牆壁開始碰撞反射、再碰撞反射。本來就響度很大的引擎聲、排氣管聲、甚至電子音樂聲，經過公路兩側牆面的反射而不斷放大，變得更加吵雜（見圖 12）。



圖 11 加高加滿的市街房屋

本研究拍攝



圖 12 聯排加高房屋形成之迴響腔體

本研究拍攝

筆者曾在週末夜間走訪住在市街口的住戶家屋，分別在一樓、二樓和四樓對比聆聽從北宜公路開過的重機與超跑的聲音。雖然沒有嚴格意義的分貝測試可供對照，但從筆者的個人聆聽中，確實能感受到聲音無法消散，會沿著牆面反射傳遞，且不斷放大和混成「迴響」的情形。如果說路面邊上一樓聆聽到的是清晰的、突然直接撞擊穿透耳膜的震動，那麼頂樓所聽到的則是直擊能量稍弱，相對含混不清，但聲響感受放大，且如大浪濤濤般迴響，延綿揮之不去。

雖然建物加高的時間點要遠早於大批(重)機車、超跑出現在坪林的時間點，我們無法確知加高後的聆聽體驗是否比未加高前要吵。但如果就實地聆聽不同樓層的感受對比來看，這種因建物空間形式(加高且聯排)而產生的迴響的放大和延長效果，的確讓清晨或深夜的(重)機車、超跑的引擎聲、剎車聲、電子音樂聲更加吵雜，也更容易干擾市街住戶的睡眠。

除了北宜公路沿線住戶的房屋空間形式對聲景產生影響，北勢溪沿岸的空間樣態也一樣帶來「迴響」。坪林街區居民印象深刻的自然聲遠，大多集中表述為夜裡聽不到北勢溪的青蛙鳴叫了。可是，人類的活動和河岸水泥化雖然的確會影響青蛙的生存與繁殖環境，但北勢溪岸並非完全寸草不生，且北宜公路對岸一側河岸也留有大片植物林叢與泥地，人類干擾不多，照理來說應該也適合青蛙生活，但為什麼大家會說聽不到呢？

筆者遂於夏天深夜至北宜公路及北勢溪岸兩側沿線聆聽，確認沿途各處其實都能聽得到青蛙鳴叫——北宜靠山一側的山林及墓葬區、北勢溪北宜對側河岸，都可錄到蛙聲。但是，雖有蛙聲，聲音卻非常微弱，與一般對鄉村屋外夜晚蛙聲漫天的想像截然不同。

蛙鳴幾不可聞的原因，也許也跟空間樣態而造成的聲音「迴響」有關，而且這次對聲音的影響原理是在放大的基礎上再加上疊代的干擾。首先，北宜靠山一側山林中的蛙鳴，屢屢會被深夜的(重)機車與跑車聲掩蓋。其中，除了(重)機車與跑車聲因迴響而更響、更遠和難消之外，其聲音突如其來、以及跟周遭聲場對比過度強烈的特性，也讓耳朵更主動地轉移更多注意力到(重)機車與跑車聲上，造成進一步忽略、掩蓋青蛙鳴叫之效。另外，北勢溪北宜對側河岸的蛙聲則幾乎完全被水聲掩蓋。雪穗施工後大幅降低的水面，以及兩側高築的垂直型水泥化河堤，同樣構成了一個長型的共鳴迴響腔體(見圖 13)。由於水面幾近河床，且北勢溪整治後河床變成階梯型，所以水流在沖刷露出河床的石頭/消波塊、以及在距離相近的梯級處下落形成連續多個小瀑布時，皆會發出聲響(對比坪林國中與岸相接的水面，則潺潺流淌，幾近無聲)。這些聲響再經過腔體的空間迴響，變得更加浩大而連綿渾濁，幾乎完全蓋過蛙聲(見圖 13)。以至於哪怕對岸生態已漸有恢復，始有蛙聲，但彼岸的居民卻充耳不聞。而一旦離開市街範圍，路邊岸邊雜草叢生，蟲鳴的聲音也越發響亮。它們和著水聲一同共鳴迴響，並且與蛙聲瀰漫在一起，合鳴成一片混沌的轟響，分不清彼此，因此也干擾到一般人的聆聽感受。除非你特別刻意且專注去聽，才有可能在這些迴響和疊代的轟鳴中，找

出薄薄一層蛙聲在其中若隱若現。



圖 13 整治後的北勢溪河堤、河床與水位（本研究拍攝）

俗話說，登高可望遠。當人們身處高處，可以看得更遠，也看到更多。但對耳朵來說，當來到坪林街區的高處，卻沒有因此聽到更多，也沒有因此聽得更加細緻。相反，街區和堤防拉高和腔體的空間構造，造成了聲音的迴響、放大甚至彼此疊加，導致最後全都糊成一片，只聽到隆隆轟響。

### 三、 無所遮掩的筆直大路、聚集點的空間區位

比起山間北宜公路的九曲十八彎，坪林市街的北宜公路相對直得多，雖也有彎度，但偏轉幅度小，而且距離拉得長，一眼望去，幾乎可當作直路了。對用車一族來說，筆直的道路可以順暢往前開；對店家來說，開敞的視覺可以讓客人遠遠也看到自己家，帶動生意；但對耳朵來說，這樣的空間特點，自 2006 年起，卻加劇了聲音的困擾。

因為是直路，飆車一族會開更快，從而更吵。此外，空曠筆直的大路，為聲音的傳播帶來了極為理想的空間條件——無論是高頻還是低頻聲音，都能在這毫無遮掩的空間裡順利傳遞，而不會被轉角或房屋所隔絕。所以，在全長約六百五十公尺的市街北宜路段中，哪怕是三百多公尺開外的重機或超跑聲，聲音能量削減不多就能傳來，現場聽得非常清楚。

此外，雖然山間的北宜公路也有較為筆直的路段，但與之相比，市街處的北宜公路兩側皆為水泥造店家商舖，並無濃密的樹木植被生長（圖 14）。因此，無法利用植物有效吸收聲響，進一步有利聲音傳播。當響起的聲音是飆車一族的引擎聲時，這樣的特性反而會造成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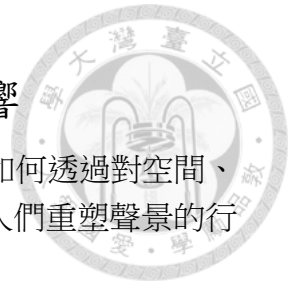
圖 14 無遮掩、筆直、少樹木的市街公路（本研究拍攝）

除了路徑筆直無遮掩和無吸音材質，空間區位選擇也會影響到街區聲景。坪林市街北宜公路上有兩家便利商店，分別位於北宜市街段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處（圖 15）。這樣的區位選址多從既能方便來往顧客（尤其是減速停車）、不要靠太近（避免過度競爭）、又不能離市街中心太遠（保持最大的有效覆蓋範圍）出發，並非要刻意改變這邊的聲景。但自 2006 年起改裝跑車、重機、機車陸續增加後，由於這些群體喜歡選擇在便利商店歇息個半小時、一小時，每當出出入入時，吵雜的聲音就會因為這一區位而讓街頭巷尾皆能聽到。



圖 15 市街公路範圍及便利商店分佈（本研究自製）

而且這些群體中有很多喜歡夜衝(夜間上路)，也造成坪林哪怕已入夜時分，兩家便利商店外還是有許多跑車、(重)機車出入，且越是入夜人車越多。許多都喜歡群聚行動，一大批車一起出沒，聲量與時長都遠大於一輛車。此外，其中有許多年輕族群中喜歡聚在店外路邊，大聲聊天說笑。在夜深人靜、其它店家都關門、空曠的北宜路上，這些集中在便利超店附近的引擎發動聲、開車時的電子音樂聲、大聲說笑聲，因為區位的關係而處處可聞。



### 第三節 聲音對空間、時間感、身體節律的影響

聲景的生產的並非只有被動、單向的接受，下文將介紹聲音如何透過對空間、時間感、身體節律的影響，試圖回應聲景的生產，並進而賦予人們重塑聲景的行動潛能。

#### 一、 當聲音無孔不入

坪林的家戶，無論是店家還是農家，都會在生產空間和再生產空間之間，即對外空間和對內空間之間，設置不同形式的中介、隔離。以茶農家屋為例，江欣樺（2016，頁 59-60）指出，許多茶農會在客廳後方另外設置封閉或半開放的「起居室」，家人午休、用餐等都轉入在此進行，而避開對外開放的客廳；臥室多設在樓上，且必須更換室內拖鞋才能進入樓梯……透過這些物品和空間的中介，把私人的再生產空間與對外的生產空間進行隔離。因此，外人訪客大多止步於作為中介空間的客廳；若不小心「越界」，家庭成員就會迅速展開「劃界」與「排除」，如起居室拉簾半關、外人物品從起居室椅子裡移出到客廳與拉簾相接的地板上等。透過這種細微的舉動和安排，家庭可以拒斥外來者所有物的實作，彰顯「家族」與「外人」間、公領域與私領域間的明確劃分（圖 16）。同樣的，街區上的茶葉店、茶餐店等，也利用物品和空間中介，成功塑造出外人勿入、家人獨享、邊界相對明確的「家庭私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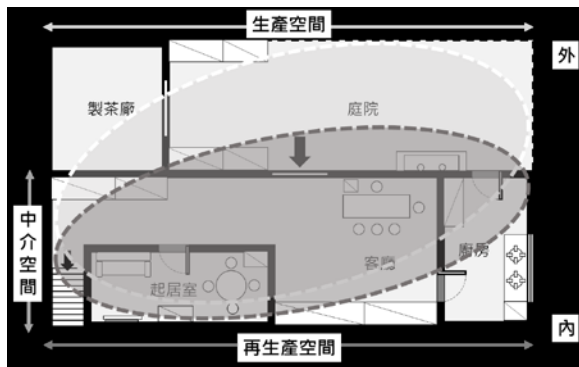


圖 16 以中介空間完成的內外空間分隔

（江欣樺，2006，頁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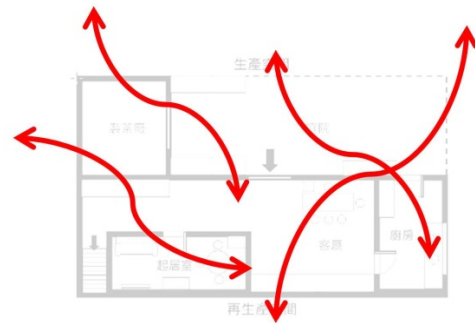


圖 17 無法隔絕的聲景空間穿透

（本研究自製）

無論在視覺上，還是身體實作上，這一切在過去，都是行之有效的。透過遮掩、錯開、轉換等方式，都可對視覺與身體進行有效隔離，讓店/家、前廳/後寢、外/內、公/私可以順利過渡、彼此相安。雖然同一屋頂下兼納了對外招呼人客的客廳或店面，但家戶空間內就能完成中介、隔離。

但聲景的改變，卻打破了原本相安無事的平衡。自從超跑、重機、改裝機車

經常跑坪林，隨之而來的引擎聲、剎車聲、電子音樂聲等新出現的聲音，由於響度太大、能量高、穿透性強，讓家屋中的人們在哪裡都聽得到——哪怕退到臥室房間等一般外人無法進入的私領域空間，再緊閉門窗、拉起窗簾，依舊無法逃離或阻止這些聲音的入侵。聲音無孔不入的通透特性，在音量太強的時候，就變得叫人無處可逃——原來在家中的客廳/店面都尚可隔絕，但如今連家外公共街道上的外來人車，都能透過聲音直侵內戶（圖 17）。如果說，原來尚可透過物品和空間的中介，為內、外領域有灰色的過渡空間，現在則連設立灰色地帶的餘地都被排除了。逼於無奈，許多坪林街區的居民都換上了隔音效果良好的氣密窗。家住街頭拐角處三樓的楊捷就說，「真是天天吵著睡覺……當時一說裝氣密窗，我們是全家所有人都立刻同意，完全沒有反對的」。雖然自己大學時就專門研究鳥，很喜歡聽鳥，但超跑、重機實在太吵了，以至於必須裝氣密窗（圖 18）。由於聲音的改變，坪林家戶不得不以一刀兩斷的空間改造方式，直接隔絕外界所有聲音。

結合在地人與外人相處招呼方式的改變來看，也能看到類似的模式。隔離的窗，可能某程度也切斷了坪林人日常生活中與外界環境直接聆聽與連接的習慣，轉而更加歸於家內、小聚落鄰里間才有所傾聽，從而會對不相識的外人，從以前主動招呼順路載一程、要不要一起吃個飯，轉而到現在不會主動招呼、如有隔膜的相處方式。



圖 18 隔離一切聲音的家戶氣密窗（本研究拍攝）

## 二、 聲景中的空間感變化

在 2006 年聲景變化前，在坪林聆聽的聲音中，能清晰地感受到空間感——不止有層次、層次清晰，而且全方位、無死角。以變化最大的街區為例：當清晨鳥兒啼鳴，能清晰地聽到四面八方傳來各種鳥兒的聲音，而且層次分明——近在眼前、沿著北勢溪上飛過的白鷺聲；溪水兩側近山各處鳥兒啾啾；山谷與山谷之外更遠的山間也有鳥聲迴響著傳來；遙遠的天邊或看不到的山另一頭，還有老鷹

的鳴叫；而到了夜半，北勢溪水靜靜流淌，草叢中的蟲鳴、河岸兩側及山邊的蛙鳴此起彼伏，哪怕有車開過，車聲也緩緩來去，如「海浪輕輕拍打」，從路的遠方慢慢湧來，又緩緩退去開往路的另一個遠方。在這樣的聲景中，無論是遠近各處傳來的自然與生態聲音，還是透過移動展示出空間與路徑的飛鳥聲或經過的車聲，都相對彼此協調，各聲部音量勻稱，不會出現被某聲音完全蓋過而聽不見的情形。透過這樣的聲景，我們可以聽到環境的環繞、遠近、山與水的關係、人車的移動與路徑、生態的活動（圖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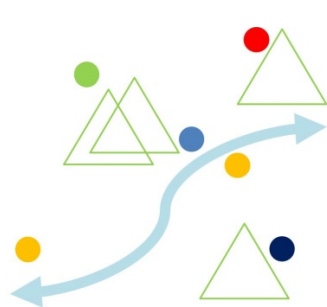


圖 19 清晰、豐富、漸層的聲景

（本研究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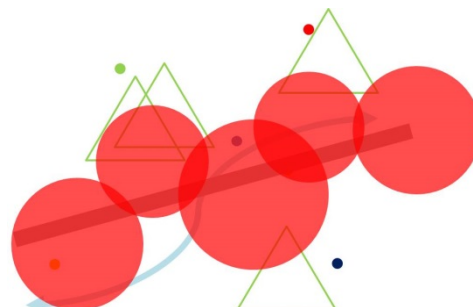


圖 20 混濁、單一、扁平的聲景

（本研究自製）

但跑車、重機出現後，只要它們經身邊公路走，那麼其不時出現的過爆聲音經過空間迴響放大，就更加遮蔽住自然與生態的聲音，讓原來可至遠方、層次豐富的聲景，瞬間衰減成只聽得到近身的引擎轟鳴。此外，由於拆掉消音管和頻繁地催油門會發出穿透力極強的聲音，以致聲音不會因車輛漸遠或拐過彎去而漸漸消散，反而哪怕車子已到遠距離外，依然能清晰地聽到其引擎加速所傳來的爆音，在能量、聲響上並無太大衰減。雖然隨著車輛移動，實際的車聲發聲點仍然不斷變化，但其遠近關係卻不再能透過聲音被人們感知，於是也不再能表達出空間中的距離感。在這樣的聲景中，我們聆聽到的空間從過去的立體化、有層次感，變成了如今（聲源）單一化、（空間）扁平化（圖 20）。

### 三、 聲景中的時間感、身體節律變化

如果只從客觀時間上作對比的話，雪穗開通前人車繁多的坪林，和超跑、重機爭相出沒後的坪林市街，每日有車輛通行的時間段，都是 24 小時無間斷的。客觀時間上雖然無甚差別，但在地人所感受到的時間感卻截然不同。在坪林街區，過去的時間感受是連貫的、日夜分明的，而如今的時間卻讓人覺得零碎、片段和模糊、不可控。

聲景特性的不同，是影響時間感受差異的重要元素。坪林市街過去受北宜公

路驛站經濟的影響，從清早六、七點就被人拍門，晚上九點、十點才能關店休息，店家每天都在繁忙的交通聲景和忙碌的工作聲景中，聽著同樣的聲音，持續作業十五、十六個小時。哪怕有輪班制，但只要是醒著的時候，幾乎都要投身於同樣的聲景中。不過，閉店休息期間，遊覽車、小車、人客聲音都消失無蹤，大家能從日間忙碌的聲景中抽身出來，切換成夜間休息模式，聽著夜半的水聲、蟲鳴蛙聲，還有夜間經過的貨運卡車聲，好好入睡。日復一日地輪替，周而復始，並無多大變化。

但超跑、重機爭相出沒後，其響亮且無孔不入的引擎聲、剎車聲、聚眾大聲說笑聲、電子音樂聲，不分晝夜地出現在坪林市街上（見圖 21、22、23）。大家無法預測到底什麼時段會出現哪種聲音。而且，這些聲音多以突然爆發的方式展開，而非漸變淡出，使得大家聲音爆響的具體時刻也無法預知，一旦聲音響起，心理上往往沒有任何迎接的準備，以至於會被嚇到或夜半驚醒。



圖 21、圖 22 清晨 6 點坪林市街大量跑車、重機出沒（本研究拍攝）



圖 23 凌晨 1 點便利超商外人車鼎沸（本研究拍攝）

當聲音變得無法預期、無孔不入，人們的時間感受也開始因為聲音的不可控，而變得零碎、片段和模糊。如今坪林街區住戶如果沒有裝氣密窗，晚間往往不定

時就會被超跑、重機的聲音吵醒，睡眠週期不斷被打斷。這導致人們的睡眠質量大幅下降，日間哪怕開店，也覺得疲累、無精打采，恍如還在夜間休息。加上人客減少，許多店舖如今都推延到八、九點後才開店，有時一些店家甚至直接休息補眠不開店。而到了晚上八、九點，許多店舖沒什麼客人，也早早收店。但收店並不代表歇息，除了追電視劇而拖延入睡外，躺在床上也還是會被街道的吵鬧喧嘩聲音影響。

除了會被吵醒外，由於部分重機和超跑會發出響度不小且極其低頻的引擎聲，此時不僅耳中會充斥大型抽風機般的低音轟鳴，同時身體和內臟也會跟著這巨大的能量共鳴振動。長時間持續曝露在這樣的聲音中，甚至會造成反胃、惡心、頭腦感到腫脹等身體不適。在筆者訪談過程中，原本順暢的交談節奏，經常會被店外的公路聲音徹底打斷；在坪林義務課輔期間，哪怕教會玻璃門已關閉，但馬路上不時突然出現的引擎聲，依然會打斷思緒，讓筆者要額外再花時間，方能靜下心來、集中精力；夜宿坪林期間，哪怕已睡在遠離路面的地下二層，枕邊依舊能聽到重機開過的聲音，雖然響度相對弱很多，但仍會打斷入眠節奏。

在住店合一的家戶中，過去了對空間加以中介隔離外，也依賴聲音作為工作起始與切換休息的重要提示。但「現在只記得重機而已，每天都好吵。只要晴天就是一天到晚都在飆。」(王天民：7)，工作和休息時的聲景重疊，讓人們更加不知何時才算休息，工作與休息的界限、時間感也因此變得模糊，不再如以往連貫、清晰地循環。加上被突然而至的爆音不斷切割，時間感也變得零碎、片段。

當聲音忽來忽去，行無定蹤，不止打破了身體節律，叫人無法安眠，也打破了時間感。為了抵禦聲景變化所帶來的時間感錯置與模糊，有家戶透過空間改造（如裝氣密窗、臥室盡可能離開公路一側）以保安寧。如果在地空間無法抵禦聲景帶來的時間錯置（如沒有裝氣密窗、向警察投訴也無用），人們只好自我驅逐、選擇逃離——有坪林家戶就在連續很多天被吵到實在睡不好之後，選擇驅車離開坪林，專程跑回台南老家補眠，以修養恢復成連續的、有序的時間感。

## 第四章 多元詮釋與建構系統



當聲景變遷時，我們除了明晰背後空間、社會等各種面向的成因外，還能如何理解這種變化？Farina（2014）提出「物理-知覺-詮釋」三階段模型，強調聲景概念的感知性，不能只停留於知覺，還應延伸到詮釋與意義。Schafer（1994）也提醒要結合詮釋來理解聲景，他通過對比各國家地區所理解的噪音種類和排序，嘗試突顯聲景詮釋具有文化/群體差異，並不一定會與西方/現代的聲景理解一致。

那麼，當坪林茶鄉機器聲漸增、自然聲漸遠，當打電動遊戲聲成為主流、對陌生外人招呼聲不再，是否就代表著傳統鄉村意象的變質呢？一天到晚被車聲吵醒，是否就代表大家都對超跑和重機聲深惡痛絕，欲除之而後快呢？逐漸式微的相褒歌，是不是還能代表坪林人的聲音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下結論，而需要先回到坪林在地人們對聲音的詮釋上，聽聽看他們的聆聽感受是怎樣的。透過他們的描述，我們才能了解在地人到底如何看待各種聲景。

此外，為了強調聲景具有文化或時空差異性，Schafer（1994）趨於以某文化/時空的整體趨勢來舉例對比，而缺乏從個體/次社群、多元（甚至衝突）的角度來看人和社會與聲景的互動跟理解。本文嘗試突破補足 Schafer 這方面的不足，透過對比坪林內部各群體詮釋的不同，了解聲音感受的多元差異。這樣，才能避免僵化簡單地一對一地貼標籤，並且展開更豐富、更有動態的聲景理解。

### 第一節 坪林聲景的多元詮釋及其建構

下文將針對坪林四種聲景類別，以及外人詮釋所構成的第五種聲景，展開聲景的多元詮釋與建構分析。其中，筆者將一方面透過聲景詮釋，呈現坪林在地人對各類聲景的豐富感受和各式解讀；另一方面，同步探究不同詮釋背後各類建構成因，展現世代、空間、性別、社會關係、經濟條件等多種因素對詮釋建構的綜合影響。

#### 一、 農業生產聲的詮釋與建構：在離鄉與入城、理性與感性之間

不同種類的勞作聲音，可能因類型、年代、性別等而引起相同的共鳴或不一樣的詮釋感受。而同一種勞作之聲的評價詮釋，也有可能因人而異。農業生產中出現過的聲音有很多種，以訪談內容及筆者親歷為本，包含家禽聲（豬、牛等）、採茶聲（從相褒歌到僱工採茶到機器採茶）、製茶聲（從鐵鍋炒茶到機器製茶）和家人催促幫忙聲（家務與茶務）。在坪林人的講述中，我們得以初探其中的共

性與差異。

「充滿辛苦」，是親身參與的中老年勞動者回想早期勞作聲音時，最突出的感受。在機械化和僱工制普及之前，無論是家養的兩百隻豬就在身邊哼哼叫，一邊燒菜一邊要同時照顧八個小孩子的哭鬧，還是家人說要幫家裡上山採茶或照顧弟妹的催促，早期這些勞作的聲音，都與過程中的勞累、忙碌、驚嚇、擔心等身體和情緒感受緊密聯繫在一起，給坪林人留下了「真是辛苦啊」的感覺。

對於這些帶有辛苦感覺的聲音，受訪者的評價認知也各不一樣：有人覺得這並不光鮮，不是什麼有趣或有意義的經歷，因此不值一提，講起來也怪不好意思的；有人認同這並不光鮮，但同時也認為這很重要，認為這些聲音是自己生命經驗中最為印象深刻的一段，能熬過這段辛勞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我也不會怨什麼的，該做的還是做，我從來沒有偷跑過一次咧[笑]」（李瑞香：2），並且想要講給下一代知道；也有人覺得這些勞作相關的聲音中承載的感覺實在太難受太辛苦了，如今自己已經脫離，最好能把過去這些聲音都通通忘掉，無論筆者屢次嘗試追問，也完全不想要回憶或細談。

由於人力、器具等勞動條件改變，過去的聲音和經歷聲音的感受也隨之消失。如今中青代的坪林人已沒有環境聽到類似的勞作聲音，「我女兒幾乎沒有印象，她問哥哥說：『哥哥，你相信媽媽這些事情嗎？』」（李瑞香：2）。因此對他們來說，過去的聲音和詮釋顯得特別遙遠，變得難以想像和感受。在新的勞動情境中，他們的聲音經驗和詮釋也因而改變。

時值壯年、如今四十歲上下的兩位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及太多跟坪林勞作相關的聲音和評價。此中，相對有印象的，是小時候被父親催促要上山幫忙採茶，但成年後則完全未有提及。未有提及的成因，跟 1980 年代左右坪林所處的轉型期有密切的聯繫——茶業依舊繁忙，但勞力逐漸採取僱工制，也開始有經濟條件讓孩子往外發展。所以，一方面兩人幼時都仍需要幫忙茶葉農作，彼此都提到小時候國小會放採茶假，學校原來鬧哄哄很多人，但一到採茶時節，小孩都要回家幫忙；可是另一方面只要一旦有能力，青壯一代就會離開農業，往外、往工商業發展，如同二人念完國中往外繼續升學後，就留在外面打拼很多年，直到近些年外面不景氣，才回來坪林承繼家業。

在僱工制和鼓勵孩子讀書、希望脫農進城的長期影響下，隨著時間再往近走，「好玩、熱鬧、有人情味」，成了青年一代對勞作聲音的主要感受。由於這一代的成長經歷中參與農事的程度大幅減少，偶爾上山時幾乎放任玩耍，在家也沒有太多繁重家務需要操持。所以，當青年一代只是以旁聽者的身份出發，來聽父母輩以及僱傭採茶工的忙碌或聊八卦，就會形成人很多很熱鬧，以及彼此長期相處的聊天、關照問候很暖心的感受。

對於這種無需忙碌、只聽著別人熱鬧暖心的聲音印象，青年一代的評價相對一致，都詮釋為「很好命」，「跟爸媽小時候比起來算幸福很多。」（高榕禧：6）。

如果你在店家長大，根本不用接觸農事，甚至連飯也不用幫忙煮，只需好好唸書，那麼，你則不只比爸媽好命，也比同學「更好命」。這種免農免勞免家務、專心讀書為導向的「好命/更好命」詮釋，是理解坪林青少年一代與農漸遠過程與心態的關鍵。

在農作聲景的詮釋上，我們能清晰地看到隨著世代變遷，坪林人與農漸遠的發展歷程；儘管如此，這一路程並非一路通暢，途中依舊充滿困難。艱辛且單一的農事生產，是坪林努力想要擺脫的，但也因為生根於斯，哪怕已脫離農事生產的青年一代，依舊受到農事、鄉村的影響。當我們把農作聲景的對比對象，從與過去的自身相比，轉變為與出外工商後的聲音經驗對照時，透過身歷者的聲音詮釋，揭開了大家離鄉不適的另一面。以郁涵為例，小時候雖然每逢農忙都會聽到各家炒茶機運作，但那時候卻覺得吵雜、影響睡眠；母親也勸長大後不要做茶，對茶、農作已沒有太多感情的連接。但當長大以後，來到都市，卻發現都市中的馬路與商業區過於喧嘩吵雜，只有繁華工商，沒有農業聲音。而工作中的辦公室環境也只有鍵盤聲，缺少日常生活化的家長裡短、額外聊天與關切，讓人覺得冷漠無情。

坐在辦公室裡面，都沒有什麼聲音，很可怕，大家都沒有什麼交流，然後都是那個鍵盤在敲打的声音，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雖然同樣都是機器的聲音，可是感覺就比較冷漠……外面的都市都很繁華，都是那種工商……那種環境不會有什麼農業工具、機器在運作的聲音，長大以後才覺得這是印象很深刻的聲音，回想起來就會覺得很懷念，是坪林這裡很單純的農業環境聲音。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製茶還有採茶，大家都是在交流八卦。我雖然只去一段時間而已，老人家都覺得我去山上玩的，但我就聽到那些採茶的人都在講八卦。她們沒有什麼話題可以聊，都是在聊街坊鄰居的八卦，誰家不和啊，誰家怎樣啊之類的……講壞話不好啦，但是就是比較有人情味[偷笑]。這也是互相關心的一種方式，對呀。相比都市的感覺給人就是比較冷漠。(黃郁涵：2)

綜上所述，這些正在或曾經在坪林聽到的農業生產聲音（家禽家畜聲、僱工問候聲、炒茶機運作、邊作邊聊八卦聲），都是坪林人生命難以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限制著他們難以輕易融入都市與工商環境，但另一方面也充當著他們的心靈慰藉，提醒著所處都市之外，無論是環境還是關係，都有另一種屬於他們的另類可能。

但要與聲音有機組合出這種不可分割的關係，除了聲音必須來自坪林的農事生產之外，同時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在生命成長過程中確實聽到、體驗到，有一定年份的互動，是對聲音產生情感詮釋的核心。如果某種聲音從未在成長經驗中出現過，那麼哪怕透過他人口述或文本等方式，理性認知到其確曾存在，但感性上始終不會產生情感的共鳴。透過詮釋的對比，我們可以明白聲音如何透過聆

聽這一的身體實踐，得以與情感、意義緊密相連。

例如，自從兒女有記憶起，農家已經因為水源保留地劃設而禁止養豬。對母親來說，過去一個人面對兩百多隻豬的聲音是極其難忘的，但在兒女看來只覺得難以置信、半信半疑。再如，曾經採茶時必唱的相褒歌，在 1970 年代起已從茶園消失。雖後來用辦班教學的方式帶領一批中老年重新學起來，但因為已脫離情境，唱作方式多不同於前，且無人為繼。筆者訪問到的受訪者（除了當初重學相褒歌的那一批）幾乎都未主動提及相褒歌，也就是說，未曾出現在他們生命聆聽經驗中的相褒歌，在主觀上並沒有留下重要印象。偶有機緣時，極為少數年輕人才會從老一輩重學的人口中，再次聽到相褒歌。當筆者提問他們知不知道相褒歌時，大家紛紛表達出理性的讚同，認為這是屬於坪林的地方文化特色。

我在茶博館有聽他們說以前的人採茶會唱歌，褒歌什麼的。我覺得還蠻特別的。近年有一次因緣際會，在街上聽過一個叫「紅棗」的阿嬤唱褒歌，她很炫耀地拿出她有被收錄的那本曲集，自己很開心地唱了一段。那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聽見褒歌，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如果要復興茶文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文化資產之類。可惜越來越少人去傳承。如果有人想要來做茶體驗，能聽到褒歌，甚至他自己也來對唱茶山歌，那是很有趣的。算是我的期待吧（黃郁涵：3）

但若繼續追問感受，大家則會因為它跟生命經驗的疏遠，而覺得有所隔閡、不屬於己。「他們都說邊採茶邊唱褒歌，但我家裡也有做手工採茶，但就聽不到什麼對唱的聲音，這讓我覺得好好笑……他們說以前的人都會這樣唱，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啊。」（黃郁涵：4）。詮釋裡「可是我沒有聽過啊」這句質問，正好切中大家對相褒歌聲意有嘲諷、覺得「好好笑」的核心——沒有在生命成長過程中，以聆聽為主體，共同實踐出不可分割、帶有情感的「聲/命有機體」。

換句話說，理性上對聲音的讚同、認可、重視，並不等於情感上可以共鳴、皈依。而往往是情感上的詮釋，而非理性上的評價，才是決定著人與聲音未來關係的關鍵。因此，當問及覺得相褒歌很重要的大家，是否想要學習相褒歌時，大家都會以「沒有人唱」、「身邊人都聽流行音樂」、「台語不夠強，聽不太懂」等各種理由婉言回絕。相反地，經過聆聽實踐、有情境條件的聲音，反而促發情感，讓人懷念。所以，像「太陽初升大又圓，鳥兒叫連天，拿起竹籃上南山」這些國小時聽過的描述採茶情景的國語歌曲，「小時候不懂事吧，也沒有很認真在學，可是長大以後，就發現那個校長是為了我們好，感覺[歌曲]很有趣。」（黃郁涵：3），反能印象深刻、引人懷想。

## 二、 自然與生態聲的詮釋與建構：淡然、鄉愁與欣喜

農事生產與自然生態，是傳統鄉村意象的兩大構成要素。所以，在一般都市外來人的想像中，在鄉村地區長期生活的在地人，因為身邊時常能接觸到各種自

然生態，應該對之有極為細緻、豐富的感受，並在詮釋上關係非常親密。因為修課作業的機緣，筆者過去曾帶著這樣的認知進入坪林，並且強行希望收集到相關的佐證。出於取樣量少(只有兩位)和有所偏差(都是在推環境友善的茶農茶人)，當時筆者收集到的說法果如預期所想，於是信以為真，內心竊喜。在本研究展開前，筆者也曾抱著同樣的心態，希望「聽見」極其豐富的自然生態聲景描述，以及在地人對該聲景的強烈熱愛與重視。然而，在本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筆者才發現「生態本位主義者」式的熱切執著，並非在地的感受與詮釋。透過歸納受訪者現下真實的感覺，大致可以分出「淡然」、「鄉愁」和「欣喜」三種詮釋取向。

「淡然」指沒有什麼特殊意義，沒有引發特別情緒。其中包括三類狀態：全程未曾提及或在追問時仍然講述其它類別聲音的漠然；覺得吵而以氣密窗隔絕的淡漠；以及，因習慣而內化為日常必然的淡定。前兩者偏向於把聲音外化為與自己無關，帶有某種貶斥或不以為意；後者則偏向於把聲音整合在生命經驗當中，予人內心安然。

「鄉愁」建立在現在聲景與過去聲景的對比上，指對現在的聲音有失落感，同時懷緬過去喜愛的聲音。主要體現為感到如今平日只一天到晚聽到車聲，「純粹的」自然生態的聲音離自己越來越遠，從前觸手可及，如今卻要專門往深山尋覓才有：「本來以前是都市人崇尚我們，他們想要來坪林就是走走大自然嘛；現在都是這種車聲，變成我們[要聽]也要更往山上走了……坪林人—我自己啦，[雖然就住在坪林，]但反而更想去山上走走。」(黃郁涵：5)。坪林人從前是聲音的主人，招待來尋聲的客人，怎料如今自己也變成了尋聲的外人。人與聲音關係的改變，讓坪林人感到矛盾和可笑，也倍加懷念過去的聲景狀態。

「欣喜」指對當下聲景帶有積極正向感受，包括：放鬆；感到自然、精神；聯想到美味；感到被接納的驚喜。由於水和陸地的自然生態聲改變較大，以上這些感受都以鳥類聲音為基礎。這些「欣喜」有的延續自過去的不變，像是聽到聲音就知道小時候的美味還在：「我喜歡那個竹雞的叫聲，哦！以前小時候會去抓竹雞來吃，抓來煎麻油，不錯。以前沒有東西吃嘛，就山的東西，都吃過啦……這裡都有啊，現在還聽到很多，你要早上早一點起來[去聽]，竹雞好多哦！」(鄭文興：2-3)；有的則伴隨「狀態的轉變」而出現，勾勒出聆聽者在坪林生命與生活狀態的改變，例如心態上逐漸認可接納坪林的生活、無須再用工作掩蓋生活的不滿後，生活和工作狀態間也取得平衡，讓身心得以向身邊的聲景打開，並從中收穫驚喜。

以前好像忙著茶博館工作，每天早出晚歸的，好像生活重心都在工作上面，常常就會忽略掉[身邊的聲音]。因為你一早就出門了，然後回家也晚了，然後家事弄弄，小孩弄弄，誒，就準備明天的工作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時間精力去注意聲音]。然後到最近這幾年哦，有一天工作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下雨過後，怎麼有那麼吵雜的聲音？原來是鳥吵雜的聲音，就在我的前面，就在服務台那裡。哦！鳥的聲音怎麼會那麼熱鬧？！我就跑

出去看。哇，有藍鵲，有樹雀，有小麻雀什麼的。我第一次那麼近距離看到藍鵲，就在我眼前一排飛過去，好開心哦，對對對。我就想說，我以前以為看鳥、賞鳥一定要走到山裡面，沒想到在坪林，我在這也住了十幾年了，那麼多年以後，我終於有機會那麼近看到藍鵲那些。(賴麗娟：3)

以上三種詮釋，都與筆者當初設想的極度豐富、強烈熱愛，在數量和感受強度上有非常大的落差。首先，以筆者三年來多次進出坪林的聲音經驗作對比，坪林人確實與自然生態環境關係更為密切。在描述自然生態聲音時，往往提到許多筆者不曾聽聞的聲音或未曾留意的細節，其中所涉及的種類、特徵，與區域/空間環境/氣候/季節/時段的關係，都更為豐富、深入。不過，與聲音關係更為密切的程度其實並不一致、彼此參差不齊——有人能講出非常多的聲音細節，而有人只能舉出最一般化的幾個聲音和特點。其次，對聲音種類與細節的了解多寡，並不影響人們對自然生態聲景的評價、詮釋。既有受訪者曾熱愛賞鳥、熟悉各類溪邊鳥聲習性，如今淡然相待、鮮少注意；也有受訪者對鳥毫無認識，卻因鳥聲而欣喜莫名、放鬆喜愛。也就是說，自然生態聲音的熟悉程度、感受強烈皆因人而異，且兩者之間不存在正向相關。此外，居住在山間或街區，也對感受的強烈、詮釋的取向沒有絕對關係。若要真正理解某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聲景詮釋，我們反而該回到受訪者訴說的前後關係及社會脈絡。這一部分將在下一章展開。

### 三、 機械聲的詮釋與建構：打破刻板印象與多義競逐

聲景的詮釋和意義會隨著空間情境和人的實踐而產生變化，其中對比最明顯的，莫過於鄉村中的各類機械。一般而言，機械的聲響，往往和都市、工業、現代化等意象一同出現，給人以吵雜、強硬、刺激、多元跨界、自由、繁榮、富裕等感覺。但當這些聲音落在「生態豐富」、「水源潔淨」、「以農為主」、「個體經營」等空間、社會、經濟條件完全不同的坪林茶鄉，是否會因環境性質的差別而感受有所衝突呢？而在這些聲音跟在地人的互動相處中，又會延伸出怎樣的詮釋和評價呢？

在最開始進入坪林的時候，從未深入鄉村的筆者，曾經以都市人的角度，想當然地認為機械聲響應歸類為不好的聲響。它們不只吵鬧饒人，也代表著過度追求效益的工業化形態，促使鄉村的經濟和社會關係變得更以錢為尊、急功近利。2013年筆者修習「聲景與聲音藝術」課程時，曾在期末聲景作品「聽見坪林 TEAing Satoyama Pinglin」中，刻意收錄超跑、重機呼嘯而過、劃破寧靜的引擎聲，並配以口白講述，銜接以有機為參照的友善農法農園之耕作、周邊生態及手工炒茶聲，引導聽者想像交通是衝突的、手工傳統農作比機械現代農作好。但隨著更長期深入地與坪林人接觸，筆者才驚然發現，自己當初的理解與坪林人實際的感受詮釋不僅相差甚遠，而且太過單一扁平絕對化，而未曾體察個中的多元複雜及彼此張力。

受訪者提及的坪林機械聲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與家戶生活生產密切相關的，如炒茶機、採茶機、咖啡機等；第二類則是交通機械車輛相關的聲音，分成傳統型和新生型，分別如卡車、自用小車、坪林機車等，以及如改裝機車、重機、超級跑車的引擎聲、剎車聲等。第一類的詮釋評價較為一致，第二類則相對多元，因此兩類機械聲音要分開來談。

對於與生活生產密切相關的機械聲音，評價都較積極正面。有過都市工作經驗的郁涵提到，雖然都市很繁華，工商業很發達，但那裡的聲音太過於混亂、複雜、沒有休止；而辦公室中除了各自敲鍵盤的聲音，就完全沒有聲音，不會聽到彼此交流和溝通。因此，她很懷念茶忙時節各家各戶開動製茶機器的聲音，雖然與都市情景、敲鍵盤等同為機械聲，但她反而認為這能帶給她單純和放鬆之感。而回家繼承父母茶業的女兒依萍，則特別記得採茶機器的聲音，每當附近山頭傳來採茶機器的聲音，哪怕看不到人、也分不清聲源具體在哪，但都覺得這聲音帶給她有人陪伴、分外溫暖的感覺。

而對於交通機械聲，則也要分兩類來談。針對雪隧道未開通前的傳統型交通聲，詮釋相對簡單一致，普遍都指向從早到晚持續的忙碌感。但針對雪隧開通後的新生交通聲，大家的詮釋則開始出現分歧。首先不可否認的是，新生的交通運具聲響過大、無時無刻都有可能出現、難以預測或作心理準備，因此主要幹道沿線住戶皆對其作出嚴重影響睡眠的評價。但在這個基礎上，開始產生「都是負面影響」與「仍有正面價值」這兩種詮釋取向的分歧。

其中，「都是負面影響」的詮釋主要包含兩種角度：一是「排擠」，認為重機類聲景對入夜後的睡眠安靜、原有平衡的自然生態聲景，以及雨露均霑、客如雲來的店內忙碌聲景產生了排擠、掩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二是「風險」，指出聲音連帶著聽覺感受及實質上的極速行車危險，危及到在地居民、尤其是孩童及老人的人身安全。

相對的，「仍有正面價值」的詮釋則從另兩個角度出發：一是相對不帶情緒的「習慣」，認為潛移默化中，自己漸漸可以與重機類聲景共處，而實際店內聊天時，亦不因引擎爆響而受到驚嚇或感到打斷；二是「寄託與象徵」，指出這些聲音讓自己感覺以後可以自由地去很遠的地方，或是用以確認雪隧的開通，感受到坪林聯外交通改變後的路途輕鬆與生活便利，或是在街區店家很多轉型成單價更高的茶餐店情況下，把聲音詮釋為有錢車更多、生意更旺。

例如，在共同受訪時，高榕禧和她的媽媽陳美雲就產生了爭執：榕禧覺得這些重機類聲音一天到晚都在吵，白天影響日常聊天或招呼人客，晚上則干擾睡眠，應該趕走。但媽媽則有車才會讓人感覺有人來、有錢賺。榕禧駁斥說深夜都在休息也沒法賺錢，而媽媽則認為這樣的聲音只是假日夜晚比較多，並沒有每天影響休息。美雲補充認為，只要有錢有消費力的車多來（包括走進自己的店面而非便利店），那麼一旦招呼這些人客忙碌起來，就不會去注意到外面的吵雜。對榕禧來說，自己無需在坪林顧店，平日工作回家，只希望安安穩穩、不被打擾地睡個

好覺。對她而言，重機一類的聲音只有困擾、應被趕走。而平日需要在坪林開店的母親美雲，則一心期待這些開著貴重車輛、有消費力的人中，會有願意購買的人走進店中消費，為家庭帶來收入。對她來說，即使實際概率很低，但重機類聲音中依舊蘊含著人客到來的可能，寄託著她的期盼，應予保留。這對母女雖然居住在同一家戶中，聽到的也是同樣的聲音，但卻會有截然相反的詮釋和感受。

無論如何，這些分歧都建立在對重機類聲音的深刻印象上。但有另外一種更不一樣的情形，值得留意：少部分受訪者（兩位住在山上，一位住在街區老街）幾乎全程沒有提到重機類聲音，無論從「吵鬧」、「討厭」、「期待停止/出現」等角度發問，其回答所講的都是交通領域以外的聲音。雖然暫時無法確認是否與他們各時段生活中缺少該聲有關，但從三人的行動範圍和筆者實地聆聽來看，三人皆與市街有交集，也有機會在極為臨近的地方聽到重機類聲音呼嘯。因此，可能並非聽不到，而是相比起其他聲音，重機類聲音在他們的生命經歷中並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或意義。

綜上所述，鄉村中的機械聲音並不一定就代表都市、工業、現代化入侵、鄉村意象被毀；相反地，透過深入坪林在地人對它們的詮釋認知，這些聲音能一改人們對機械聲吵雜、強硬、刺激的刻板印象，以溝通、關懷、陪伴等形象感受重現。同時，機械聲音並不需要跟安寧靜謐的「鄉村想像」相匹配，才能獲得積極正面的詮釋評價。實際上，上文提及這些機械聲音的分貝音量，都在足以影響睡眠的程度之上。縱然是大家睡眠都深受影響的重機類聲音，仍然會有詮釋角度和方向的差異。由此可知，場景匹配、音量平衡等這些過去許多聲景設計中備受關注的面向，並不能很好地預測和理解在地生活者的聲景詮釋；真正影響詮釋取向的關鍵，我們將在下一節中討論。同時，有聲音在不等於留神聽到這一點，啟發我們認識到聲音引起注意、獲得意義的整個過程，其實也處於不斷的競逐當中。從這樣動態、整體的觀點出發，才能更貼切地理解聲景的詮釋。

#### 四、 社群互動聲的詮釋與建構：性別與世代的差異

人與人之間的彼此互動，最常以話語聲作為溝通、交流的核心媒介。透過檢視互動中的各種聲音，了解人們對這些聲音的感受和評價，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坪林人彼此間的互動狀況與社會關係。

首先是第二章中曾提及的「喝酒聲」，以及很可能隨之出現的「賭博聲」、「喝醉吵架聲」、「打罵小孩聲」。在坪林（尤其山區）聯外不便、農閒無事、缺少娛樂的日子裡，以男性茶農為主體，延續農作關係而展開的社交網絡中，無論任何形式的交流，「有喝酒、常喝，就比較有朋友。那如果你不喝酒的話，你人際關係就會變得很差。」（鄭文興：4）。觥籌交錯、碰杯大嗓門的喝酒聲音，代表著社會團體的融入與被接納。

這樣的聲音至今仍在坪林延續，但開始引來部分中青世代的反感。對他們來說，一天到晚喝酒的聲音，代表著家父長制對家庭的霸凌，代表著跟不上時代的交往陋習，是一種「未文明化的」聲音，並且不斷提醒著當事人期待與現實間的落差以及團體界限的存在。

那個感覺就是不好啊！不務正業的感覺你知道嗎？！他們會覺得是務農的休閒，小酌一下沒有關係，可是我覺得那個不好啊。喝了酒老公老婆就吵架，吵架就打架，打小孩之類的。我就不喜歡那個聲音！（黃郁涵：2）

吵雜……很吵啦……我最討厭那種聲音了，讓你的心情就是很煩躁就對了……其實你也聽不清他們邊喝酒邊大聲含混著聊什麼，但每次遠遠一聽到那個聲音，嗡嗡嗡一團和酒瓶碰撞的聲音，就覺得很討厭，好像在提醒你說要喝酒才可以交到好的朋友。但坪林的[社會]生態就是這樣……我很希望可以有另一種可以交朋友的方式，我的生活方式跟他們都不一樣。（鄭文興：4）

相較起農家男性以喝酒聲為代表的傳統社交網絡，坪林已成家的女性，無論經營店家還是務農，在 90 年代中之前，都相對面向家中，較少與外人互動。哪怕鄰里，也說不上幾句話，「鄰居就住對面而已，但都很少講話…都只能偷偷摸摸的打一下招呼，偷講一下你小孩也那麼大了。」（李瑞香：7）。當時的女性在家如果感到辛苦、委屈、想找人傾訴，都不敢說、無法說——家長不行，媳婦就該有媳婦的本份；鄰里不行，家醜不能外揚；娘家不行，更加讓家人擔心，且家人幫忙說話只會讓境遇更糟。以致最後，都只能默默咽回肚子裡，感到「害怕又無助」。

直到 90 年代中後期，隨著交通條件改善（學會開機車）、學習型社團與機構漸興（國中招收成年學生、茶博館成立招人、婦女會活動更豐富、坪林婦女合唱團成立），漢人女性終於有機會走出家庭，建立自己與外界（鄰居、同年代女性、外來遊客等）的连接，在社會對話的過程中，開拓眼界、交流信息、溝通情感、放鬆心情。

真的有差別，感受很多哦。就像你沒有參加家政班的話，你就會不了解。有時候他們都會講一些婆媳之間的意見大家交換，還有媳婦還是孫子要怎樣帶領小朋友，大家都會交換意見。我們意見好的話，他們也會覺得很高興，覺得上了一堂課很不錯。很多我們沒想到的事情，都可以在這了解到。（李瑞香：8）

讓自己特別放鬆。先前日子雖然累些、辛苦些，但去合唱團唱歌，聽著歌聲，似乎都不那麼在意了……是最好的療癒。（王美雪：3）

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仍然會面對旁人的冷嘲熱諷、閒話是非，「像我讀夜校哦，我小叔說：『你是要選總統哦？你要選鄉長哦？』」（李瑞香：7）、「有些鄰居私下會說『怎麼一天到晚往外跑』、『都不留在家相夫教子』、『不會是外面約了人

吧』之類的，傳到老公耳中，他也曾經不喜歡。」(黃美麗：2)，傳統價值的話語並未消失。但或許過去已習慣了這樣的言語，又或許跟外界對話所產生的欣喜和獲得的支持遠超對閒話的煩憂，這群女性並不介懷，「又沒偷又沒搶又不做虧心事就好了。」(黃美麗：2)，從過去聽到就覺得委屈難過或裝作沒事，轉而開始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坦然看待。

從受訪者講述事件時加快的語速和欣喜的語氣，以及她們十多年來如一日從未停止的自發主動參與，筆者感受到「終於能說話——與外界對話、說出自己的話」對她們來說，是「重要的」、「意義非凡的」。而且大家普遍表示，這當中的聲音和以前的特質不同——過去日常交流時的聲音都是粗野、大聲、急促、彼此掩蓋，而如今在社團/社群裡開始能用柔和、輕聲、平緩、彼此等對方講完我再講式的逐句交替的聲音進行交流，給人以溫柔、放鬆、親切的感覺。

另外有趣的是，在「重要」「有意義」的共同詮釋基礎上，大家對不同類型的活動有細微的感受差異。例如，相比起以話語為載體充分討論廚藝、家務、情感、家庭關係的家政班，婦女合唱團幾乎全程練唱，連喝個水、彼此搭個話的時間都沒有。從滿足溝通的角度看，家政班更加貼近生活日常，亦有充分的情感分享時段，加上家政班有更嚴格的簽到制度（不到多次要退出），大家對家政班的承諾與連接應該更深。可是與筆者想像的不同，受訪中三位現在仍同時參加合唱團和家政班的婦女，皆表示在都喜歡的情況下，更喜歡合唱團——除了沒有簽到壓力外（由於農作要時刻跟隨天候，時間屬性和固定上班不同，因此有部分農家對此頗有微詞），聲音也更純粹，不用擔心說錯話：「家政班的婆婆媽媽太多了。也不能[明著]說不喜歡，有些人他不能接受。合唱團的想得比較接近，年齡層次也比較接近。聊天的時間也比較少，都趕著上課。」(李瑞香：9)。換言之，相比起其他共同活動，對於平日已操持各式大小事務的她們來說，來合唱團唱歌是唯一一個可以不用多想、可以放空自己的事情。亦因如此，歌聲對她們來說，變得尤為「放鬆」、「舒適」，也更為珍惜，成為生活中極為重要的聲音：「第一屆就喜歡上了...唱這麼久沒很會唱，很慚愧.....但不能解散啊...不然我就變得好像沒有工作一樣，晚上就無所事事啊。(賴麗娟：那已經是我們生活中，寄託的一部分。)」(李瑞香：7、10)。

聲音的詮釋可能因世代而不同。對於上文所提的「八卦是非之苦」「終於可以表達」，出生於 80 年代末、出外工作的青年一代女性，反倒沒有什麼特別體會。由於工作地點及/或工作類型轉變，她們日常生活直面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來自坪林的聲音。在工商、都市聲音的對比下，反而覺得坪林的關係聲音——哪怕那是講鄰居壞話八卦，也顯得「單純」「有人情味」。

同樣的，這些世代與還在讀國小的青少年兒童，在看待玩耍的聲音時，也有不同的關係詮釋。青年一代普遍覺得如今小朋友缺少戶外活動，都只宅在家裡，耳中也只有電視機或定制化的電子遊戲聲音循環播放，感慨他們缺少與同伴、與外界的溝通交流；但小朋友則不以為意，除了透過網路遊戲建立陌生/熟人的互

動外，他們還可以在學校與同學尖叫大笑著打籃球，同時也有不少人際互動以外，屬於自己的聲音享受。

我有三部手機，一邊打遊戲一邊聽歌最爽了；我覺得雞叫很好玩，一聽到雞叫我就去打雞；家裡大狗、小狗撒嬌的聲音也很喜歡；我家屋頂的聲音也很特別，它是鐵皮的，下大雨的時候聽著像冰雹落下來，小雨的時候聽著像有螞蟻在爬或老鼠在跑；家外不到三十幾步就到北勢溪，快半米長的魚你能聽到它跳起來哦！（花任成：1）

我喜歡玩手機遊戲時的卡通聲，也喜歡跟家裡人一起看電視時的聲音；家裡的四隻大狗一隻小狗一隻貓叫聲都很溫柔；下大雨的時候會發出kiang-kiang-kiang 的聲音，我覺得很特別；不下雨時聽到很多種鳥，認得其中兩三種樣子，但不知道名字；我也喜歡聽鞋子的聲音，爸爸的又重又慢，媽媽的很尖很快；我也很喜歡車聲，特別是賽車的聲音，聽著感覺可以去很多地方。（黃世輝：1）

我喜歡電視節目 Running Man 的笑聲；也喜歡彈鋼琴的聲音，覺得很安靜；平常我不太跟人講話；喜歡聽到屋後很多鳥，還有蚱蜢；家裡小狗的聲音我也喜歡。（Abbie：1）

其實，每一個世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童年聲音記憶：四、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懷念各種自製玩具才有的獨特聲響，懷念極其熱鬧的宗教活動聲音；二、三、四十歲的青年人懷念隨時可以在戶外自由奔跑、彼此串門的聲音；十來歲的青少年，則在學校課後活動（如一起打籃球）和電腦/手機的網絡遊戲聲中，享受實境或虛擬空間中共同玩耍的樂趣。有趣的是，每個世代都藉由聲音，感歎下一個世代的玩樂沒有了自己幼時的豐富有趣，感歎關係的失落：「聽到鞭炮燒獅那個熱鬧，就是傳承啊，是一個傳統的，很好的，全鄉人民都參與，很有向心力的活動……現在聽不見了，大家各顧各的，沒有這個向心力了。」（陳美雲：7）、「我覺得小時候環境比較單純，可以聽到隔壁或對面在嬉笑的聲音；現在的小朋友都沒地方玩了，她們都在家裡打電動。所以我覺得越來越沒有人情味了。」（黃郁涵：5）。但在下一個世代的聲音詮釋中，互動關係與個中樂趣都依舊存在，只是當中的聲音和載體，隨著互動形式有所改變而已。

綜上所述，坪林的關係聲景詮釋各有差異，折射出不同性別、世代看待彼此關係網絡的觀點架構不盡相同：以男性茶農為主、從農作關係延伸出來的社交網絡依舊存在，但透過喝酒聲的詮釋，表現出當今坪林中青代對傳統社交網絡的抗拒；漢人中年女性過去長期只面向夫家家庭，但其中有一部分逐步建構出以女性為主體、以年齡相近為特徵的才藝社團型活動網絡，在傳統女性價值還未完全鬆動的鄰里鄉間，展開擁有信息交流與情感支持的人生新篇；另外，隨著 3C 產品與網路的普及，新一代發展出青少年為主體、以網路為核心的社交軟體/電子遊戲網絡。對此，中青一代普遍感到代溝，感慨青少年人際關係變質，缺少實際

與人、與環境互動。但青少年一代並不為意，對他們來說，身邊環境依然有聲可親，且無論虛擬或實境、獨自或共同玩耍，都是合宜的關係，都能自得其樂。

## 五、對外來詮釋的詮釋與建構：延伸、挪用與落差

在訪談過程中，雖然筆者直接或間接不斷提醒受訪者從聲音角度來談，但不少受訪者都會談著談著就講到話語、言說。這類「聲音」(voice)並不同於前文所述的一般環境聲音(sound)，但其不斷反復出現，具有一種「拉不住的衝動」。所以，筆者在此也一併記錄下來，作為一種未置入分析框架的、特殊的聲景補充或「弦外之音」。

在與外人互動的過程中，「外來人對坪林的詮釋話語」，最容易引起坪林人各式各樣的解讀與回應。在此，筆者把對外來話語聲的詮釋也納為分析對象，一方面凸顯外來人與在地人對坪林的認知落差，另一方面也再次展開坪林人群體內部多元的詮釋取向與彼此張力。

透過受訪坪林人親身講述、以及筆者在茶博觀察/店內偶遇/路上尾隨/返程公車所偷聽到的遊客討論或與店家對話中，關於描述坪林感受的話語，最常出現的莫過於「你們住在坪林！好好啊，青山綠水，環境這麼好。真好誼！」。這樣的解讀，跟外來群體以退休老人為主、走自然生態路線的特性有關。平日清早或無雨的週末早上，從新店開往坪林的923公車總是滿座，其中多為退休年齡的台北市中老年人。經國道五號下交流道進入坪林後，他們多數並不往老街或北宜公路的街區方向走，有的會經臨近的坪林拱橋，去看與北勢溪岸交口處密集的鷺絲鳥群，或參觀坪林茶葉博物館，大部分則原地轉乘新北市小型觀光巴士，去觀賞坪林的天然風光，或在溪岸邊架設的生態步道徒步健行。在茶博館上班的賴麗娟說，由於老人無所事事、公車又不收錢，有的成了常客經常來，甚至有一天來兩次，中午回新店家裡吃個飯，下午又坐公車來；此外，也有很多還不斷帶人來、揪團來。脫離都市煩囂，親近自然生態，欣賞風景如畫……常出現的這句感慨話語，反映出這群來自都市的退休老人，把坪林當成了休閒放鬆、環境舒適、適合養老、有所寄託的清悠鄉間。

聽到這句話，坪林人的回應和感受卻多有不同。首先，確實有同意的，如麗娟最喜歡聽到很多遊客稱讚「哦！小姐你們住在這邊好好哦，你們這邊空氣多好啊。環境那麼棒，綠油油的，開花什麼的」，並因此覺得開心和(自我)被認可：「不只我們覺得這邊好，別人也會認同我們這邊的好，那就覺得哎呀真的是...坪林確實是個美好的地方。」(賴麗娟：6)。不過，同樣的視角下，也可能有不同的詮釋。山上的茶農黃美麗和依萍這對母女，與麗娟一樣同樣從生活(環境質素)的角度來解讀。但與麗娟的歡欣與強烈的被認可感不同，她們更多採取「日常化」的詮釋策略，覺得這只是長期平日生活的一部分，已經習慣。其中的確有樂趣，但也是淡淡的，並不需要像外人一樣刻意追尋和感慨。除此以外，更多人則傾向

採取反駁意見，認為「好山好水好無聊」，且語氣或多或少透著寂寥，指出坪林環境在娛樂休閒上遠不如都市地區，無法滿足當地中壯青少一代的文娛及精神需求。

與從生活質素角度切入的「好山好水好無聊」一起學生出現的，往往還有從經濟角度解讀的「水庫扼殺坪林發展」，不只數量占大多數，且講述時大多語聲激烈、語速加快，帶有強烈的譴責語氣。這樣的詮釋和比例，突出了坪林在劃入翡翠水庫集水區後，在地人「經濟合理化」的需求一直未被滿足，長期被保衛環境的「道德合理性」所綁架的困境。

但與此同時，亦有一部分有機、環境友善茶農延伸外來遊客的說法，趁機宣揚「不只環境好，水庫也很好，喝好茶可以護水庫」這一角度詮釋。也有某些新生鄉村體驗旅遊業者，在沿用外來遊客的說法同時，結合介紹坪林所處的「經濟-道德」困境，提出「鄉村有美也有苦啦，不如來參加我們的山耕假期，收穫美景同時，也來翻轉坪林的城鄉落差」。這兩種詮釋回應，都以「道德合理性」作為論述基礎，理念先行，同時隱藏其經濟逐利的一面。不過因為前者市場品質參差、論述與慣行衝突，而常被慣行農夫詬病。同時，後者亦因注重論述與文宣，缺少長期紮實對地方的陪伴協助與身體實踐，並不參與到當地人最關心的公共事務中，而被許多在地服務團體和店家/農家私下指責為「他們就是自己玩自己的，跟我們沒什麼關係，給不了什麼幫助。」(匿名)。

這些相對負面的詮釋及彼此的切割、劃界，外來人鮮少有機會了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在經濟需求的驅動下，各方都採取帶有美好感受的、最利於自己的論述角度。而帶著鄉村美好相像的外來人，就在美好的論述中再次確認自己的詮釋，而不會得知背後潛藏的各式論述拉扯。

不過也並非所有外來人都帶著純然的美好相像，也有相當一部分遊客了解坪林在雪隧開通後所經歷的改變，或多或少會問及「雪隧開通對你們衝擊很大吧？」。家中經營茶葉店的楊捷說，每次聽到這些憂心忡忡的提問，他都不會特別講太多，不一會就岔開話題：「你如果講得很憂鬱，客人也會跟著很憂鬱，然後就買得很少，所以我都不會特別講。」(楊捷：8)。這樣的認知與回應，雖然避重就輕，可是也恰恰凸顯了坪林在水庫和雪隧的雙重影響下，經濟更加不被滿足的狀況。

「為求經濟不談經濟」的狀況只有在有客人時出現，當私下聊天時，大部分受訪者都對這一提問表示「說起來就來氣」。不過值得分辨的是，與外來遊客多從經濟衝擊切入的視角不完全相同，在地人來氣的對象有的落在經濟下滑上，有的則落在與此無直接關聯的噪音擾民事件上。此外，除了對生活層面或交通結構表達「憤慨」，有部分店家和兼營店家的茶農甚至會把批評引申到無效的制度和消極/壟斷的團體機構上面，提出「糟糕的不是雪隧，是有能力、有責任的組織和機構不但不做事，有的還很黑，真的很黑」(匿名)，以致於自己從剛開始的積極建言，逐漸演變成懶得再說的狀態，感到「無力又無奈、好悲憤！」(匿名)。

不過相對的，有反就有正，也有坪林人受惠于交通狀況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認為「怎麼會衝擊呢，一切好著呢」。家住山上、同時兼任博物館職員和茶農的李瑞香發現，雪隧開通後，不只進市街上班或做別的都不再堵車外，沿街轉型成精緻茶菜餐廳似乎也單價更高更好賺的了。加上自家茶葉成交並沒有大的跌幅，因此瑞香認為不只沒有衝擊，甚至還有正面影響。家住老街、同為博物館職員的賴麗娟則感慨，雪隧開通後為她帶來了更舒適快捷的聯外交通，從而大幅改善了日常生活水平。

以前只要一聽到、甚至只是想到要坐公車那個聲音，還沒坐哦，整個人身體就已經開始不舒服了……現在雪隧通了，你終於不必暈著頭暈車，不必出去一趟那麼辛苦，而且班次也比較多了……這時候那個聲音才不會讓你條件反射地覺得很不舒服，覺得生活機能很受影響，反而開始感受到坪林這裡是一個很好的——你如果有所需求的話，你開車出去一趟，就可以補足了。接下來你就可以享有你這麼清新的空氣，那麼安靜的環境，覺得其實蠻好的，就不會想出去。連我們孩子也覺得，都說「媽媽，我覺得出去那個都是油煙味，又很吵，我覺得不好，我覺得還是我們坪林好」。(賴麗娟：4)

便利的聯外交通，不只帶動了生活水平改善，甚至還增強了人們對地方的歸屬感。例如過去麗娟剛嫁到坪林時，連優生奶嘴也買不到，當時其實曾讓她感到生活的隔絕與退化，因而那時候很討厭坪林，完全沒有歸屬感。與坪林（男性）店家要負責養家、以經濟收支為基礎考慮很不一樣，藉由麗娟這位要操持家務和孩子、從生活便利出發考慮的女性代表的視角出發，我們得以發現，同樣的交通聲景，也有很不一樣的詮釋角度。

如果回到前文的聲音描述與分析方式，此處的言說都無法用範圍、強度、時間、質感等方式來加以定義、區辨。更適合的分析架構，也許會來自於語言社會學，而非現有的聲景框架。但語言是意義的直接表述，有強烈而明確的溝通企圖，當非傳統環境聲的它們在關於聲音的訪談中不斷重複出現時，也許正在提醒我們採用聲景取向來面對社區時的可能與限制（詳見最後一章的討論）。

## 第二節 聲景詮釋的動態建構

同樣的聲音，可以有豐富多樣的聲景描述與聲景詮釋，有的彼此之間甚至會截然不同。在提出聲音「主角-背景-田野」知覺框架的同時，Schafer 也提醒，並沒有固定的唯一標準，讓某一種聲音一定成為主角或背景；聆聽者的「文化適應」、「個體的精神狀態」和「個體與田野的關係」，也都一起深刻影響著人們對聲景的感知和理解，建構著各方聲景詮釋的差異（Schafer, 1997）。也就是說，詮釋與聲景一樣，都是動態建構的，其中不僅包含物質性的影響，也包含著精神狀態、文化適應等人的身心狀態與思考習慣。除此之外，Schafer 原來還希望以形態學

來探討聲景的時空/社會邏輯，也就是說，這預設了聲景的生產和詮釋，不僅是小範圍內聲音、空間、人的互動結果，背後還涉及到更宏觀的社會建構。

在上一節對多元聲景詮釋的描述中，已略為交代詮釋對應的角色身份，以及部分可能影響詮釋的原因。本節將在上一節的基礎上，進一步整理出影響聲景詮釋的建構因素，並與聲景的生產一起，統合出聲景的動態建構關係圖。此外，再結合具體的案例，對建構過程作簡單的動態描述。

### 一、 建構詮釋的四大要素

根據受訪者提供聲景詮釋時附帶提到的原因（例如他/她為何會這麼想、前後遇到的事情或處境等），以及筆者在日常溝通中對受訪者身份、社會關係的詢問、觀察和比照，透過結合各詮釋對應的情境與社會脈絡，筆者提煉出建構聲景詮釋的四類行動者與結構力量——「實踐經驗」、「行動者關係」、「價值觀」以及「宏觀脈絡」（見圖 24）。在結合具體的坪林聲景詮釋作範例解讀前，筆者將先介紹並初步定義這些因素所包含的具體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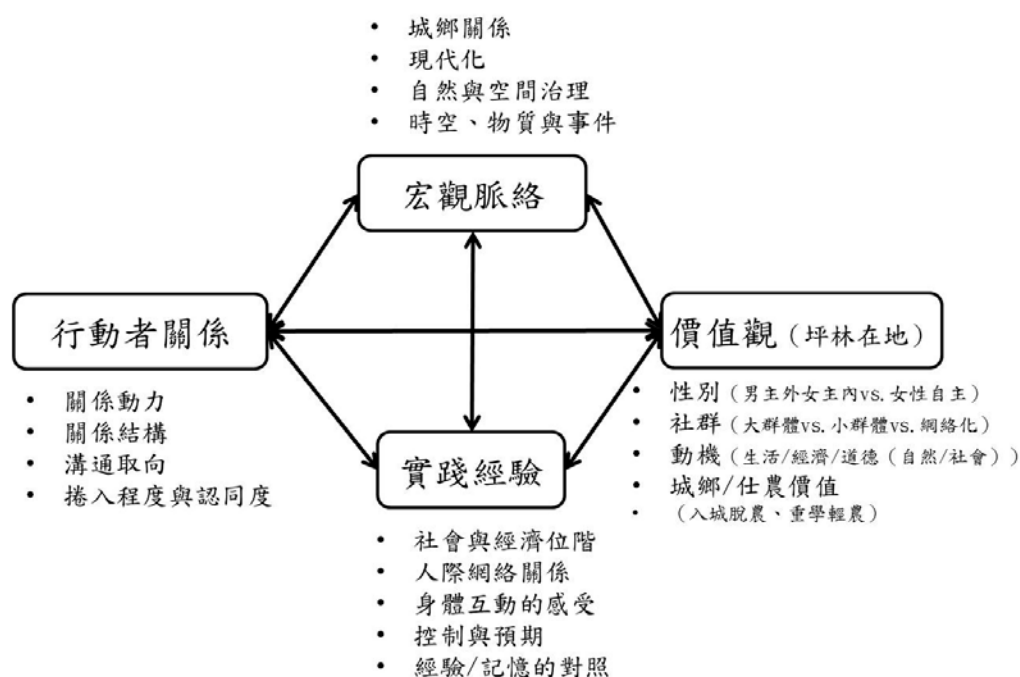


圖 24 行動者與結構因素關係圖（本研究自製）

首先，「實踐經驗」以個人屬性為出發點，主要指當事人與聲景互動時，本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社經狀況。其下主要包括：(1)「經驗/記憶的對照」，指過去經驗與記憶中的聲音及其感受，將作為當下所聽聲音的參照對象，進而影響對聲景的詮釋；(2)「控制與預期」，指聲音的出現與其屬性（音色、聲量、頻率、時段、空間、與什麼聲音共同出現），與個人的預期有多大程度相符，以及多大

程度上可受聆聽者調控；(3)「身體互動與感受」，指個人與聲音互動時，同時進行之身體行為類型及其感受；(4)「人際網絡關係」，指個人所在社交網絡的屬性（類型、數量、人數）及獲得實質人際支持的狀況；(5)「社會與經濟位階」，指當事人在其社群中的社會地位及經濟水平。

其次，「行動者關係」關注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這些行動者可以是不同的個體，也可以是不同的群體。其中主要包括：(1)「關係動力」，指雙方傾向合作抑或競爭；(2)「關係結構」，指雙方關係權力的平等程度，與「社會與經濟位階」互為補充；(3)「溝通取向」，指溝通中的動力偏向於情感還是任務（例如把茶賣出去）；(4)「捲入程度與認同度」，指雙方關係的強度與重要性。

至於「價值觀」，顧名思義，屬於個人或群體在判斷分析事情時的標準與取向，影響人們採用的互動態度與行動方式。其中主要包括：(1)「城鄉/仕農價值」，指分別如何看待城市和鄉村、讀書與從農的重要性及彼此關係，例如在坪林如今人們通常會認為，「城市比鄉村先進、重要，讀書比從農有出色，因此應該重仕輕農、入城脫鄉」；(2)「動機」，指個人日常行事的內在動力屬性，即所重視的層面，可包括但不限於「生活」、「經濟」和「道德」（自然或社會）；(3)「社群」，指當事人/當事群體所需求的人際組織方式，可包括但不限於「大群體」、「小群體」和「網絡群體」；(4)「性別」，指對性別分工、性別角色的看法，例如應男主外女主內還是共同協商，或女性應相夫教子還是可在它處實現自我。

最後，「宏觀脈絡」指上述三者以外的空間、社會關係，往往不只尺度更大，也是三者的整體背景和動力成因。其中包括：(1)「城鄉關係」，指城市與鄉村在經濟、交通、文化等面向的角色與互動。例如，坪林逐漸被以城市為中心之區域網絡收編，在外部空間網絡提升的同時，引起內部社會網絡鬆動，從而進一步造成驛站地位衰落、有關資源輻射散失；(2)「現代化」，指技術、觀念的革新演變，例如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社群組織的社團化等；(3)「自然與空間治理」，指為求特定目的，對物質環境所施加的管理、改造、再現等，例如以納入集水區、限建禁畜、河堤改造、封溪護魚等方式，推動坪林水資源保育化、資源化；(4)「時空、物質與事件」，指組成情境的三種基本情境要素，且每改變一種情境要素，都會引起另外一個甚至全部情境要素的改變，用以突出彼此互動的動力關係。

## 二、 聲景建構系統

結合第三章與第四章，可以知道聲景兼有物質和意識形態向度：聲景有其物質形式，被再現於各種媒介中，但它本身也是社會與生活關係的再現（不同位置聽、不同社群聽）。聲景承載了象徵或意識形態的意義，回應了社會實踐、關係和認同的塑造力量，並且有助於生產社會實踐、關係和認同。也就是說，社會實踐/日常實作和聲景以連續不斷的方式相互構成，成為一個互相牽動的動態整體系統（圖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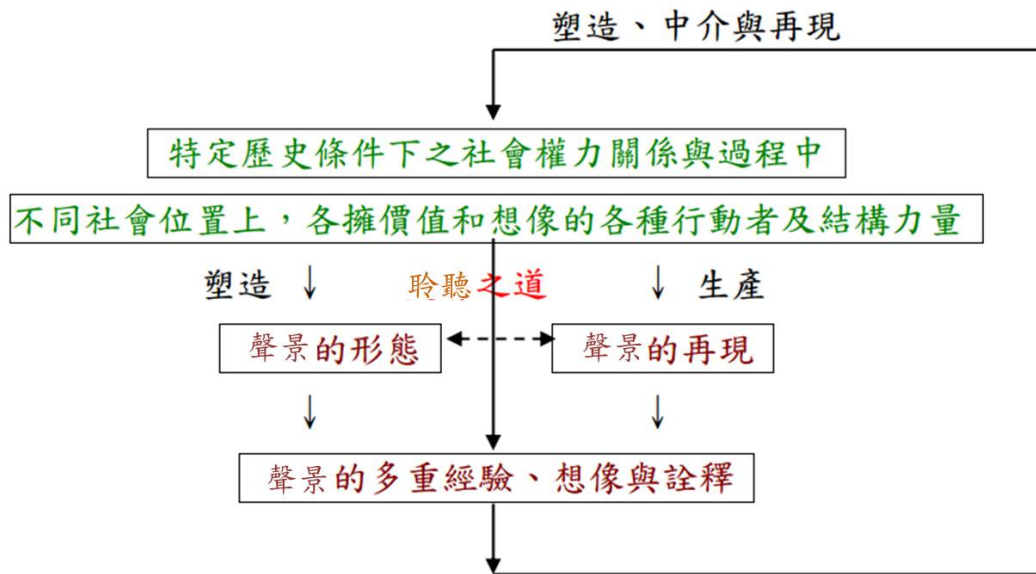


圖 25 聲景概念關係圖

改寫自王志弘（2004，頁 483）地景概念關係圖

其中，「聲景的形態」指聲音的物質形式，包括聲音的種類、響度、音調、時間、區位分佈等。而「聲景的再現」則指對聲景形態的映像，除了各式各樣落於文字的聲音描述外，與聲景接觸時每個人的耳中所聽、腦中記憶，再到口述或模仿等，也都屬於聲景的再現。由於聲景的形態只能通過「聽」來獲得，而「聽」這一實踐本身已經屬於再現的範疇，因此所謂完全真實、絕對客觀的聲景形態，只存在於概念中，而在現實當中只能無限趨近。同理，聲景史也是一種努力趨近聲景形態的聲景再現（詳見第二章）。無論是聲景形態還是聲景再現，都同時受到行動者及結構力量的影響，其過程就是「聲景的生產」（詳見第三章）。在聲景再現的基礎上，再次延續行動者及結構力量的影響，即「詮釋的建構」，而產生出多元紛雜的身心感受、情緒情感、意義象徵，即「聲景詮釋」。而聲景的詮釋回過頭來，又透過塑造、中介和再現等方式，重新作用在行動者與結構力量上（詳見第四章）。

結合上一節所梳理的行動者與結構力量元素，我們可以整合出更詳盡的「聲景建構系統」（見圖 26），為針對各個層次、各種過程的聲景分析，提供可參考的整體框架圖景。



密的對應連接，並且一直處於動態建構的過程中。



### (一) 賴麗娟的聲命故事：追尋理想的家和生活

在坪林茶博館上班、家住街區老街的坪林媳婦賴麗娟，需求單一、穩定的代表之一。自 1990 年嫁入坪林以來，麗娟一直以孩子以及生活品質為重。由於次年生完老大之後，夫家就不再做茶了，所以在 1997 入職茶博上班之前，麗娟只需在坪林顧小孩。這個階段雪隧還未開通，聯外不便、又無法城鎮化發展的坪林資源非常缺乏，要買哪怕很簡單的嬰幼兒用品、或者要帶小孩看病，都要坐綠 12 號公車走北宜公路出外，暈車費時，缺乏便利的生活品質。因此，麗娟當時只要聽到公車聲，就覺得心煩氣悶非常不舒服，說什麼也不想坐，甚至恨說自己為什麼要住在這山裡面，以至於自己和孩子都照顧不好。在這個時期，麗娟最難忘的就是自己夏天每天傍晚騎摩托車，載兩個小孩到坑子口納涼，再放空擋滑下來時，像在飛一樣，孩子發出「喔~啾~~」的歡呼聲，她聽著就覺得很開心。不只記錄著母子間的快樂時光，也見證著在當時沒有什麼資源和娛樂的困境中，麗娟努力給家庭孩子帶來歡笑所作的努力。

全職進入茶博館工作，讓麗娟有機會脫離每日洗碗、等煮飯的單調重複生活。而當雪隧開通後，聯外過程變得輕鬆、便捷，各類物資採買等都變得容易，更是極大地改善了麗娟的生活品質。生命處境的改變、生命需求的滿足，也讓麗娟開始對坪林產生認同，進而擴大聆聽範圍，產生出不一樣的聲景感受。住坪林十幾年的麗娟，第一次聽得到門外樹上的鳥聲並為之吸引；聽到遊客對住在坪林的嚮往和稱羨，也感到分外高興，為自己的鄉土坪林感到自豪、認可。

由於缺乏共同話題，害怕被亂講是非，麗娟與老人家為主的鄰里之間並沒有什麼交集。但她並不在意，因為好朋友就在常年共同參加的合唱團中，哪怕排練緊湊聊不上幾句，但麗娟說歌聲已經承載著放鬆和接納，是她最好的生活寄託。

綜上可知，麗娟在交通、游嬉、自然、外人詮釋、社團合唱這些不同類別的聲景中，雖然時間有跨度，詮釋也各有不同，但都連接指向對孩子和生活品質，表現出麗娟對其一如既往的重視和追求。

### (二) 黃郁涵的聲命故事：長大後才懂得珍惜

住在北宜公路旁、屬於青年世代的郁涵，國中之前家裡仍有做茶。國中畢業後，郁涵到鄉外的石碇和斗六升學唸書，畢業後也在都市地區辦公室工作過一段時間。如今在坪林區公所任職、兼任教會課輔老師的她，隨著時間和人生閱歷的增長，心理需求和價值取向也在不斷變化。從中，我們能一窺聲景詮釋如何隨生命經驗轉變而有所不同。

與媽媽那一輩不同，郁涵小時候無需從事什麼農事，而以玩樂和唸書為主題。

由於疏於農事，當時聽到家中製茶機器運作，都覺得很吵，打擾睡覺。而大人們一起勞作時聊八卦，也會覺得講別人壞話不好。那時候自然生態聲音很多，除了覺得熟悉，也覺得會繼續每一年周而復始地循環播放。也可以自由玩耍，常常戶外跑，也經常聽到鄰里孩童的嬉笑打鬧，不過那只是好玩而已，並沒有什麼特別含義。國小教了一首奇怪的漢語山歌，也沒什麼特別，只覺得傻傻的。簡言之，當時就處在不用想太多，也不用忙什麼的空白狀態。那時候郁涵對聲音的反應很直接，吵自己、講別人壞話就是不好的，戶外玩耍就是快樂的，國小教的歌曲也沒有特別含義，就只是首傻傻的曲子而已，而沒有太多複雜的情感或詮釋。

而隨著年歲和經歷增長，原來平凡無奇的聲音，卻突然得到了郁涵的重視：製茶機器聲帶來了與工商環境不同的鄉村淳樸，就連是非八卦，也顯得比自己所經歷死寂無話的都市辦公室要來得有人情味；自然生態聲音原來會消失，若要擺脫聽不到的失落和煩躁，要到山上去尋；戶外玩耍的聲音也不見了，小孩子怎麼就都宅在家裡打電動呢，這不是沒朋友也沒什麼樂趣嗎；國小的歌其實飽含校長的用心良苦，可惜現在才明白。

綜上所述，厭倦了都市工作與形態，回坪林追尋單純環境的需求轉變，引發郁涵不只注意到過去聲音的消失，也隨之賦予新的聲景詮釋：從小時候覺得平平無奇，到如今感到彌足珍貴。

### （三）楊捷的聲命故事：少東、阿捷，還是楊捷老師？

楊捷住在市街北宜路口坪林茶莊，也是坪林茶莊的第五代少東。同時楊捷也在坪林國小擔任老師。從楊捷多元身份的並置、重疊中，我們能一窺聲景詮釋的如何多元並存、彼此競逐

平日週末，不用上課的時候，白天早上 8 點到晚上 8、9 點，楊捷自幼就時常要幫忙顧店。從只是幫忙掃地洗杯，到獨立招待買茶客人，一位撐得起檯面、有能力的店舖少東已然養成。由於要做生意，所以需要選擇對生意有幫助的話語來說。當客人問到雪隧開通對店家是否衝擊很大，作為少東不能像其他坪林人一樣怨氣連連，而要想方設法說成情況還好、帶過話題，以免說得不要太憂愁，而客人受情緒感染最後也買得少。這樣的習氣同樣影響到日常的說話模式，在筆者多次提問對重機的看法，或是否會有討厭、生氣等負面感受時，楊捷都會一直回應以「不會啊」、「習慣啦」等中性感受。但透過追問重機與改裝車聲音的細節，楊捷不只能非常形象地模擬出其中各類車聲的噪音模式，並且提到被吵醒的精確時間點，以及說出「他就一下子開過去啦，我也不能怎麼樣啊，想說都追不到啦」這類希望告誡對方但無法做到的無奈說辭。在行動上，楊捷甚至第一個發起在家裡裝氣密窗，並且一經同意立刻裝上。透過以上種種，筆者感受到作為住戶、居家身份的阿捷，其實對重機、改裝車類聲音非常厭惡。但阿捷的身份跟少東的身份並沒有完美切割，少東的詮釋抑制住了阿捷的詮釋，使得阿捷無法把負面感受

直接說出來。

同樣的，國小老師的身份，也跟坪林居民的身份彼此競逐。作為居民的阿捷，大學時期曾對鳥很感興趣，甚至每天專門四五點鐘起早去聽鳥、賞鳥，描述起北勢溪岸的鳥隻形態、習性、聲音特色，都是如數家珍。但如今楊捷卻選擇裝上氣密窗，連朝著北勢溪一側、可以聽見鳥聲的窗戶也封掉。因為如今身為坪林國小老師的他，每天帶小朋友都需要耗費很多體力能量，特別需要足夠的睡眠來為身體修養充電。兩個角色的拉扯，也影響著對聲音的詮釋。由此，楊捷一時以阿捷的身份，說自己很喜歡鳥聲、不同種類鳥聲都是坪林驕傲的特色，一時又以楊捷老師的身份，說要裝上氣密窗，覺得鳥兒太吵，自己睡覺最重要。兩種回答同時並存，展現出身份的多元與重疊。

## 第五章 結論與思考



前文完整地梳理了聲景的形態、再現、詮釋，及整個生產建構機制，為未來的聲景認識和研究提供了系統化的參照。而整體系統的了解，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聲音的行動實踐。下文將從系統的聲景觀出發，逐一檢視聲景研究和聲景實踐的知識與方法論，並嘗試提出新的實踐路徑。與此同時，筆者也分析聲景概念與其他社會認識/行動概念的異同點，嘗試挖掘聲景在社會科學上的學術意義。

### 第一節 聲景研究的方法論與認識論

Schafer 提出聲景概念的用意，是讓大家打開耳朵，透過聲音對周邊環境有更敏銳的察覺和感受，從而對日益失衡的都市聲景有所警覺，並期待能積極轉化為維護聲景平衡的行動實踐。也就是說，對聲景的研究和了解，其最終目標並不只是純粹的聲音探索或知識積累，而同時包含著能動與介入。下文將從這個目標出發，討論當下聲景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有何不足，嘗試提出更深入的聲景探究方法。此外，也試圖討論相比起一般的社會研究方法或視覺地景概念，聲景在社會認知及行動實踐的特殊意義何在。

#### 一、 怎麼聽？聽什麼？

當我們提到要探索聲景、聆聽和研究聲音的時候，腦海中似乎不由自主地，都會聯想到一位厲害的錄音師形象，給人以博學、專業、客觀精確、值得信賴的感覺。不難想像這樣一幅景象——有一位耳朵敏銳的錄音師，全身帶著各種專業的錄音行頭（如背上一堆體型龐大、器件複雜的高保真錄音器材，套上毛絨絨的麥克風防風罩，甚至還可能拎上像拍電影裡見到的吊桿），在山郊野外披荊斬棘、蜿蜒穿行。憑藉著豐富的知識、長夜的守候，再加上那麼一點點運氣，他終於錄到了某個極其特別、珍貴的聲音片段。他就像挖掘到寶石的尋寶人一樣，帶著珍寶，載譽而歸。又或者是這樣一幅景象——有一個圍著風衣、形貌落魄的錄音師，在漫天風沙中緩緩而行。他穿梭過異域古城的每一條街道，不斷記錄著沿途遇到的各類聲音——樓梯、沙地、噴泉、集市、粗狂的叫賣、奔跑的兒童、掩門後偷笑的婦女等等。這些聲音匯聚起來，就像一部精彩全面、富有特寫的紀錄片一樣。途中，他還不時拿出紙筆，趕緊記下那一刻的周邊情形，以利後續分析。

以上這種形象，不只出現在進行歐洲五村聲景探索的 Schafer 團隊中，也成為日後眾多聲景記錄與聲音藝術工作者的典型原型。當然了，這裡的樣貌不是說一定要背著滿身的機器、披著麻布斗篷的刻板印象，而是指外來研究者和田野的關係——外來研究者帶著耳朵和錄音工具，以自己所（欲）聽到的聲音為目標，

直接進行看似客觀中立的如實記錄。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以自己的聆聽為中心，排除其他人的干擾，旁若無人地記錄。即使跟當地人接觸，也只是為了更快找到自己想要的聲音、或可能自己認為更有趣的聲音。同樣的，他們挑選、剪輯出來的聲音，也一直以研究者的視角為唯一出發點。例如，研究者根據自己的個人標準，比方說最有聲音辨識性、最常出現、最大聲、某幾種典型類型等等，來挑選出一系列聲音，並認定這些就是（最）能代表該地的聲景合集。

對這種外人獨自去錄、以個人的聆聽與標準作判斷的聲景了解方式，得出的研究結果或藝術作品質量往往魚龍混雜、參差不齊。在「聲景」一詞逐漸流行，成為展覽、出版、城市及區域包裝的熱門方式時，上述這種了解聲景、闡述聲景的方法，非常容易變成「粗製濫造」。筆者並不懷疑這種方法能收錄到夠清晰、有特色或具有辨識性的聲音，但許多研究記錄者在採用本聲景認識方法時，往往止步於聲景的物理與知覺層面，而少有深入到聲景的詮釋層面（可用「無闡釋」、「把聲音區分為喜歡和討厭」、「辨識區分不同情緒的聲音」、「深入了解感受背後的描述、認同和關係」區分，市面上呈現的聲景作品大多停留於前兩階段），以至於對聲景的認識有重要缺失。其次，許多聲景工作者由於器材租用時限、個人時間安排或短期旅遊心態等原因，往往只有短則當天來回、長則駐點一兩週的現場經驗。相比起人類學提倡的要包含四季，動則以數月、數年為單位的田野駐點時長，仍顯得遠遠不足，極易錯過在地生活的其它重要時刻。這不僅難以全面反映某地聲景的形態，同時也難以完整地體察居民的聲景經驗和直觀身體感受。此外，即時性的聽覺感受也許可以感同身受，但詮釋系統卻建構於行動者所處歷史時勢長期浸潤下的社會空間關係，亦即受獨有的認知框架模式影響，因此，外來研究者難以跨越知溝，無法僅從自身經驗出發，來推斷在地人的詮釋解讀。

那麼，如何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不只會流於浮光掠影式的聲音記錄，還能突破個人認知框架的限制，了解到能全面表達地方特質、對地方重要的聲音呢？為了回應這個問題，本文嘗試提出「長期不定時駐點」加「借用地人們的耳朵」的綜合做法。以筆者為例，盡可能在持續三年的長期時段中，以平均至少每個月一次、多則每週兩三次的頻率，多次到訪坪林，參加坪林的在地活動或隨便遊逛、與在地人聊天。同時，本文研究期間，以不同情緒、時間、空間為引，直接訪問在地人在各類情境中聽到的聲景、印象感受，以及詮釋評價。相關的回饋會滾雪球般不斷擴增資料庫資訊，並可以加入用作下一位受訪者的題引或對照追問。

簡言之，即一方面透過提升接觸頻次，增加外來研究者的感受機會，另一方面則直接從長期身處在地聲景的聆聽主體們身上，搜集不同時段的聲音、印象，以及詮釋。

此外，筆者認為對聲景的挖掘可以比詮釋層面更深，進一步了解建構詮釋的背後成因。上一章最後一節我們已經提到，個體或群體的生命處境，是影響聲景詮釋建構的核心。因此，本文亦提出倡議，在探究聲景時，除了應超越簡單的情

緒感受，要去了解人們對聲景的具體詮釋之外，同時也要努力把握當事人/當事群體所在的生命處境、生命歷程，掌握建構聲景詮釋的核心動力因素。



## 二、 聲音的作用

聲景概念中的聲音，到底擔任著怎樣的角​​色呢？有人認為，聲音是隨著宏觀脈絡與社經結構的變遷，所衍生而出的表現載體之一。也就是說，聲音只是被動的受體，只能被動地表現結構，但自身無法反過來造成結構的改變。同時，聲音也不具有唯一性，因為結構的變遷對事物的影響，將同時反映在視覺、觸覺、嗅覺等多種感官經驗中。只要提問到位，每一種感官經驗，都可以梳理出大同小異的社會變遷史，聲音反而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

對此，筆者傾向於採取互動論的觀點，認為聲音既是結構的產物，同時也編織影響著結構的維繫與走向。聲音的能動性和結構性，其實互為彼此的中介與結果，彼此時刻處於互動互構當中。不過透過本研究的田野資料，我們發現上一段的說法某程度是正確的：確實在多數情境和經驗中，聲音並無特別重要的位置和作用，並不具有非聲不可或成為引發行動的核心能動性。不過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場合中，聲音並非那麼被動無助或無關重要，反而能擔當起一定的角色。

例如，江欣樺（2016，頁 95）觀察到，茶農各自在田間忙碌時，可能植物遮蔽或地勢起伏之故，彼此常常見不到對方。此時，全靠剪草機的聲音，來知悉確認彼此的存在。修剪暫歇、環境恢復安靜之際，彼此雖然依舊見不到面，也沒有真的要碰面的打算，但也會用話語呼喊，邀請對方來抽煙，透過客套招呼的發聲實作，維持起社交關係，肯認彼此的存有。在此，聲音不只不可取代地協助了彼此存有的確認與肯認；同時，透過發聲招呼這一聲音實踐，例行化地維繫起了原有的社會關係。

除了社會功能，聲音同時也能作為心理寄託的承載體，並且給予確認、維繫、支持的動力。比如回鄉青年依萍最難忘機器採茶的聲音，因為茶園空蕩蕩見不到人、只有自己面對，雖然完全無法透過聲音尋得人在哪裡，沒法親眼見到或對話溝通，但此時僅透過聲音，也讓她在確認勞作者存有的同時，感受到不只一人在奮鬥、有人共作的溫馨陪伴。又如同屬社團活動的合唱團練唱，其歌聲卻在坪林特定的社會情境下，成為唯一一個以聲音為主體，能夠讓團友感到沒有是非壓力、可徹底放鬆之心靈享受所在。這些聲音雖然源於結構（及其變遷/衰落），但也給人以心靈支持，讓人有力量在改變了的結構中，繼續活出自己，以積極的態度樂觀應對。

聲音協同建構著我們與環境的關係，也確認著我們的社會位置和權力位階。例如，過去睡眠時枕邊的北勢溪水聲，一邊以悅耳的聲音安撫著坪林孩子安睡，一邊也傳遞給孩子們親近、溫柔的感受印象，影響著孩子們今後跟自然生態的關係建構；當事人透過到山上走走的行動策略，重新尋找身邊消逝的生態聲音，重

構自己與自然、自己與記憶中認同的鄉村的連接；當面對夫家家人的挑剔責罵時無法回應的失聲，進一步建構著外來媳婦無處求助、缺少社會支持的困境；平日在茶田或家中獨自忙碌時，坪林婦女哼唱練習合唱團中學到的歌曲，從而驅散走重複單獨勞作中的孤寂感，讓自己能與所在情境安然共處，也為自己所希望的個人/集體（合唱）進步有效地（同時也有機會地）傾注心力；從未停歇的擾眠重機聲，則建構著坪林住戶面對城鄉關係轉變，越來越微薄的自主性與生活時間可控能力，進一步確認著與外人關係權力的不對等；只有鍵盤聲的死寂辦公室，不只把人驚出一身冷汗，也協助當事者重新思考、調整自己的城鄉及身份認同，開啟之後不一樣的生命軌跡……

以上種種情形中，聲音不再只是被動的客體（subject），而成了建構認同、關係、結構的催化劑（media），讓人們（i）從聲音的感受與表達當中，建構出自我主體（I）。聲音不再只是可有可無的體驗方式之一，真正有了它不可替代的位置。聲音與結構也在這樣的過程中相生相長，在動態的互動中共同彼此建構。

## 第二節 聲景保存與設計的一點省思

順應上節的思路，本節繼續以聲音的行動實踐為目標，檢視當下的聲景實踐（聲景保存與聲景規劃設計）模式在面對社會、尤其是面對社區時的不足。同時，結合上文梳理總結出動態聲景建構系統的要旨，以及筆者在參與式空間規劃設計實踐中的經驗，分別嘗試對聲景保存和聲景設計，提出新的實踐可能。

### 一、聲景如何活過來？

聲景的變化有時非常快速，往往在來不及注意之際，許多聲景就已經變化或消失。同時，現代聲景的噪音成分越來越多，對聲景失衡造成很大影響。為了應對這種狀況，Schafer 開展一系列聲景教育，希望讓大家重拾耳朵，以聆聽開啟對和諧聲景的追尋。另外，有許多人趕緊拿起錄音機把聲音錄下來，在聲景消失之前留下記錄。也有團體更進一步，把行將消逝的聲音整編成更能與現代社會接軌的音樂、藝術或物質化的形式，來爭取讓聲音獲得重視，也吸引有心人來繼承延續。

但在理論和實際效果上，筆者認為以上三種保存方式都有不足。首先是 Schafer 的聲景教育方式，有音樂家化和過度感知化的偏向。Schafer（1992）所寫的聲教專書《A Sound Education》涉及的核心能力鍛煉大多延伸自《Soundscape》，透過 100 種聲音遊戲/教學，力求提升參與者對聲音本身的敏感覺知（例如分佈、頻次、音調、變化、類型、情緒質感等）與模仿創造，以及對所有答案（如別人聽到什麼聲音、對聲音的情緒感受、某種感受所想到的聲音等）都保持開放態度。可能受 Schafer 作曲家的習慣影響，這套設置的重心依舊落在聲音的感受性上，

意在把聲音的聆聽音樂化，把聲音作曲元素化。筆者認為，這種「欣賞決定論」、「感知化/音樂化」的聲景保存方式，不僅容易合理化各種聲音的出現和變遷，也缺少對聲景脈絡和詮釋的探討，從而無法回到脈絡和詮釋的成因中去支撐聲音的再生產，最終難免聲景的變形或消逝。

其次，只是錄聲音的做法，就像把瀕臨死亡的動物標本化，最後往往容易演變成只能放進博物館，束之高閣無人理的結局。當然，透過為這些聲音標本舉辦形式活潑的再現展覽，或者加入樂章演奏的段落空隙間或作為背景播放，仍然有可能讓人們認識到這些聲景，甚至可能集結到足夠數量公眾/住民的興趣，以推動有關聲景的保存。但這時候，聲音往往已經消失無蹤。聲音所在脈絡的缺失、凋零，讓聲景無法常態化、生活化地自發響起、持續流傳，而只能把聲音繼續在留聲機裡，專門點播，供人緬懷。

最後，藝術化、「文化」化的聲音活化方式，也容易出現與在地脈絡錯位/脫節的狀況。例如，攫取傳統曲藝旋律的基礎要素/聲音的基礎調性，用西方的譜曲方式改寫成鋼琴合奏曲，或是摘取有文學色彩的歌詞，印在文件夾、杯墊這類所謂文創商品上，都與原來聲景所在的社會空間脈絡有所不同。而弔詭的是，這些活化方式常會打上「最貼近土地的聲音」、「找回最原初的那份鄉愁與感動」等訴諸「本真性」的宣傳語，宣稱用這樣的方式就能找回失卻的聲音與情愫。筆者不反對聲音形式進行挪用借鑒，但不同意以「本真性」的方式標籤這些再製產物，也不同意用「去生活化」的方式來做聲景保存。在此，筆者並不是說照搬過去的就一定是本真的（因為本真也一直不斷被解構重塑，亦即動態發展的文化觀），而是認為當生產和承載聲音的社會及空間因素有所改變，即代表構成該聲景的脈絡關係不復存在，無法再自發地生產重現出其中的聲音。在現代化、西方文明化的發展趨勢中，「藝術」、「文化」往往擁有更高的話語權，而無需/無法接合在地現今新的社會空間脈絡，只能成為一小群擁有同樣文化/經濟資本的人隔空凝視的新寵兒，使得藝術化/文化化後的聲音，在門檻過高（聽不懂、學不起、買不到）和要推陳出新的文化消費趨勢下，不僅無法在地普及，同時也往往很快就要面臨消失<sup>5</sup>。

綜合以上的討論，並結合本文的田野資料可知，聲景的自發持續，關鍵在於有對應生產聲景的時空社會脈絡和人的存在。因此筆者認為，以特定聲音為目標的聲景保存，首先要回頭梳理清楚支撐聲景存在的時空社會脈絡和人的屬性為何。如果條件即將改變或面臨危機，則要從如何維繫或重回脈絡條件的角度切入思考。簡言之，文化的聲景並非刻意為之，而（應該）是在日常生活實作中潛移默化的產物。

---

5 筆者注：需要有足夠文化資本的人，才能繼續投入創造出符合文化消費規格的新產品。但外來創作者通常會以變換題材意象的方法，即俗稱打一槍換一地的方式，來因應這種文化消費趨勢。在外來者挪用再製的過程中，在地往往沒有機會和動力培育起有足夠文化資本的自家人，從而無法在外人離開之後，繼續透過家鄉情感的驅動，改採對特定元素持續深入挖掘的方法來滿足藝術市場，並在此基礎上獲得收益，支撐自己有機會繼續做在地普及。

不過，時空社會說變就變，相關個人也歷經生老來去。因此，在流動性越來越高的當今社會環境中，一種聲景要相對永久地保存下來（此處並非指固化不變，而是長時間內相對變化幅度較小），是極其困難的。面對這種趨勢，筆者反而認為應該把聲景保存的重點落在人的身上。首先，從動力學來分析，人作為聲景保存的行動者，其細緻感受和動力的建構，皆來自於從小在聲音環境中通過身體實踐所建立的緊密聯繫，即形成「聲與人之間的聲/命共同體」。此外，當把人作為聲景保存的核心，關注的焦點則從某個根據音樂性或珍惜程度而表示出的特定聲音，轉換為聲景中當事人透過詮釋所展現出來的生命經歷和生命處境。此時，作為詮釋和生命處境之成因、中介和表徵的那些聲音，才是要被保存的對象。聲音可能是一個或一群，聲音也可能因情境而改變，但只要當事人生命處境不變，那麼無論代表聲音如何演變，都始終能代表同樣的詮釋和生命處境，從而也始終做到「活的保存」。

也就是說，當考慮哪些聲景需要保存時，筆者認為除了以傳統的行將消失、或具有特殊風味/自明性作為衡量標準外，還可以補充上一節所提到的（結合詮釋所得知的）聲音/聲景對人的作用來看。如果這些聲音/聲景的作用，對當下個體/社群/社區的生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功能（積極或消極皆有可能），那麼以個體/社區的角度出發，它們就也是值得重視的聲景保存對象。

通過聲景保存，我們可以維繫原有那些值得保留的聲音、生產條件和空間社會關係。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主動地創造、調整和利用聲景，透過聲音來形塑更理想的空間和社會關係。如何做到這一點，將在下一節中展開討論。

## 二、聲景如何動起來？邁向新的聲景設計認識論

傳統的聲景利用方式，都以施行者個人的主觀判斷為標準，以聲音或聲音產生的物質條件角度為切入點，對聲景進行規劃干預或宣傳挪用，而缺少考量聲景的互構脈絡和在地詮釋。反而在社區歷史聲保存和藝術的領域上，出現了會探討當地個體、社群聲景詮釋的個案；雖然數量極稀少，但補充了前者在聲景利用上缺乏詮釋和缺乏多元視角的兩大通病（詳見第一章文獻回顧）<sup>6</sup>。因此，如果要對聲景進行改造設計的話，那麼在地詮釋的態度感受、不同群體甚至個人之間的

---

<sup>6</sup> 在台灣其他地方，已經有聲景工作者為了讓聲景帶動地方的互動，開始走進社區，開展聲景行動。在「穿梭美濃——串場短片」（2008）、「聽見桃山」（2011）、「六堆」（2012）中，Yannick Dauby 與蔡宛璇自發或受在地社區營造的協會邀請，結合田野錄音、藝術活動、音樂/聲音教學工作坊等形式，跟當地孩子們一起，記錄傳統音樂、生活現場和自然環境聲響（羅悅全等，2015，頁 261-263）。另外，也有社區營造行動看到了聲景的可能性，主動引入作為社造的一部分。如 2012 年，羅思容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基金會邀請，駐地嘉義布袋社區，帶領當地孩子與社區居民一起，以音樂歌唱結合生態與環境教育領域專業人士所規劃的探索體驗課程，引導參與活動之種子家庭深入理解布袋濕地價值與濕地公園未來發展方向（無名氏，2011）。但這些實踐目前依舊零散而缺少系統記錄與分析，同時在學術領域，也暫時還沒有研究探討聲景與社區的對應與關聯。以上珍貴案例非常值得透過後續研究梳理清楚，並與本節內容所討論的觀點進行對話，進一步完善面向社區的聲景能動實踐之認識論與方法論。

多元差異，都是應該加入判斷考量的重要面向。在聲景規劃與設計領域，暫時還鮮少這樣的嘗試。

此外，除了「在地多元詮釋」和上節提到建構聲景的「社會時空脈絡」應該一起納入聲景規劃設計中思考，筆者結合自己在台大城鄉所和台大城鄉基金會學習「參與式空間規劃專業」的經驗，嘗試補充提出「共學共作、共同參與」和「以人為先、以社區為先」兩個概念，作為面向社區的聲景規劃設計中之參與式原則。

第一點，面對價值觀、詮釋的多元差異，除了由設計者單獨決定如何處理，也可透過社區大家共學共作，一起來面對。在空間領域中，有很多專業規劃者走出辦公室，邁入田野與不同的人分開訪談到很充實的資料，於是自個回房開始作設計。這樣做出來的設計也許會很棒，但各人的資訊、理解、情感、在意之事，都只存在於單一受訪者與設計師彼此之間，而對身邊他人、彼此之間的狀況都沒有增進任何了解。經驗資料非共享的狀態，不只造成設計權力完全集中於設計師身上，也讓社區各人繼續限於被動、相對弱勢、跟自己沒關係的狀態。若設計師也以一團和氣和效率為重，對社區共同商議的任何一絲可能性都聞之卻步，也會進一步加強這種趨勢。

但是，這樣的擔心往往是過度的。在筆者的空間實踐學習經驗中，絕大部分的社區都能透過一起做某事而累積出「能動感」和「共同感」，並以這種感受為基礎，成功跨越價值觀的落差，開始願意了解彼此不一樣的想法，乃至共同展開公共討論和商議。也就是說，社區空間並非動不起來，只是需要有個過程。

同樣的，聲景設計也可以積極的面對共同參與。不只可以透過舉辦多次共同的聲景/故事分享會和其它有利持續擴大參與的方式，讓更多在地人一起面對。甚至可以在訪談聲景與詮釋、搜集資料的過程，就加入參與的實踐，例如，它可能是動員在地人擔任採訪人的身份，也可能像本文訪談過程中，把同一社團、同一身份、同一家庭之類的受訪者盡可能安排在一起受訪，來創造出一個環境讓經驗得以現場分享和即時對比，讓彼此了解對方在聲景和詮釋上與自己的和或不同。而在打下共學分享的扎實基礎後，大家可以在擴大、共知的理解上，透過合適的過程（可能是投票，也可能是現場共識，也可能是先對評價標準有一定共識後，再一起投票排出待處理的優先聲景），一起決定聲景保存或設計的標準和後續共作行動方向/方案。

第二點，聲景設計雖然目標落在聲音上，但從遵從社區或動力學的角度看，可以嘗試把聲音當作非常末端、無關緊要的事情，而把最現時的精力，都集中在當事社區人們的生命處境、心之所繫上。社區居民所關心的那些事情，很可能跟原定要處理的聲音/聲景完全沒有關係，就像前文所提到，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斷間接提醒受訪者談環境聲就好，可是受訪者不斷以語言/言說進行表述，而不談環境聲。不過，筆者同意陳育貞老師（2016）所說，無論從哪個角度或表現介質切入，最終還是希望回到人和社群身上，希望能幫助到他們有更好的能力或主動性來面對現在、參與未來。

專業(者)在社區參與的主要作用，是一種「主導溝通進程」而非「主導空間方案」的角色。這一角色定位，要求專業的自我超越，認清空間是生活的整體表現，看得見的實體空間只是社會活動的載體。空間美學、環境價值、營建技術，不但會隨著社會、文化的進程而遞變，更受到身分角色與意識形態之框限，但生活世界的完整一體性、人的情感和經驗能力則持恆存在。因而，我們需要超越空間的實體，而以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人本身，並回頭掌握人的知識與技術。(陳育貞，2016)

從動力上看，聲景設計跟空間專業一樣，都要面對以人為核心的公眾參與——不聆聽大家最關心的議題，大家不會願意來聽聲音，因為那就是他實實在在的生命處境，就像前文所提到受訪者會用明顯帶有溝通企圖種種語言/言說進行表述，而不採用(環境)聲音。不過對於那些以聲音/聲景作為初衷的行動者而言，這樣做確實非常具有風險，很有可能將來落不到原定要做的某種空間改善或聲景設計上。但至少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想要關心的終極目標與核心，其實是生命，而不是單純的聲音而已。

當個體與社區的生命處境與心之所繫被聽到、被理解、被凸顯(可透過聲音故事作為媒介，亦可透過包括言語等其它非聲音的媒介)後，我們能再從包括聲音/聲景在內的多種方式，來加以具現和作為溝通、行動的媒介。例如，承載老一輩深刻勞作體驗的每日聲景經歷，可以化作對應時段的課間鈴聲，以讓孩子們有機會了解在地/家人過去重要的日常生活狀態；讓在地人困擾、煩憂的每日交通聲響，可以化作聲景模仿劇(每個人扮演一個發聲體，共同模擬出當下之聲景)(甚至可參考「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er)」中「一對對(pairs)」的方式，配上不同當事人的內心詮釋，用互相搶白的方式突出社區人們各式解讀/內心牽掛之間的張力乃至矛盾)，在適當的場合情境，引發各相關關鍵當事人的擴大參與，以相對詼諧但動人的方式，開啟面對、對話、共作的可能；把社區抱怨或在乎的事情，或者大家各種卑微的心願，轉換成歌/詞創作，以歌聲唱出生活的方方面面，唱出共同的願望，唱出彼此溝通的可能……

並沒有絕對的、萬試萬靈的聲景社造方法，但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回到脈絡中去，從生命核心出發，以共學共作為法。當把社區與人作為關切的焦點，自然就會帶出聲景可能扮演的角色和方向。

### 三、 研究限制與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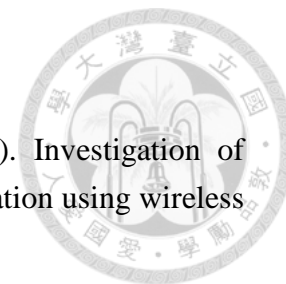
首先，本研究受到語言(閩南語)和距離(無通勤交通工具)的限制，受訪對象多以街區住戶、能講國語者的中年人以下為主，雖努力彌補，仍較缺少來自坪林山區、年歲更長的報導人。同時因經驗不足仍要現場方法試驗，因此針對少年兒童的訪談也顯不足。此外多以女性受訪者為主，男性報導者的聲音相對較少。以上種種，皆可能影響本研究的代表性，讓聲景的概貌與詮釋未趨完善。

其次，由於本文涉及的過往聲景皆以受訪者回憶作為依據，缺少其它可參照的聲音資料（錄音、錄像或文本）。那麼，當某些聲音只有一位受訪者提出時，筆者無法透過回憶資料的相互參照，確認聲景在實有與建構間的程度差異。再者，人們總是不斷地重新解釋他的過去，而言談本身也是建構的過程之一，因此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聲景詮釋，只能反映受訪者在當下所處脈絡中的即時理解，其一致性需要透過長時追蹤研究才能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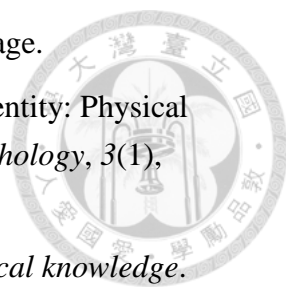
至於期許，上節提到，筆者想要關心的終極目標其實是生命，而不是聲音而已。也正因為如此，筆者希望本篇已完成的論文，能夠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塊敲門磚，在坪林開啟、協助一直未完成的社區參與——個人聲景詮釋差異的擴大分享、詮釋背後生命處境的共感、不滿/衝突/期待中所生長出來的願景乃至具體（聲景）實踐等等。這樣的期許，也許也算是一次有待完成的聲景設計吧。

最後，由於政策關係，筆者畢業後無法繼續親身跟進和推動這些目標。因此，筆者心中其實有不甘願，很希望可以有機會與在地的大家一起，實現這份期許。但是也沒辦法，所以自己只能盡可能把所見所感的重點，以論文形式寫下來，並默默期許能為後來的有心人，無論是關注聲景也好，關注社區也好，能夠提供那麼一絲微薄的經驗幫助，或是貼近彼此生命的勇氣鼓勵。

## 參考文獻



- Bouzid, O. M., Tian, G. Y., Neasham, J., & Sharif, B. (2013). Investigation of sampling frequency requirements for acoustic source localisation using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Applied Acoustics*, 74(2), 269-274.
- Brown, A. L. (2012). A review of progress in soundscapes and an approach to soundscap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oustics and Vibration*, 17(2), 73-81.
- Cain, R., Jennings, P., & Poxon, J. (2013).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a soundscape. *Applied Acoustics*, 74(2), 232-239.
- Cosgrove, D. E. (1984).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 Drama Resource. (n.d.). Soundscape. Drama Resource Website. Retrieved Jan. 8, 2016, from <http://dramaresource.com/drama-strategies/soundscape/>.
- Duncan, J. (1990).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J. & Duncan, N. (1988). (Re)reading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2), 117-126.
- Farina, A. (2014). *Soundscape ecology*. Dordrecht, NL: Springer.
- Finegold, S. L., & Hiramatsu, K. (2003) Linking soundscapes with land use planning in community noise management poli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2<sup>nd</su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25-28 August. Korea: Seogwipo.
- Ingold, T.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 Morin, K. M. (2009). Landscape: re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world. In N. J. Clifford, S. L. Holloway, S. P. Rice & G. Valentine (Eds.), *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 (2nd ed.), (pp. 286-299). London: Sage.
- Nishimura, A. (2005). A tiny field for soundscape design: A case study of the soundscape museum in Osaka, Japan. *Soundscape: The Journal of Acoustic Ecology*, 6(2), 21-24.
- Normanzai, R. (n.d.) What is a soundscape anyway?. Soundscape Music Therapy Website. Retrieved Jan. 8, 2016, from <http://soundscapemusictherapy.com/what-is-a-soundscape-anyway/>.

- 
- Pink, S. (2009).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 Kaminoff, R. (1983).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57-83.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chafer, R. M. (1994).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 Vermont: Destiny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1977.]
- Solomon, T. (2000). Dueling landscapes: Singing places and identities in highland Bolivia. *Ethnomusicology*, 44(2), 257-280.
- Torigoe, K. (2005). Insights taken from three visited soundscapes in Japan. *Soundscape: The Journal of Acoustic Ecology*, 6(2), 9-12.
- Truax, B. (1999) *Handbook for acoustic ecology* (2<sup>nd</sup> Ed.). Cambridge Street. Retrieved Dec. 4, 2015 from <http://www.sfu.ca/sonic-studio/handbook/>[Originally published: *Handbook for acoustic ecology*. Vancouver: ARC Publications, 1978.]
- Wagemans, J., Elder, J. H., Kubovy, M., Palmer, S. E., Peterson, M. A., Singh, M., & von der Heydt, R. (2012). A century of Gestalt psychology in visual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6), 1172-1217.
- Wong, D. (2004). *Speak it louder: Asian Americans making music*. New York: Routledge.
- Wylie, J. (2007).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 Wylie, J. (2009). Landscape. In D. Gregory, R. Johnston, G. Pratt, M. J. Watts & S. Whatmore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pp. 409-411).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 Aisha (n.d.) 〈電車迷看過來！大阪 JR 環狀線電車鈴聲全新「聲」級！！（上）附音檔♥〉。2016/1/8 取自 <http://osaka.letsgojp.com/archives/20735/>。
- 王志弘（2014）《空間的社會分析•講義》。臺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王俊秀（2001）〈音景的都市表情：雙城記的環境社會學想像〉。《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0，89-98。
- 日本環境省 a (n.d.) 《残したい"日本の音風景 100 選"パンフレット》。2016/1/3 取自 [http://www.env.go.jp/air/life/nihon\\_no\\_oto/02\\_2007oto100sen\\_Pamphlet.pdf](http://www.env.go.jp/air/life/nihon_no_oto/02_2007oto100sen_Pamphlet.pdf)。

- 日本環境省 b (n.d.) 《残したい"日本の音風景 100 選"の概要》。2016/1/3 取自 [http://www.env.go.jp/air/life/nihon\\_no\\_oto/01\\_oto100HP\\_gaiyo.pdf](http://www.env.go.jp/air/life/nihon_no_oto/01_oto100HP_gaiyo.pdf)。
- 毛建西、王增欣 (2006) 〈基於聲生態學的城市景觀設計策略探討〉。《環境科學與技術》，29 (1)，94-96。
- 田德財 (1980 年 02 月 01 日) 〈北迴鐵路今日通車 「後山」已成歷史名詞〉。《聯合報》，12 版。 <http://goo.gl/KlgDmV>。
- 李國棋 (2004) 《聲景研究和聲景設計》。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呂心純 (2011) 〈音樂作為一種離散社會空間：臺灣中和地區緬甸華僑的音景與族裔空間建構〉。《民俗曲藝》，171，11-64。
- 坪林區公所 (2015a) 〈坪林區地理位置〉。坪林區公所網站。2016/1/22 取自 [http://www.pingli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69&type\\_id=10006](http://www.pingli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69&type_id=10006)。
- 坪林區公所 (2015b) 〈行政區劃分〉。坪林區公所網站。2016/1/22 取自 [http://www.pingli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67&type\\_id=10006](http://www.pingli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67&type_id=10006)。
- 坪林區公所 (2015c) 《新北市坪林區人口結構分析》。坪林區公所。2016/1/22 取自 [http://www.pinglin.ntpc.gov.tw/archive/file/103\\_年新北市坪林區人口分析.pdf](http://www.pinglin.ntpc.gov.tw/archive/file/103_年新北市坪林區人口分析.pdf)。
- 坪林區公所 (n.d.) 〈親水公園〉。坪林區公所網站。2016/6/25 取自 [http://www.pingli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81](http://www.pingli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81)。
- 坪林鄉公所 (2002) 《坪林鄉志》。臺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
- 郭名揚 (2015/03/13) 〈導讀坪林〉。氣候變遷實作-坪林一度 C 課程報告投影片。
- 陳育貞 (2016) 〈鄉村建設之參與式規劃：以昆山綽墩村為例〉。《設計與研究》，40，32-39。
- 許惠琪 (2013) 〈重新聆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現實：吳燦政的聲音地圖〉。《國藝會線上誌：特別企劃 Aug.》。2016/1/1 取自 [http://www.ncafroc.org.tw/mobile/news\\_content.asp?id=121](http://www.ncafroc.org.tw/mobile/news_content.asp?id=121)。
- 康健 (2007) 〈Urban Soundscape〉。《華南理工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35 (s)，11-16。
- 康健、楊威 (2002) 〈城市公共開放空間中的聲景〉。《世界建築》，6，76-79。
- 黃心健 (2009) 〈傾聽〉。黃心健故事巢網站網頁介紹。2016/1/8 取自 [http://www.storynest.com/pix/\\_4proj/ds\\_listening/p0.php?lang=ch](http://www.storynest.com/pix/_4proj/ds_listening/p0.php?lang=ch)。
- 黃麗芸 (2016) 〈捷運列車進站音樂 連 3 週依序登場〉。中央通訊社。2016/1/8 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601080142-1.aspx>。

- 葛堅、陸江、郭宏峰、李輝(2006)〈城市開放空間聲景觀形態構成及設計研究〉。  
《浙江大學學報：工學版》，40(9)，1569-1573。
- 葛堅、趙秀敏、石堅韜(2004)〈城市景觀中的聲景觀解析與設計〉。《浙江大學  
學報：工學版》，38(8)，994-999。
- 無名氏(2011)〈招募！10 對守護布袋濕地種子家庭〉。布袋濕地改善復育調查  
規劃網站報導。2016/1/12 取自 <http://budaiwetland.ntu-bprf.org/?p=1014>。
- 無名氏(2015)〈2015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第一場次「臺北聲音地景」~開放  
報名！〉。準建築人手札網站網站通告。2016/1/8 取自  
<http://forgemind.net/media/archives/2601>。
- 楊佳璇(2012)〈聲音 | 紀錄與敘事：聲土不二—嘉義聲音再生計劃〉。網絡  
報導。2016/1/3 取自  
<http://www.artobserverfield.com.tw/index.php/criticism/curating/550-2012-09-22-16-55-08>。
- 楊建章、呂心純(2007)〈音樂學研究的空間新視野〉。「臺灣音樂學論壇」，  
12月14-15日。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楊建章、呂心純(2010)〈音聲空間研究的全球趨勢與本土回應初探〉。《關渡音  
樂學刊》，13，77-96。
- 詹嘉紋(2014)〈從聆聽尋回生命寂靜本質 台灣聲景守護團隊成軍〉。環境資  
訊中心網頁報導。2016/1/8 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從聆聽尋回生命寂靜本質-台灣聲景守護團隊成軍-044051005.html>。
- 新店訊(1985-07-12)〈翡翠水庫集水區禁止水面活動 露營遊憩據點也將縮小〉。  
《聯合報》，7版。<http://goo.gl/QO7xin>。
- 趙奇濤(1979年08月07日)〈心懷鄉土 北部濱海公路 一條風光旖旎的風景  
線〉。《聯合報》，12版。<http://goo.gl/FH2s5p>。
- 臺北訊(1980年07月23日)〈大臺北水源匱乏 正考慮分區供水〉。《聯合報》，  
3版。<http://goo.gl/0pQib7>。
- 蕭定雄(2013)《從文創鍍金走向道德經濟：坪林臺灣藍鵲茶行動》。臺北：臺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嚴峻、格蕾(Louise Gray)編(2007)《都市發聲：城市•聲音環境》。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附錄 I

表 3 坪林空間變遷大事表



時間	事件
1970 年	坪林新橋建成（八公尺二線道） （北宜公路不需再經坪林老街；坪林商圈開始外移至外環道路）
1970 年左 右	北宜公路坪林段第一次拓寬（配合坪林新橋，單線道變二線道）
1971 年	北宜公路坪林段路面等級改善（坪林段完成柏油鋪設工程）
1960-1979 及 1979 年	全鄉道路陸續拓寬（從兩公尺拓寬到四公尺）及開闢聯絡道路； 全鄉廣鋪柏油路
1979 年	北部濱海公路通車
1980 年	北迴鐵路通車
1987 年	翡翠水庫完工
1991 年	北宜高速公路（雪隧）開始施工
1993 年	北宜公路坪林段第二次拓寬
1994 年	北宜公路全線完成拓寬
1995 年	坪林新橋橋面拓寬（從 8 公尺到 15 公尺，即二變四線道）（坪林舊橋 退位）
1998 年	坪林拱橋建成
1999 年	坪林河濱親水公園（含護堤）改建完成
1999 年	封溪護漁
2000 年	坪林婦女合唱團成立*
2006 年	北宜高速公路（雪隧）通車

本研究整理。

## 附錄 II

Schafer 在 *Soundscape* 一書中提出的方法論



	目的	方式	細節	特點、優勢	缺點
標記	描述聲音	聲學式	時間、頻率、波幅強度； 三者的交互作用	參數量化、可測量； 描述已有的聲音	難可視化 (最多二維)，欠立體全面
		語音式			
		音樂式		三維全面思考； 指示如何再造該聲	只能描述單一聲
		空拍圖式	聲強度地圖、聲事件分佈/ 重現圖、[價值預設]於特定 區域散步共評的城市聲環 境圖	可開始描述「聲 事件」時空脈絡/ 空間關係	
分類	對比、 模式化	聲學(物理 特性)	發聲距離 m；力度 dB；清 晰可聞或勉強聽到；可孤 立語義(單獨發出) or 從 屬於更大的脈絡或信息； 周邊的質地(hi-fi/lo-fi；自 然、人類、技術)相似與 否；環境狀況產生迴響、 回音或衰弱、含混不清等 其他影響(多由風雨這類 氣候干擾引起)  2D: 縱軸 -sound object (attack, body, decay 三階 段)；橫軸-相對的(時長、 頻率、動態(mp))  任何瞬間的內部波動 (transients)；聚集(mass)； 顆粒起伏(grain)		只能描述單 一聲

		心理聲學 (感受特性)			
		語義學(功能和意義)	把文學、人類學、歷史學文件中的聲音描述找出來做成卡片、加以分類(已過千張): 「自然聲」(生產、apocalypse、水、空氣、地球、火、鳥、動物、昆蟲、水生動物、季節);「人類聲」(嗓音、身體、衣著);「社會聲」(某地域的)(鄉村聲景的普遍描述、城鎮、城市、海上、家庭、職業、工廠和辦公室、文娛、音樂、慶典節日、公園花園、宗教節日);「機械聲」;「安靜和寂靜」;「提示聲」(鐘、號、時間、電話、警示、愉悅聲、未來)等等	聲音都來自聽證人,因此才可以跨歷史、跨空間比較人們對某聲音的態度、聲音比例	任何一種聲音都橫跨幾種分類,當下的分類在其他領域應用時很僵化
		美學情感學(情緒或情感品質)	美好的/最喜歡的/浪漫的聲音/愉悅的 vs.醜陋的/最不喜歡的/恐懼的/不愉悅的聲音	可對比文化差異;為聲景設計提供基礎;為噪音防治相關立法提供對照標準	
知覺	聽出什麼	主角 (關注的對象)	信號聲 (signal) 或聲標 (soundmark) 它可以是一個聲音事件,一個聲標,一個記憶的或至關重要的聲音體驗	主角/背景取決於「文化適應」、「個體的精神狀態」、「個體與田野的關係」,與聲音的物理面向無關;	后工業聲景的「低保真(lo-fi)」和「非聚焦式聆聽」,讓彼此邊界模糊、難以區分;
		背景 (框架或脈絡)	周圍聲音 (ambient sounds),常會變成標誌聲 (keynote)	可通過「擬聲練習」、「音樂」、「視	容易誤用統

		田野 (進行觀察的地方)	所有聲音發出的地方,即 聲景 (soundscape)	角」來進入脈 絡;	計學,當作 均質單一來 看待
形態	演變 發展	按時間/空 間序列對 比各類	文本 錄音(含實驗室分析)	避免設計者忽略 形態演變的趨勢 與其所對應時空/ 社會邏輯,直接 用激進的新聲音 取代舊有傳統聲 音,而把已有聲 音所產生的濃厚 象徵破壞殆盡。	缺少精確聲 音資料庫, 時間上縱向 對比較難
象徵	聲音 指涉的 含義			有些是先於經驗 的原型; 聲音的象徵會隨 時空與社會脈絡 而變化	消逝的聲音 的象徵越發 浪漫化
噪音		量化	不同分貝與時間下噪音對 聽力及人體健康的影響; 在(居住/商業/工業等)社 區中設立聲響區域,在白 天和夜晚特定時段測量每 個區域的聲級,再作各區 域及城市之間的噪音水平 比較 Vs.測社區的信號聲 聲級	為噪音防治立法 提供醫學/聲學依 據;	低分貝、測 不出的也可 可能是噪音; 儀器又貴又 換得快,難 以統一與全 面;
		質化	對比各地市政的噪音立 法; 禁忌之聲	可以回到特定的 文化、社會、時 空脈絡中參看對 比	

整理自 Schafer(1997)。



## 附錄III

各領域/地區的聲景研究與實踐介紹

### 一、 建築聲學、噪音治理、空間規劃、景觀規劃

Brown (2012) 總結了噪音管制和聲景的取向差異 (表 4)，認為聲景取向的空間規劃，應該要從「悅聲」的角度切入。

表 4 噪音管制和聲景的取向差異

環境噪音管理取向	聲景取向
把聲音管理成一種濫用 (waste)	把聲音感知為一種資源 (resource)
關注不舒服的聲音 (sounds of discomfort)	關注聲音的偏好 (sounds of preference)
跟聲級相關的人類反應	常常跟聲級無關的偏好——不以安靜為目標
把所有聲源作為整體來測量	需要區辨各個聲源：從厭聲中抽取出悅聲
通過減低聲級來作管制	用悅聲遮蓋厭聲 (unwanted sound) 來作管理

整理自 Brown (2012)

延續 Schafer 的說法，康健、楊威 (2002) 提出減噪/噪音管制並不總是噪音治理的良方，因為人們對聲環境的評價是個複雜的系統，聲舒適度受諸多因素影響。原則上他們提出聲景由「聲音」、「聽者」和「空間環境」三者共同構成，認為要著眼研究這三者的特點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不能片面、孤立地考慮)，才能進行「聲景描述」、「聲景評價」或「聲景設計」。葛堅、趙秀敏、石堅韌 (2004) 也贊成「聲音-聽者-空間環境」互動論，表示要用整體、聯繫的視角來看待聲音與環境關係，才算是聲景的視角。另外也區分「正設計」與「負設計」，把好的元素加以發揚，不好的元素盡量減少。

那麼理念下麵的具體操作是怎樣的呢？以下分別從測量和描述、評價、分析與設計三個方面來談。

在測量和描述上，多採用實地踏勘。一種由研究者本人聆聽記錄地點各處的聲音元素，來收集信號聲、標誌聲和背景聲 (葛堅、趙秀敏、石堅韌，2004)，或根據聲源種類 (自然、人工、生活等) 進行分類 (葛堅、陸江、郭宏峰、李輝，

2006)。另一種則用聲壓計等儀器直接覆蓋對象所有空間，測量不同時段的噪音聲級分佈（李國棋，2004）。也有兩者結合的「網格測評法」，大網格用聲壓計，小網格請當地大學生收集聲音元素（葛堅、諸富研、外尾一則，2007）。

在評價上，以先前研究者收集到的聲音元素為對象，請居民/管理者/遊客填寫問卷，瞭解對他們對每一單個聲音的喜好評價，指標包括好感度、協調度、以多對意義相反形容詞組成的主觀印象評價表（葛堅 等，2006）。

在分析與設計上，康健、楊威(2002)以受噪音影響的城市公共空間為對象，提出降低噪音的同時，引入有意義的前景聲和標誌聲。引入的目的是掩蓋（masking）背景雜音，有意義指的是具有時間動態（如四季更替、晝夜變化從鳥鳴到人群活動）和景觀穩態（與景觀元素相應，如聲音雕塑、水景、報時鐘）。同時也要考慮物理環境的細部特性（用凹凸的表面來降低混響）。葛堅等人(2006)用聚類分析法區分該處可分為哪幾種主要的聲景觀，再用階層分析法（AHP）看原來按聲源分類的各種/各類聲音的權重，決定設計時各種/各類聲音的優先順序。量化分析還結合能量圖源法、輻射追蹤、radiosity 模型、輻射追蹤與 radiosity 模型復合、城市聲覺的活化/聽覺化技術等技術的發展，計算出小尺度城市區域中聲場模擬模型，來在輸入特定人口及空間物理指標後，用回歸方程預測聲景質量（康健，2007）。

透過以上，我們可以發現，降噪配掩蓋的方式（康健、楊威，2002），不僅沒有回應他們提出的「聲音-聽者-空間環境」互動論原則，依舊把各元素切割看待，而且對聲景脈絡的回應，也局限在外來空間規劃專業者一般主觀臆想和建築聲學領域上（「聽者」一環甚至只以“要考慮社會與心理特性”一筆帶過），完全缺乏 Schafer 所強調的具體時空、文化社會、非物理環境、人的感受等面向。哪怕以實地踏勘結合量表問卷的方式（葛堅 等，2006），嘗試進入脈絡和感受，但聲音範圍、分類、評價標準等全由研究者/專業者這些外來者單方決定，並且只用簡單幾個指標來衡量受訪者的理解感受和聲音重要性，也沒細看聲音的聚類/權重與空間的對應關係，導致聲景背後對應的時空脈絡和人們深層的感受理解，仍然失聲。其中某部分空間專業者，越發偏向聲學量化與技術建模決定論，這也越發遠離 Schafer 當初提倡的「認識個體與社會跟聲響環境的互動與理解」。

簡言之，目前空間規劃領域中所理解的的聲景（表 5），過於斷章取義，缺乏整體、脈絡與動態，而且有合理化自身專業者傲慢的趨勢。

表 5 空間規劃領域的聲景理解

領域	研究	理念	具體方法
空間規劃	康健、楊威(2002)	「聲音-聽者-空間環境」互動論	引入前景聲和標誌聲

	李國棋 (2004)		聲壓計
	葛堅、趙秀敏、石堅韌 (2004)	整體、聯繫的聲景視角；	研究者現場聽，分成信號/標誌/背景聲；
	葛堅、陸江、郭宏峰、李輝 (2006)	正設計+負設計+零設計	研究者現場聽，按聲源分類； 以先前研究者收集到的每個聲音元素為對象，請別人填寫量表式問卷； 聚類分析、階層分析
	葛堅、諸富研、外尾一則 (2007)		網格測評法：聲壓計+請志工來聽
噪音治理	康健、楊威 (2002)	減噪並不總是良方	降噪+掩蓋

本研究整理。

## 二、 心理聲學

其中一部分研究聚焦於瞭解人們對特定單個聲音的喜好評價，指標包括好感度、協調度、以多對意義相反形容詞組成的主觀印象評價表 (葛堅 等, 2006)，方法除了量表以外，也包括認知實驗上——用同樣的指標評價不同的圖像和聲音搭配組，以推斷地景/情境與聲景的匹配度 (李國棋, 2004)。

但這類方法往往只能針對單個聲音，實驗室情境缺乏生態效度；而這些指標下得出的結果應用在空間規劃上時，容易忽略時空脈絡，缺少跨文化適應性上的對照驗證 (例如葛堅 等, 2006)。而且哪怕能精確預測，也無法回答為什麼匹配、人們更深入怎麼互動理解等問題。

## 三、 文學歷史研究

研究過去聲景的其中一種方式是透過藝術作品和文獻文本。例如，李國棋 (2004, pp.60-70) 以《紅樓夢》為對象，梳理文本裡面 (1) 聲的種類和頻數、(2) 聲的分佈與章節/情節的關係 (如笑聲、哭聲)、(3) 分類 (人、自然、交通、工具/用品/樂器) 中各聲音介紹 (4) 根據聲的種類、聲壓、頻數作古今對比。

#### 四、 民族音樂學

在 20 世紀最後十年，民族音樂學界受到前人及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其它學科的影響，開始檢視「音聲」與「空間」的相互建構，及這種互動在當代議題發展上的多種可能性，從「音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結合」、「音樂空間的操演性與賦能力量」、「個人音聲空間的建構」、「音樂學研究的環境轉向——生態音樂學」四大議題方向上，開展理論建構與個案研究（詳見楊建章、呂心純，2010）。

音樂不再只是簡單的樂理、演奏、樂種或表達情緒的產物，而是建構社會空間的場域之一，富含凝聚情感、定義社會關係、建構集體認同等重要性。同時，當代探討音樂空間時，也越發關注人與次社群的主體性與主體經驗（呂心純，2011）。例如，呂心純（2011）藉由移民文化為特色的（歌曲）音景，探討其背後族裔政治空間、邊界、社會關係、集體認同的流動建構，同時也揭示看似同質的公共音景中，隱藏著各個次社群的多元異質與社會階序。

簡言之，音樂與空間的互動關係，成為許多當代議題的表現/影響對象，是我們探討這些議題的媒介之一。同時這種互動也是建構的一部分，共同影響著這些議題的結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對象上，不同於 Schafer 傾向於取環境中聲音來分析，民族音樂學「聲景」轉向後仍以音樂/歌曲為主。

#### 五、 聲音創作（電影、作曲&聲音藝術、藝術創作）

在蔣世寶、陳建雄、鍾思明（2009）的電影研究中，聲景是聲音所形成的氛圍與情緒，透過剪輯和安排、配合畫面和節奏，表達出畫面不及之處。但他們所說的聲景是被動的（待剪輯、要配合畫面）、片段的（零碎的單個聲音元素的拼貼）、功能化的（操縱觀眾的情緒），不同於 Schafer 強調整體性與時空文化社會脈絡。

「聲景作曲」一詞日漸普及，但取向多元。一種是以音樂模仿事物或環境的聲音，把聲音作為音樂發想的靈感。這在傳統作曲中就有相關作品（例如火車啟動、鳥鳴、山中森林），只是當下可能變成整首曲子都是為了該事物或環境聲音而專門創作。另一種是直接使用外部聲音（非樂器/非音樂會/甚至可以是噪音）作為音樂創作的元素，取向也各異——從把聲音片段插入音樂作品中，到音樂結合編輯過的聲音（改變聲音節奏以配合音樂），再到直接解構聲音的特性（強弱、長短、質感、尖銳、粗糙等）來創作都有（表 6）。

表 6 聲景作曲的不同取向

取向	聲音作為靈感，音樂模仿聲音	聲音片段插入音樂作品中	音樂結合編輯過的聲音	直接解構聲音的特性來創作
例如	《寂靜山經》，洪婉清，2015	/	《聽見大自然》，「風潮音樂」，2013	《蛙界蒙薰》，Yannick Dauby，2013

本研究整理。

在最後一項解構式創作中，有些創作甚至完全離開聲音原來的脈絡（如《聲音詩行動》（Yannick Dauby，2015）），聚焦在聲音的情緒、質感，而難辨/不重視聲音原來的出處。但 Yannick 本人聲明這不是「聲景作曲」，而應叫「聲音藝術」。跨界兩端的聲音藝術創作者，把具有脈絡作為「聲景作品」的基本。Robert Worby 寫道，無論採用何種聲音元素和藝術表達的媒介情境，「一定程度的可辨識性...是重要的...只有這樣，聽眾對於那些聲音的瞭解和過往的體驗才能夠為作品提供意義」（嚴峻、格蕾，2007），這提醒著我們聲景本身具有脈絡性，以及表達溝通時要注重時空生命經驗的差別（常見搭配文字說明盡量彌合這種差異）。

「聲景作品」並不一定要用安靜坐著聆聽演奏/CD 的形式呈現，表達的媒材可以很多元，包括裝置、文本書寫、行動等。例如林舜龍與 Yannick Dauby 受高雄市政府委託，在高雄旗津海岸創作出面海的巨型「黃金海珍珠」雕塑裝置，人們可以坐在裡面，剛好聽到潮水起落的聲音（高雄市政府新聞局，2015）。

此外，也有越來越多作品注重串聯在地居民的想法。2006 年間，英國使領館文化教育處進行「都市發聲」計畫，邀請七位英國聲音藝術家前往中國四座城市（上海、重慶、廣州、北京）短期駐地（幾天），利用當地的城市聲音環境進行創作。活動同時包含一系列的裝置展覽、講座及音樂會。此外，大會邀請四個城市的居民用文字描述他們最喜愛的城市聲響，其中，廣州的市民還可以直接投交錄音片段，從中評出優秀者予以獎勵。其中，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對城市各空間的聲音印象）與成果（聲音作品）、講座內容、評論文章和市民提交的聲音描述，最後轉換成出版 CD 與書籍進行推廣（嚴峻、格蕾，2007）。黃心健的作品「傾聽」同時由雷射切割不鏽鋼板（裝置）、QR Code、影音紀錄網站、網路留言版組成，一邊在捷運迴龍站旁重要的歷史地標樂生療養院上設置聲音雕塑裝置，讓人們可以通過手機互動，收聽到十五位不同年紀、性別、族群、作息時間的在地居民講述當地的聲音記憶，一邊結合網路看，讓這些當地聲音記憶能持續分享（黃心健，2009）。

以上不同做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對「脈絡」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從「主題」上回應，有的從作品設置的「實體空間」上回應，有的從「當地人與社群與環境

的互動和理解」上回應。如果以 Schafer 的聲景定義來看，從「當地人與社群與環境的互動和理解」上回應，該是最貼切的。



## 六、 聲景活化與保存

中國大陸學者李國棋為了在瞬息萬變的今天，及時抓住可供聲景設計用的高精度聲音素材，於是以專業錄音質量，收錄近千種日常聲音，做成「福記聲音博物館」（無法查到），同時也可供同一類聲音作跨時空對比，也可作多角度檢索與聲圖結合學習（李國棋，2004，pp.49-59）。

台灣藝術家吳燦政為了「記錄下聲音和人／環境的互動，重新讓我們用『耳朵』去瞭解自身生存的地方，甚而解讀人活動的模式，觀察文化的切片」，自 2011 年起，發起「台灣聲音環境資料庫計畫」（<http://www.soundandtaiwan.com/>），包含「聲音的地圖」與「聲音資料庫」兩大主軸，現階段結合 Google Map 的地圖定位功能，逐一採集錄製北部、東部等各地台灣聲音（許惠琪，2013），並不斷舉行講座、展覽與工作坊。有機會時，他也會到同樣的地點重錄，以對比聲音在時間中的變遷。

李國棋的做法更像在做電影聲音素材搜集，同時把聲音當標本看待。相反，吳燦政相對更有時空脈絡，人們不僅能宏觀地對比台灣各處（北中南/山與海/城與鄉）的聲音，也能結合 Google 街景服務，某程度上觀看地方街景的細節。秦佑國（2005）以聲音的物理性（聲級大小）無法說明社會性（主觀感受）為例（像是鳥鳴山更幽、街市噪音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感受），提出面對聲景遺產保護時，更重要的是保護聲音背後的環境和生活形態，而非把聲音本身博物館化。那麼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吳燦政的方式只能顯示出部分路街周邊環境，也沒有觸及生活形態的深描（只有生活場景的聲音片段），但卻有李國棋所缺失的時空脈絡，同時以空拍式視角與 Google 街景帶來「邀約感」，邀請聆聽者找尋身邊地區/曾去過之處的聲音，或是邀請聆聽者動身前往聲音有趣之處，從而開啟人在時空脈絡中與聲音環境進一步連接的可能。

日本環境廳（今環境省）在 1994 到 1997 年間，結合聲景與環境保護，從「音景財」（包括音文化財和音環境財）的觀點，開展「日本の音風景 100 選：保護我們的遺產」項目（日本環境省 a, n.d.）。它們請全國各地個人/團體來推薦身邊值得留下來的聲景，然後以「符合公共募款基本要件」「與人的連結」「聲音狀況」「為保存聲音環境擬定的策略」為標準，選出 100 個作為日本自然和文化多樣性的代表，並且公開發表，以期促進人們對身邊聲景的關注（日本環境省 b, n.d.）。因為內容包含推薦者的姓名住址、對該聲景獨特聲元素的描述（可包含視覺展示與互動故事/傳說）、推薦體驗的季節和時間（Torigoe, 2005），同時也是個人或團體組織從身邊環境推薦的，所以這樣的聲景收集，在原則上更能描繪出當地社群對聲音環境的互動和理解。

不過，單方的意見不足以代表多數。同時，儘管賦予了「音景財」和「100選」的稱號，這種相對由上而下的理念推廣與聲景保存方式，並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延續效果。當年作為主委與評審之一的鳥越惠子，曾多次回到當年選出的聲景地點，她發現因為跟平日的生計沒有幫助，當地很多人其實都不在意那個被評選出來的聲音；或者有些地方居民都很認同「海浪男孩」的聲音傳說，但當地官方對待聲景入選的方式，只是名單一出爐時建個男孩雕像配說明文字，同時繼續進行會破壞海岸的市政開發建設，導致該聲景行將消失；又或某處聲景因人選而備受矚目，越來越多遊客乘馬達船來聽，反而破壞了原聲景的安寧（Torigoe，2005）。

相較起來，結合由下而上方式推行的「平野の音博物館」<sup>7</sup>，則顯得更接地氣，不僅跟社群的生活生命經驗更有聯繫，也更可持續。大阪平野町的社區發展協會在1993年發起社區的歷史保存運動，提出以多個位於日常設施的小型博物館，串聯人們在整個地區體驗，其中包括「平野の音博物館」。主推者西村淳剛開始時只是錄當地日常聲，但加入當地發展協會後，意識到只有錄音是不夠的，應該進一步瞭解人們對聲音的感受。為此，西村淳於1998-2004年長期駐點社區，深入當地社群生活，建立生活經驗連接、信任關係和五官共感。在此基礎上，邀請社區聲事件的當事人來「親自發聲」和「隨便談談」。這樣子收錄到的聲音，不僅不同於外來人想像該有的聲音（如錄到使用泉水的方式聲音會不一樣），同時也展現出當事人的生命感受和理解。在展示上，「平野の音博物館」也採用社區散點分佈，這些「聲的傳奇」（Soundmonograph）分佈在6個社區地點中分別展示，並且利用「聲音地圖」、「尋聲步道」、「聆聽地點」、「聲景網站」等方式，創造參訪者線下線上與整個社區的連接（Nishimura，2005）。

## 七、 城市形象行銷

「聲景」也被說成是「城市的音表情」，要瞭解一座城市，除了以往都用看的，還能用聽的，於是漸漸出現了用「聲景」一詞做城市形象行銷的嘗試。

經由耆老訪談及聲音收集，整理出新竹市具備潛力的聲景，分為「歷史音」「文化音」「社會音」「自然音」四類（王俊秀，1998），並與當地政府合作，於文化局大廳邀請市民投票，選出「竹塹十大音景」（王俊秀）。王俊秀（2001）從「都市行銷」的角度，把聲景作為都市環境行銷的非實體交換對象。一方面在概念上把「厭聲」轉「悅聲」、噪音歸於某類型聲景財，一方面結合現場調查和訪問市政人員及在地耆老、專家，分別從「人」「空間」「活動」三個角度提煉出新竹市的特色聲景（聲標取向）。他認為這些被忽視的「文化音景」和「科學音景」，都可以豐富都市的「音表情」，也能作為都市行銷的特產。

2008年，台灣嘉義縣政府文化處提出名為「嘉義聲音採集和資料庫建置計

<sup>7</sup> 詳見 <http://omoroide.com/soundscape/>

劃」的地方文化館計畫，為期 4 年，希望蒐集嘉義縣 18 個鄉鎮的聲音，建立成線上或實體資料庫供民眾聆聽。當時計畫由「大大樹音樂圖像」承辦，再委任 Yannick Dauby 及許雁婷執行。但計畫在第二年底就被文化處終止。因此實際上兩位藝術家先花費一年時間展開基礎資料研究，而後以駐地的方式，於嘉義進行前後共 12 個月的田野聲音紀錄工作。由於配合聲音資料庫的建構方向，在「嘉義聲音計畫」的聲音紀錄之前，即已擬定錄製的六大主題，包括：口述歷史、民間藝術、自然生態、產業、宗教信仰及節慶活動（楊佳璿，2012）。因計畫停擺，成果部分展現現在「嘉義聲音」網站（<http://www.kalene.net/chiyaisounds/>）。

以上兩個計畫在立意上都是去收集各類別中具代表性的特色聲音，其中或多或少參考當地人的意見。但在其結果呈現中，我們無法瞭解當事人對聲音環境的看法。後一個計畫還記錄了口述歷史，但純屬講歷史，並非要去還原其它聲事件背後的歷史過程。這樣的取向，呈現出的更像是「聲音化的風景」。如果放在形象行銷中看，跟一般的都市意象行銷沒有差別，只是感官從視覺換成了聽覺。

2015 年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聯合臺北捷運，一起進行「臺北有聲捷」計畫，包含「臺北音景地圖徵件」（邀請市民結合 Google Map 定位上傳生活中的聲音錄音）（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2015），但成果無法查找。同年，臺北文化基金會把「2015ideaTAIPEI 創意工作營」主題定為「臺北聲音地景」，在網路上分享台灣及各地不同類型的聲景創作品，也邀請市民參加工作坊（無名氏，2015），透過探索捷運站及其周邊環境，進而提案出該捷運站的聲音音樂（臺北聲音地景，2015）。

日本很早就注意到音調憂鬱、時間過長的車站發車聲音，讓通勤者有被威嚇與蹂躪之感，該處自殺率也特別高（王俊秀，2001），於是日本車站紛紛採取發車聲音「樂曲化」來因應。2015 年，臺北捷運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繼「捷運站自動驗票閘門聲響美化」及「車廂內廣播提示旋律音」後，再合作推出「捷運列車進站音樂」，邀請作曲家寫活潑舒緩的曲子，緩和大量旅客等待時的煩躁（黃麗芸，2016），但音樂內容跟該站時空並無關係。相反，日本大阪環狀線的各站發車聲/歌，則結合當地的文化社會歷史特色來考慮（如用傳統樂器突出當地節慶甚多，或反復播放「燒肉吃到飽」突出商區特色）（Aisha,n.d.）。

## 八、生態保育

生態保育希望透過傾聽、推廣、保護「自然聲景」，來推動保育生物多樣性，並積極謀求參與制訂環境公共政策，讓更多人理解以聲學為基礎的環境關懷理念、促進環境永續（詹嘉紋，2014）。

## 九、 心理諮商

在 2004 年開始，**Rachelle Normanzai** 把自己的音樂治療稱為「聲景音樂治療」。她認為這個詞符合她對音樂治療的理解：我們都用美學的態度看待豐富的地景（自然的/人造的、長遠的/瞬間的都有），既可欣賞已存的，也可努力創造更好的或改變自己的想法。而聲景作為地景的孿生詞，也具有同樣的多樣性、脈絡性和可為性。相比起不可改變的無奈，人們可以轉而聆聽身邊聲景中的美，進而帶來更積極的生活態度（**Normanzai, n.d.**）。簡言之，理念上以「悅聲」的挖掘和創造為基礎，來提昇環境與身心狀態。但查找不到具體的方法介紹，也無法確認只瞭解「悅聲」不處理「厭聲」的方式，是否足以改變身心狀態。

## 十、 戲劇

戲劇中有一種「聲景戲劇」，具體做法是從團體裡推舉出一名指揮，其餘人擔任樂隊，大家針對一個特定的主題或情緒（如海邊、城市、雨林），在指揮的引導下，用嗓音模擬和拍打身體來描繪其聲景。例如在城市聲景劇中，某人模仿紅綠燈催促聲、某人模仿狗吠、某人模仿汽車轟鳴、某人模仿救護車聲（**Drama Resource, n.d.**）。

## 十一、 不同地區的聲景實踐對比

透過概括整理不同地區已有的以「聲景/音景/聲環境/音環境/聲響空間」為題的研究與實踐（表 7），可看出歐美和日本的研究與實踐領域相對更全面多樣，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相關實踐才剛剛起步。

表 7 不同地區的聲景實踐對比

	日本	歐美	中國大陸	台灣
噪音調查	●	●	○	○
噪音管理/治理	●	●	/	/
音樂教育	●	●	/	/
生態保育	/	●	/	●
文本分析	●	●	○	/
實驗室研究	○	◎	○	/
人類學、社會學研究	●	●	○	○

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研究	●	●	/	●
空間規劃與設計	●	●	◎	/
科研合作、標準統一化與政策立法推動	/	●	/	/
-ISO 標準化	/	●	/	/
音樂創作與藝術創作	●	●	●	●
-普查紀錄	●	●	○	◎
保存與活化	●	●	○	◎

注：(1)分別整理自[日本]Hiramatsu(2006)、王俊秀(2001)；[歐美]Schafer(1994)、Brown(2012)、嚴峻、格蕾(2007)、楊建章、呂心純(2010)；[中國大陸]康健、楊威(2002)、李國棋(2004)、葛堅等(2006)；[台灣]王俊秀(2001)、楊建章、呂心純(2010)、許惠琪(2013)、詹嘉紋。(2014)。(2)從無到很多依次以「/-○-◎-●」表示。

此外，跨區域或地域型的相關組織機構也相繼成立(表7)，進行科研、政策、教育、人文科學研究、活動推廣等。

表8 重要的聲景相關組織與機構

組織名稱	年份	備註
歐洲 COST 聲景網絡 (European COST Network on Soundscape of European Cities and Landscapes)	1971	詳見 Brown (2015) 及 <a href="http://www.cost.eu/">http://www.cost.eu/</a>
聲景生態學國際聯盟 (The 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	1993 起	詳見 <a href="http://wfae.proscenia.net/about/index.html">http://wfae.proscenia.net/about/index.html</a>
日本サウンドスケープ協會 (Soundscape Association of Japan)	1993 起	詳見 Hiramatsu, (2006) 及 <a href="http://www.soundscape-j.org/">http://www.soundscape-j.org/</a>
台灣聲景協會 (Soundscape Association of Taiwan)	2015 起	詳見 <a href="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iwansoundscape/">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iwansoundscape/</a>

本研究整理。

### 附錄III補充文獻



- David, P. (2004). Describing the contemporary sound environment: An analysis of three approaches, their synthesis, and a case study of commercial drive, Vancouver, BC.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Dec. 4, 2015, from <http://www.sharawadji.org/thesis/index.html>.
- Lynch, K.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Westercamp, H. (1991). 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The Soundscape Newsletter No. 01*. Retrieved Dec. 4, 2015 from [http://www.wfae.proscenia.net/library/articles/westerkamp\\_world.pdf](http://www.wfae.proscenia.net/library/articles/westerkamp_world.pdf)
- 王俊秀 (1998) 《環境音研究：新竹市音景調查與分析》。臺北：國科會。
- 秦佑國 (2005) 〈聲景學的範疇〉。《建築技術》，1，45-46。
-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2015) 〈超大黃金海珍珠 帶你聆聽旗津新旋律〉。《KH STYLE 高雄款 No.1》。2016/1/8 取自 <http://udn.com/news/story/6966/828880-超大黃金海珍珠-帶你聆聽旗津新旋律>。
- 郭柏秀 (2007) 《依附或割裂的地方經驗？臺北市寶藏巖聚落的地方認同研究》。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2015) 〈特展活動-臺北有聲捷 音景地圖徵件-延至 5 月 20 日止，把握機會！〉。網站文宣。2016/1/8 取自 <http://www.ntsec.gov.tw/user/Article.aspx?a=2936>。
- 葛堅、諸富研、外尾一則 (2007) 〈Research on soundscapegraphy for the notation of urban soundscape〉。《華南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35 (s)，112-115。
- 臺北聲音地景 (2015)。無標題。臉書貼文。2016/1/8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Soundscape/posts/985628604795274>。
- 蔣世寶、陳建雄、鍾思明 (2009) 〈影片分鏡節奏、類型之關係及相關內容研究：以麥克·貝執導作品為例〉。《藝術學報：表演類(革新版)》，84，117-140。

## 附錄IV

坪林婦女合唱團預訪談稿

我心中的坪林聲音



- (1) 自我介紹（姓名、跟茶接觸多久、住哪...）
- (2) 合唱團裡喜歡的歌或聲音？
- (3) 會唱相褒歌嗎？怎麼學的呀？喜歡唱些什麼呀？
- (4) 小時候的生活中，印象深刻的聲音？
- (5) 現在的生活中，又有哪些喜歡的聲音？
- (6) 全天的生活中，有哪些聲音？女性聽到的會不一樣嗎？
- (7) 天氣變化對茶事特別重要，你會從聲音來區別、預告天氣嗎？
- (8) 從前上學路上或在學校，有哪些聲音？
- (9) 家庭中出現的聲音，是否有變化？有哪些你特別喜歡？
- (10) 其他補充。

## 附錄 V

可供參考的網頁資料



ISO 對聲景的概念定義與框

架 <http://shop.bsigroup.com/ProductDetail/?pid=000000000030260178>

<https://www.iso.org/obp/ui/#!iso:std:52161:en>

Soundscape Ecology(Acoustic Ecology)的 Barry Truax 詞典解釋

[http://www.sfu.ca/sonic-studio/handbook/Soundscape\\_Ecology.html](http://www.sfu.ca/sonic-studio/handbook/Soundscape_Ecology.html)

Acoustic Ecology

<http://www.banffcentre.org/blog/2013/05/15/a-short-history-of-acoustic-ecology/>

[http://wfae.proscenia.net/journal/scape\\_1.pdf](http://wfae.proscenia.net/journal/scape_1.pdf)

五村聲景的介紹

<http://britishlibrary.typepad.co.uk/sound-and-vision/2013/07/five-european-villages.html>

WSP 的過程與理念介紹 (Westerkamp)

[http://wfae.proscenia.net/library/articles/westerkamp\\_world.pdf](http://wfae.proscenia.net/library/articles/westerkamp_world.pdf)

Schafer 生平

<https://www.musiccentre.ca/node/37315/biography>